



土船山經史論十二種

4	曾	4
7	5	2
1	1	



4
732
11

讀四書大全說卷四

論語學而篇

船山遺書

讀論語須是別一法在與學庸孟子不同論語是聖人徹上徹下語須於此看得下學上達同中之別別中之同如
 學而時習之一章聖人分中亦有此三種時習則自說朋來則自樂不愠則固已君子初學分中亦有此三種但時
 習即說但朋來即樂但不愠則已為君子又時習朋來而不愠斯說樂而君子則學者內以安其心外以成其身俾
 然具足而無所歉抑時習而已說朋來而已樂不愠而已君子則學者可無求說樂於外物而他有待以成其德且
 學者之於學將以求說樂也將以為君子也乃必於此而得之則亦當自勉於習廣益於朋而無以知不知動其心
 固可以開初學入德之門乃言乎說而天理之來復者盡矣言之樂而天理之流行者著矣言乎君子而天德之故
 凝者至矣則亦可以統作聖之功果其為學則習自不容中止朋自來不知自不愠德即成於不已然學而不習習
 而不時時習而不能推以及人得朋為樂而不知則有所愠亦學者之通病故必時習而抑有以得夫朋來之樂樂
 在朋來而抑不以不知為愠乃以其說樂而德以成則說樂君子所以著時習朋來不愠之效然非其能說樂樂
 能為君子要不足以言學則亦以紀學者必至之功夫子只就其所得者約畧著此數語而加以以詠歎使學者一
 日用力於學早已有逢原之妙終身率循於學而不能盡所得之深此聖人之言所為與天同覆與地同載上下一
 致始終合轍非若異端之有權有實懸羊頭賣狗腿也集註兼承眾說不倚一端可謂備矣然亦止於此而已矣他
 如雙峰所云說之深而後能樂樂之深而後能不愠則時習之說與朋來之樂一似分所得之淺深而外重於中以
 朋來之樂道不知之愠尤為流俗之恒情而非聖人之心德又小註為此三段立始中終三時尤為戲論朋來之後
 豈遂無事於時習安見人不知者非以朋之未來言耶至於專挈時習為主如雲峰之說則直不知樂行憂違成物
 以成己安土而天樂為聖賢為己之實功而但以學問思辨概聖學而小之則甚矣其陋也論語一部其本義之無
 窮者固然其不可損而聖意之所不然則又不可附益遠異端之竊似去俗情之憶中庶幾得之
 本文一學字是兼所學之事與為學之功言包括原盡徹乎時習而皆以云學若集註所云既學而又時時習之一

王船山經史論

讀四書大全說卷四

學字則但以其初從事於學者而言耳既字又字皆以貼本文時字故集註為無病小註所載朱子語則似學自為一事習自為一事便成差錯胡氏之說自別得集註分明集註云必效先覺之所為乃可以明善而其復初此豈暫一嘗試於學之謂乎時習兼溫故知新在內非但溫理其舊聞而已學有對問對思對修而言者講習討論是也此學字與大學之道學字同該括廣大故上蔡以坐如尸立如齊言之昨日之坐尸立齊者自昨日事今日之坐立又今日事事無窮道自無窮豈今日之坐立以溫理昨日之如尸如齊者乎馮厚齋專就講習討論上說只作今經生家溫書解此俗學聖學大別白處不容草次知集註既學之學非實發本文學則此疑水釋矣

前後統言孝弟而朱子以前所言孝弟為資質好底人則又分上一層說得容易下一層說得鄭重是以金仁山有前以質言後以學言之說乃集註直云上文所謂孝弟則又似乎無分是以陳新安善有事之中有無限難能之說以質求之則朱子謂上言資質者本無病而仁山所云下以學言則不成語也此處亦易分曉世豈有孝弟而可謂之學耶學也者後覺效先覺之所為孝弟卻用此依樣葫蘆不得雖所為盡道以事親者未嘗無學而但以輔其盡性之功則輔而非主為孝子悌弟者止勉求遠乎不孝不弟而非容有效孝效弟之心效則不名為孝弟矣以孝弟為學故姚江得譏有子為支離而有子豈支離者哉集註言為仁猶言行仁只在用上說故小註有水流三坎之喻言其推行有漸而非學孝學弟以為學仁民學愛物之本故註又云學者務此但如本文言務而不言學學字與務字義本不同學者收天下之理以益其心務者行己之德以施於天下知此則知為仁也不犯也不亂也皆以見於天下之作用言而一揆也大抵有子此章言德而不言學故程子曰孝弟順德也不犯不亂德之淺者也為仁德之大者也孝啟發不折一方長而仁及物莫非仁道之生特不犯不亂極乎下以淺言之而深者亦在其中不特善事之難能而推夫不犯不亂之至則文王之服事小心周公之赤鳥凡亦但以免夫犯亂特就其淺者言之則鄉黨自好者之守法安分亦得與焉此極乎下以通上也孝弟為為仁之本極乎上而大言之而小者亦在其中不特孝弟之無異文而即夫人之恩施姻亞睦輯鄉黨而仁及人不殺一弟德之本也要以言德而非言學也乃孝弟而就其大者言之則君子之以宏夫愛之理而全夫心之德亦此道焉此極乎上以通下也要則孝弟皆以盡性言而

淺者則因其性之所近而得合深者則有以盡夫性而無所缺耳在夫人固因其質之美而實不無專心竭力之功在君子其有至德宏道之功而要不可謂之學故支離之病仁山實啟之非有子之過也

鮮矣與未之有也文勢低昂以分輕重耳止不當於此細碎分裂潛室之說殊增葛藤或人若說鮮矣則未以為絕無一問極不惺忪總緣他泥着下章註專言鮮一專字且如德者鮮矣千里一聖猶比肩也使當世而有一二知德者焉詎致勞聖人之歎潛室不與直截決去其疑乃為縱是有之說則愈入棘叢且即使謂鮮非絕無亦以人而言猶云天下之能孝能弟者而好犯上千百人之中不過一二人而已豈謂此一二人者少作犯上之事哉犯上之事止一已足況本文不但云犯上而必云好好則不厭煩為偶一過誤為之不可謂好中心之好惡豈可較量多少下章鮮矣仁語意亦如此言凡天下之巧言令色者鮮矣其能仁也方於矣字文理無礙知此則知程子非仁之說甚合本旨不然夫人心德之仁必無不仁而後可為仁故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豈可以多少論哉集註必其務學之至六字是朱子活看末二語處極鹹俗目玩小註所引朱子之言則似朱子初年亦將未學當真以然說連其論定而筆於集註添一或字與吾字作對意謂人或疑其未學而我則信其已學未使學也則亦安能爾哉所以兼采游吳二說以存疑而所云苟非生質之美者則除下聖人生知安行一例以為言亦理有固然而非故作兩頭馬之詞也蓋本文之旨原考以學之成而非泛論人品使其抑學揚行則當云雖其未學亦與學者均矣子夏到底重學以破一切高遠之說謂此親賢盡倫之事人有妄謂其無假於學者而我必謂非學務之至者不足與此則天下豈有不學而能之聖賢哉上四段原是據現成人品說非就用力敦行者說則亦憑空立此一規格以驗學之所至耳吾必謂之學矣六字是聖學真端一大界限破盡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一流邪說於此見子夏篤信聖人處知此而後知集註之精

雙峰云有子論仁論禮只說得下面一截東陽云有子是說用禮只此二語見得此章在集註自從本原上別起一番議論非正釋也所以然者以有子說禮之用和為貴言為貴則非以其體言而亦不即以用言也用只當行字說故可云貴若和竟是用則不須揀出說貴矣用者用之於天下也故曰先王之道曰小大絲之全在以禮施之於人

而人用之上立論此用字不與體字對貴者即所謂道之美而大小之所共錄也和者以和順於其心之謂也用之
 中有和而非用禮者也有子益曰禮之行於天下而使人繇之以應夫事者唯和順於夫人之心而無所矯強之
 為貴唯其然斯先王之禮為小大共繇之道者以純粹而無滯也集註以從容不迫釋和之義則是謂人之用禮
 必須自然爛通而後為貴使然將困勉以下者終無當於禮而天下之不能繇禮者多且先王之道亦但者為禮而
 己未嘗有所謂和也從容不迫者行禮者之自為之也必從容不迫而後可為貴則先王之道非美待人之和而後
 美矣且所云和者有以德言則中庸發皆中節之和是也此則為禮之本而非禮之本非禮之本非禮之本非禮之本
 中節則禮於是起焉和性情之德也禮天下之達道也唯和乃中庸而禮以達斯和體而禮用不得云禮之用和為
 貴矣若云繇吾性之德有禮性之四德而情之德乃有和則中庸之所謂和者又情之根夫仁義禮智具足之性以
 生而不專倚於禮且在性之所謂仁義禮智者有其本而已繼乎天之元亨利貞而得名者也在率性之前而不
 修道之後今日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繇之則固指教而言矣如之何紛紛膠轕而以此和為性情之德耶夫性情
 之德則盡人有之而君子致之者其功在省察存養而乃以經緯乎天地是所貴在戒懼慎獨而不在和又何以云
 禮之用和為貴哉况乎中庸之言和者又非從容不迫之謂乃情之不戾於節者也故彼之言和乃以贊夫人情中
 固有之德而亦以贊君子省察致動中必禮之德故曰謂之而非有所致力之詞以與敬相為對者也未發謂中
 已發謂和可云敬以致中者以靜存之功主敬為本則亦當云誠以致和以動察之功存誠為要今此以敬和相對
 而言其可云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敬乎禮之為節具足於喜怒哀樂之未發而發皆中節則情以率夫性者也敬
 者人事也和者天德也繇人事以達天德則敬以為禮之本而因以得和和者德之情也樂者情之用也推德以起
 用則和以為樂之所自出而樂以起此禮樂相因一致之理有然者故程范得並言樂而不悖而有子則固曰禮原
 中天下之節有節則必有和節者皆以和也是以禮之用於天下者使人繇之而人皆安之非其情之所不堪亦非
 其力之所得勉斯以為貴致禮者當知此意勿過為嚴束以強天下而言禮者不得視禮為嚴束天下之具而賤
 之勿過為嚴束以強天下先王之道所以無弊而無小大之可或踰不得視禮為嚴束天下之具而賤之則以先王之

道既盡其美而小大皆不能踰原非可云前識之華忠信之薄也乃非以為嚴束而要以和順夫人心亦必不廢禮
 之節而後得和此文質同體之固然者如有見夫節者之不過以和順夫心因以謂節以效和而所貴非節則將有
 如老聃之知禮而反賤禮者要之舍禮亦終不能和而又何以行哉故東陽以前節為正意後節為防弊之言深得
 有子之旨非前節重和後節重節為兩相回互之語有子大旨只是重禮前三句謂能知禮意則洵為貴美而不可
 可廢後四句則以為能達禮意而或廢禮者之防若夫不知禮之用而可貴者唯以和故乃質質然以禮為程限而
 深其畏意以自役而役人則必將見禮之不足貴而與於無禮之甚者矣知其用於天下之本旨則禮未嘗不可損
 益以即乎人心而人心必於禮得和而舍禮無和則雖有可損益而必不可過乎其節此斟酌百王節文自性者
 所必謹也大抵有子在制作上立言故曰日用曰繇曰行是故雙峰以為在下面一截說與前論仁而言行仁一例而
 君子之靜存動察以立大本而行達道者固未及也王陽明疑有子之支離以此而有子之切事理以立言終異於
 姚江之淪於禪者亦正在此固不必更就上而一截起論為頭上安頭之說矣且使從本而言之則禮固以敬為本
 而非以和若曰敬之碎底是和則和者敬之分體也此不義知敬之分而用之其於禮必加詳何為不以禮節而不可
 行哉且抑與從容不迫之釋自相背戾矣要以中庸之所謂和乃本然德體之天則此之謂和乃妙用推行之善道
 固不可強合為一况即集註所云從容不迫者自非可有意以之為貴而用之使功未至而機未熟則有意和貴者
 正墮知和而和之病如其必自然得和而後可為貴則於和之上又加一自然而豈不贅與矧自然從容不迫者乃
 動容周旋中禮感德已至之聖符非可與天下共率之繇更不必言為貴為美而抑以不節為慮有子本以言王道
 而不以言天德徒為深入之言則所在皆成齟齬此不能強徇集註而廢饒許也
 朱子又曰敬為體和為用須是撇開有子另說方可朱子自說學有子自是說道先王之道賢者俯就不肯企及豈
 可以君子之為學律之他言王道者可與天德合轍而此必不可如朱子之意蓋謂未發而主敬必發而從容不迫
 乃為可貴未發能合已發能分乃敬應事物而無不宜以此言之為不可不知和為不可不知和哉且中庸章句語
 錄括已發未發而一之於敬愚謂未發功在敬不顯之篤恭是也發則功在誠大學之慎獨以誠意中庸之行之者

一是也致中者敬之至致和者誠之功存養省察為學之體敬以具節而禮明和以達節而樂備為學之用故范程之說小異於有子而可相通而小註朱子所云則皆成才者唯嚴而泰和而節以下一段集註明切可觀其曰禮之全體也可見章首一禮字原以體言而本文用字非與體為對待之詞則從容不迫之義固不得立矣毫釐有差其中正恰在制作上說而非生疎拘迫不能從容之謂差也拘迫不從容正是掙扎得不差處唯制作不和順於心而苦人以所難方成差誤朱子此註與前註早已不同實則此為諦當不必更說向深妙處去雲峰乃為割裂而曲徇之過矣雲峰之篤信乃以成朱子之失饒許之分別乃以通朱子之窮故有功先儒者不在阿也

為政篇

北辰之說唯程氏復心之言為精當朱子輪藏心射糖盤子之喻俱不似其云極似一物橫互於中尤為疎矣使天之有樞如車之有軸輻動而軸不動則自南極至北極中間有一貫串不動的物事在其為物也氣即抑形即氣則安能積而不散凝而不流若夫形則天地之間未有此一物審矣且形固能運形而天能運氣者也天樞之於天原無異體天之運行一氣俱轉初不與樞相脫既與同體動則俱動特二十八宿三垣在廣處動北辰在微處動其動不可見耳今將一圓盤點墨記於心中旋盤使轉盤既動則其墨記之在中心者亦東西南北易位矣特墨記圓纖不可得而辨也夫子將此擬為政以德者之治象取類不虛為政以德而云不動云無為言其不恃賞罰威而民自自政也蓋以施於民者言而非以君德言也若夫德之非無為則與北辰之非不動均也不顯篤恭之德原靜存動察之極功而況德之為言得者即政之為言正之意故言為言以如欲正人以孝則君必行孝道而有得於心欲正人以慈則君必行慈道而有得於心其以此為政也動之於微而未嘗有及於民之事而理之相共為經綸氣之相與為鼓盪者以居高主倡自有以移風易俗而天下動矣故其不急於動民者北辰居其所之象也天下共效其動者眾星共之象也居其所者猶言自做自事無牽帶眾星之事也北辰即不為眾星須動之故而彼亦自不容不運之於微人君即不為人有不正而須正之故亦自不容不內脩其德各脩其所當為而星之環繞以動者自與北辰俱轉民之自新不已者自與人君同正只此乃德之用微而其化顯若以軸喻則脫然兩物故為不動以持較而迫之轉則是有意不動以役使羣動此老氏所謂玉候得一以為天下貞陽為靜而陰挾之以動守乎雌以奔走天下之雄其流為申韓者正此道也此則以無為為德因正於天下而已無所正豈以己之正正人之不正之謂乎是故居其所者非北辰之德也北辰之勢陳氏云譬為政以德之君其說自確以不云譬為政所以德之也程子曰為政以德然後無為朱子曰則無為而天歸之無為者治象也非德體也動於微而不動於顯顯動於獨而不動於眾北辰之與君德合者慎動以不息而已矣極論此章亦不過大學以脩身為本之意孟子至誠動物之旨而特推上下理氣感通之機以顯其象於天見為理之不可易者而已若更於德之上加一無為以為化本則已墜入於老氏無為自正之旨抑於北辰立一不動之義既於天象不合且陷入於老氏輕為重君靜為躁根之說毫釐千里其可謬與

以志學為知立為行不惑知命耳順為知從欲不踰距為行此乃強將自己立下的柱子栽入聖言內如炙鐵扣似亦能令其微熱而津出究於波無涉也十五而志於學是何等志何等學乃但以屬知豈但講習討論儲以待三十而行之如蘇秦之習為揣摩須羽毛豐滿以高飛乎三十而立又是何等為立到者地位所知所行皆已臻至處又豈只守著前所知者埋頭行去耶只此十五年是夫子一大段聖功在志於學者博文約禮之謂也聖人於此不容與學者有異故其教人亦以此二者而曰可以弗畔弗畔則幾於立矣博合於約而文皆其心得約合于博而禮顯於大章行既定而知益審矣東陽所謂知行並進者則亦以此二位而言爾若過此以往固不可分知與行且不可云知行並進聖人之為功者固非人所易知矣蓋云知行者致知力行之謂也唯其為致知力行故功可得而功可得而分則可立先後之序可立先後之序而先後又互相為成則雖知而所知行雖行而行則知之亦可並進而而有功乃聖人既立之後其知也非待於致也豁然貫通之餘全體明而大用行也其行也非待於力也其所立者條理不爽而循繇之則因乎事物之至也故既立之後誠則明矣明誠合一則其知焉者即行矣行焉者咸知矣顯子之欲從末繇者在此而豈可以知行並進言哉乃至於此其所行者大端亦不離於三十而立之所行知至而幾知終而存義其行也有精微而無改徙是以唯就明言之而不復就誠言之然不惑則純乎理而無間知天命則理

無不窮而性無不盡耳順則聞言無違逆而於土皆安從欲不踰矩則於我皆真而知化不貳故不惑耳順皆順乎
彼之詞而知命從欲皆達乎此之意要以所行者聽乎知而其知也愈廣大愈精微則行之合轍者愈高明愈博厚
矣故以跡言之則至於不惑以上而知之事為多以實求之則立者誠之復而不惑以上誠之通也復已極乎知行
之至而通唯窮神知化以為德之感非待有所加於行以至乎音之所不能至者若夫從心所欲不踰矩固未嘗不
於德業有可徵者要亦耳順以還明誠合而無間明者一誠更不可云誠中所生之明矣集註分耳順為不忠而中
從欲不踰為不勉而得亦跡似而無實不思而中斯不勉而得是皆耳順之境也豈不忠而中之時尚有難得之慮
哉故唯胡氏心即體欲即周之說為當翹而心之與欲亦無分界則體用合誠明一如天之非自明而誠矣要以
志學與立聖學固有事於心而皆著於事不惑以後雖不離事以為道而凝德唯心斯可名為聖德之進而不可名
為學矣在學則知行分在德則誠明合朱子曰聖人自有聖人底事不可以初學之級求明矣
耳順自就聽言上說集註一聲字但因耳字上生出在言者謂之言聞者謂之聲也除却言語耳更何順樂固聲也
而彼自有專家之學聖人亦不過與聖賢同能而無與於進德乃近見有人說凡松聲水響鶯啼皆皆無所違逆
此是聖學真端一大分界處彼所云者不過釋氏木樨無隱之唾餘耳然即就聽言說又不可似陳氏取聞滄浪之
歌以作證陳氏語有兩種病以深言之隨觸即悟則亦釋氏聽人唱他若無情我也休而悟道之旨以淺言之感物
警心則人之尚有學思之功者亦即能然如韓嬰說詩往往觸類旁通至於游夏之徒則固久矣優為之矣總此一
段聖功極難下思索作的實解竟虛言之則只是釋家妙悟微事言之又不過小小靈靈的聰明慶源是非判四然
字差為有據而判然者亦不足以為順且當其不感而早已判然矣愚按孟子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從大
小不能奪者為大人聖人則大而化之矣卻將這不思而蔽於物之官踐其本順乎天則者以受天下之言而不恃
心以防其奪則不思之官齊思官之用唯其思者心亦臻於不思而中故不思之用齊乎思也集註云聲入心通無
所違逆夫所謂無違逆者以為無逆於聲是不樸無隱之說也以無逆於耳是聞滄浪之歌之說也朱子之意亦
謂無逆於心耳耳之受聲不逆於心則言之至於耳也或疑或非吾心之明皆不患其陵奪耳之受夫聲者因可因

而皆不假心之明而不自昧進德至此而耳之形已踐矣耳形色也形色一天性也固原以順而不以逆於大體也
於形得性無小不大斯以為聖人與然耳目者固順而無逆者也非有蔽而蔽之者欲也踐耳之形盡耳之性而聞固
皆順心能用受蔽之官而未能用夫蔽耳目之欲也從心所欲不踰矩則蔽耳目者亦從之而即於順矣耳雖在我
而順者天下之言欲麗於物而發之自己故愚以耳順為於土皆安從欲不踰為我皆真也嗚呼難言之矣
違字原有兩義有知其然而故相違背如違道以千百姓之譽是也有相去而未違如忠恕違道不遠是也乃此兩
義要亦相通如此所言生事死葬而祭不以禮者謂之違其於品物器飾鋪排得輝煌便將者個喚作禮喚作孝只
此一念早是苟且而事之愛葬之哀祭之敬為人所自致者以有所藉以自解而其不盡者多矣且僭禮之心豈
果以尊親故與無亦曰為我之親者必如其隆而後張己之無不可得於禮也則是假親以鳴其譽而所當效於
親者其可致而不致者從可知矣聖人之言一眼透過知其故相背者之非能有過而唯不違故大端說個禮無違
者求之心禮者求之於事此亦內外相省察之意蓋自孝子而言則所當致於親者無違中之條理品節精義入
神晨乾夕惕以赴之盡心竭力以幾之沒身而固不逮豈有餘力以溢出於非禮之奢僭是以無違而中禮也自求
為孝子者而言雖盡竭力以求無違而未知所見為無違者果能無違否也故授之禮以為之則曾其文文生心
於質畫然昭著而自知庶人以達於天子皆有隨分得為之事可以不肯於理而無所不達於事親之心是以禮而
得無違也因無違而自中禮者聖人之孝繇內達外誠而明者也必以禮而得無違者以外治內明而誠者則無違
其綱而禮其目也懿子無請事之心不能自求下手之著故夫子於樊遲發之如懿子者豈能不立禮為標準而得
無違者哉孝為百行之源孝道盡則人事咸順故曰中於事君終於立身亦曰資以事君而敬同使懿子於孝而無
不逮則僭不期去而自去聖人之言廣矣大矣若其所問者孝也乃借孝以為立言之端而責其僭是孝為末而不
僭為本既已拂乎天理之序且人幸有返本親始之一念以請教乃摘其惡於他以窮之而又為隱語以誅之是豈
聖人之言哉朱子雙立苟且與僭二義東陽發明不及之意亦在其中確為大全若集註云三家僭禮以是警之是
未免以私意窺聖人且此三言者曾子嘗述之而孟子稱之矣其又何所警哉胡氏云心無窮而分有限說尤踈妄

分固有有限初不可以限孝子之心故曰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至如歌雍舞勺私欲之無窮耳自尊以後上而辱親之邪心無窮耳豈欲孝其親之心無窮哉

中庸言學則是方有事之說故溫故之中即有引伸精義之意而知其故中之新亦在溫故項下說若知新則更端以求知昔所未知也論語說教學未到太綱成就處尚有所全未及知而須知者其不可為師也固然不待論所以故之外無新而知新者即知故中之新也此學以言未至而師言已至之別也乃君子脩德凝道之事直是廣大精微則其日新者亦無窮故有盡天下之理皆已為故之一日而已精已密尚有其新若此云可以為師則亦專言講習討論之事雖徹上言之極乎聖人之教乃徹下言之則古人自二十博學不教之後便有為人師之道脩一業通一執者皆可以教則其為見聞固可有程限但於故中得新焉即可以為師矣為師非脩德凝道之了境故說命曰敷學乎夫子進德七十未已而四十時弟子已日進矣為師非了境則守故得新隨分可以誨人特不容以記問之學當之而已此朱子所以有與中庸不同之辨也若朱公遺以中庸故字為存乎己此為聞於人則認存於己者既非空空地有不立文字不墮見聞之德性聞於人者非用其德性不昧之明以存持之是亦記問之學而已故集註云所學在我亦為溫故而言也記問之學只為他初頭便錯了非得於己不可名為故不可名為故則漠然無餘味不欲溫之而亦用溫之即註云無得於心業無得矣而尚可謂之故哉如人之有故舊必其與我我相親暱無聞者因人相與僅識姓名其可謂之故舊否耶

夫子尋常只說君子不言聖人為他已到者地位不容推高立名只君子便是至極處小註夷清惠和亦只做得一件事觀伯夷待天下之清柳下惠不易三公之介豈無全副本領特所以行其大用者未有妙且美惠且未能不器則不器者豈非聖人哉足知朱子所云君子體不如聖人之大用不如聖人之妙乃為他處以君子聖人並論者言而輯大全者誤繫於此其曰通上下而言則所謂上者固聖人矣所謂下者則謂凡學為君子者便須立志於高明廣大之域以體此無方無體之道則其為學之始規模已自不同而不區區向一事求精一行求至也下學者下也上達者上也下學敦其體上達顯其用效異而量同也

論語一書先儒每有樂病之說愚謂不然聖人之語自如元氣流行人得之以為人物得之以為物性命各正而我者自培傾者自覆如必區區畫其病而施之藥有所損矣釋氏唯欲為醫王故樂人之貪則欲令其割血肉以施藥人之淫則絕父子之倫蓋凡藥必有毒即以人復甘草之和平而後能殺肺熱者甘草為中滿人所忌况其他乎且病之著者如子張學干祿子貢方人夫子固急欲療之矣乃曰祿在其中曰賜也賢乎哉亦終不謂祿之污人而人之不可方也言祿污人則廢君臣之義言人不可方則是非之性拂矣又如子路何必讀書然後為學病愈深矣夫子亦但斥其任使自知病而已矣如欲樂之則必將曰必讀書而後為學是限古今之聖學於記誦詞章之中病者病而藥者愈病矣是知夫子即遇個寒熱之疾終不以附子大黃嘗試而著為局方又况本末有病者億其或病而妄投之藥哉子貢問君子自是問求為君子者親切用力之功記者隱括其問語如此因問而答之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夫子生平作聖之功喫緊處無如此言之切亦以子貢穎悟過人從學已深所言所行於君子之道皆已具得特示以入手工夫使判然於從事之際耳至於所言者皆其已行而行無不至所行者者之為言而言皆有微則德威業隆道率而教脩此唯夫子足以當之而心法之精微直以一語括聖功之始末斯言也固統天資始之文章也而僅以樂子貢之病耶范氏曰子貢非言之艱而行之艱其語猶自活在於然非言之艱而行之艱不獨子貢也且云先行其言則其言云者未嘗言之特知其理而可以言耳此固說命所謂非知之艱而行之艱之旨古帝王聖賢之所同病亦人道自然有餘不足之數也即非子貢其有易於行而難於言行非艱而知惟艱者故易於行則范氏固以指夫人之通病以為子貢病至於小註所載朱子語子貢有多言之說則其說尤甚子貢之多言後之人亦何從而知之將無以其居言語之科耶夫子貢之以言語著者以其善為辭命也春秋之時會盟征伐交錯而唯辭命是賴官行人而銜使命乃其職分之所當脩國語所載定魯破齊伯越亡吳之事既不足信即使有之亦脩辭不誠以智損德之咎而非未行而遽言之為病如以此為病在不先行其言豈子貢之拒百牢辭尋盟者為其所不能行而徒騰口說乎夫此所謂言非善說辭命之言而善言德行之言也善言德行者顏回也非子貢也且亦非徒口說之為言也著書立說答問講論皆言也要以言所行而非應對之文也聖門如曾子有子子游

子夏皆有論著而子貢獨無其言聖道也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蓋統乎慎重於所見而不敢輕置一詞矣則寡言者莫子貢若而何以云多言耶子貢既已無病夫子端非用藥而先行後言自是徹上徹下入德作聖之極功徹始徹終立教脩道之大業豈僅以療一人之病哉因此推之語子路以知自致之實知學而謂子路強不知以為知亦懸坐無據而陳新安以仕軌而死為微乃不知子路之死軌自始事不謹之害而非有自欺之微如謂不知仕軌之不義不當固執以至於捐軀抑將如趙盾之拒雍祭仲之逐突食言背主而可謂之不知為不知耶要此為致知言而不為行言故可曰隨所至之量以自信而不強如以行言其可曰能行則行之不能行則不行也哉故言知則但可曰困而知之不可曰勉強而知之而行則曰勉強而行之知行之不同功久矣子路勇於行而非勇於知有何病而又何樂也至於四子問孝答教雖殊而理同一貫總以孝無可質言之事而相動者唯此心耳故於武伯則指此心之相通者以動所性之愛若云無違云敬云色難則一而已矣生事死葬祭而以禮則亦非但能養而奉饌服勞正今之能養者也內敬則外必和心乎敬則行必以禮致其色養則不待取非禮之外物以為孝而無違於理者唯無違其父子同氣此心相與貫通之理順乎生事之理必敬於所養而色自柔聲自怡順乎葬祭之理必敬以慎終敬以思成而喪紀祭祀之容各效其正明乎此則同條共貫殊塗同歸奚必懸坐武伯之輕身召疾而億揣子夏以北宮黝之色加於其親誣以病而強之樂哉又其甚者聖門後進諸賢自曾子外其沈潛篤實切問近思者莫如樊遲迨其踐履當在再問之間夫子所樂與造就者亦莫進若乃謂其粗鄙近利則病本弓蛇藥益胡越文致古人之惡而屈聖言以從己非愚之所聽與聞也集註所引程子之言博學審問篤行屬學慎思明辨屬思明辨者思其當然慎思者思其所以然當然者唯求其明其非當然者辨之即無不明也所以然者卻無憑據在故加之以慎不然則至謂天地不仁四大皆妄亦不能證其非是如黑白之列於前也思中有二段工夫缺一不成至於學之必兼篤行則以效先覺之為乃學之本義自非曰博學曰學文以必踐履為住不徒講習討論而可云學也記言子張學干祿是當世實有一干祿之學而子張習之矣程子既有定心之說及小註所引朱子之語曰意曰心乃似子張所學者亦聖人之學而特有敬美祿位之心使然則子張亦只是志地學將去記者乃慈揣其心而以深

文中之曰其學也以干祿也夫子亦逆億而責之曰汝外脩天爵而實要人爵也語此語更莫須有之機揣豈君子之以處師友之間乎春秋齊鄭如紀本欲襲紀且不書曰齊鄭襲紀不克但因其已著之迹而書曰如使讀者於言外得誅意之效而不為苛詞以摘發人之陰私豈子張偶一動念於祿而即加以學干祿之名耶干祿之學隨世而改於後世為微辟為科舉今不知春秋之時其以取士者何法然數秦以言明試以功唐虞已然於周亦應未所舉特所為科舉文字當誠於立言不為曲學阿世而已夫子之告子張大意亦如此蓋干祿之學當亦不外言行而或據指為言敏給為行以合主者之好則古今仕學之通病於是俗學與聖學始同終異其失在俗學之移人而不為正學者之心不可有欲祿之意亦不可有賤天職天祿之念况如子張者高明而無實故終身不仕而一傳之後流為莊周安得以偶然涉臘於俗學誣其心之不潔乎

集註云凡在其中者皆不求而自至之辭此語亦未圓在如云餒在其中豈可云不求餒天下無求餒者則固不得云不求餒也新安泥註而不達乃云直在其中仁在其中其訓皆同父子相隱雖非以求直而豈可云不求直如不求祿之比祿自不可求直其不可求乎况博學篤志切問近思正求仁之先務哉藉不求仁則學問志思以何為且仁而可以不求自至是道宏人而非人宏道矣知彼二者在中無不求之意則此之不學干祿而祿自至亦是言外見意而不藉在中以顯不求之義在中者猶言在裏許相為包函之詞有以大包小言者則此與直在其中一例寡尤寡悔自君子大亨至正脩己治人之道於以得祿亦其中功效之一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自君子盡倫率性貞常利變之道而於以言直亦其中無所矯拂之一德此以大包小而在大中也有以顯含藏者則仁在其中是也學志問思功之顯仁德之藏也顯以顯仁而藏固藏於用則道問學而即以尊德性致知而即以存心即其博者而約不離博即其著者而微不離著故曰仁在其中此以顯含藏者也以顯含藏而曰在其中則見其中已深而更

無內之可入以大包小而在其中則見其中已備而更無外之可求證父攘羊索直於人心天理之外者也干祿之學求祿於博文約理之外者也闕損只是人心天理有直道之行而此中原自有直何事蹈證父之惡博文約禮之外有干祿之學而此中原自有祿則亦何事習干祿之俗學哉要此以辨學術之邪正而非以責其心之妄求妄求之心因富貴而起干祿之學沿流俗而成子張終身不仕非屑屑於富貴者徒以才高意廣欲兼人而盡知天下之學以俯同流俗如晚宋葉適陳亮之所為初不可以有求祿之心責之子張既無求祿之心則夫子亦何必以不求自至欲動之耶

古帝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統謂之禮故六官謂之周禮三綱五常是禮之本原忠實文之異尚即此三綱五常見諸行事者品節之詳畧耳所損所益即損益此禮也故本文以所字直頂上說馬季長不識禮字將打作兩極三綱五常之外別有忠實文然則三綱五常為虛器而無所事夏之忠商之質周之文又不在者三綱五常上行其品節而別有施為此只是漢儒不知道大胡亂處夫三綱五常者禮之體也忠實文者禮之用也所損益者固在用而用即體之用要不可分况如先嘗後罰則損義之有餘益仁之不足先罰後賞則損仁之有餘益義之不足是五常亦有損益也商道親親舍孫而立子則損君臣之義益父子之恩周道尊尊舍子而立孫則損父子之恩益君臣之義是三綱亦有損益也豈但品物文章之小者哉至如以正朔三統為損益則尤其不學無識之大者夫三統者天統以上古甲子歲春前仲冬月甲子朔夜半冬至為曆元地統以次古甲辰歲地化自日春前季冬乙丑月甲辰朔雞鳴冬至為曆元人統以又次古甲申歲成於申孟春丙寅月甲申朔平旦立春為曆元曆元者日月合璧五星連珠七曜復合一元之始也緣此而步閏步餘步五星之法生焉古之治曆有此三法其間雖有小異歸於大同特人統寅正以曆元近步法差易而密耳三代以其受命之數相符合者循環迭用而於推步之法未嘗有所損益也推之者人而曆元實因天體之自然天其可以損益之也哉東陽不知此理乃謂改正朔易服色以新視聽使徒欲新視聽而已則奉為無道實用天正曆而特易建亥為歲首以愚民視聽亦新而逆天背數三代之王豈亦等異秦之為哉又其外者謂夏承唐虞用人統則尤杜撰不審允征以有三正之文竟固以甲辰為曆元用地正舜紹堯未改而禹改之也故曰行夏之時不曰行唐之時要以曆不可聽人之損益而損益者人治之先後詳畧也故經禮儀禮治法畢具而獨不及曆非禮之所攝也明矣

八佾篇

黃勉齋分為二說以言本極為別曰所謂奢儉皆不中禮者以天下之大本言也其以儉威為本者初為本終為末之謂也勉齋之以初為本終為末者為范揚言之而非夫子之本旨也林放問禮之本他只見人之為禮皆無根生出者儀文來而意禮之必不然固未嘗料量到那大本之中上去夫子於此亦難下語在若說吾性所固有於喜怒哀樂之未發者原具此天則則語既迂遠而此天則者行乎豐儉威易之中而無所不在自非德之既脩而善疑其道者反藉口以開無忌憚之端矣故但從人夫所行之禮上較量先後則始為禮者於儉行禮以威居喪雖儉而已有儀文但威而已有喪紀本末有奢而不能極乎其易然而禮已行焉是禮之初也抑此心也在古人未有奢末盡易者既然而後人既從乎奢既務為易之後亦豈遂迷其本哉苟其用意於禮而不但以奢易誇人之耳目則夫入之情固有其量與其取之奢與易而情不給也無甯取之儉與威而量適盈也將絲儉與威而因文之相稱者以觀乎情之正繇此而天則之本不遠焉情之正者已發之節天則之本未發之中迨其得之則充乎儉之有餘而不終於儉極乎威之所不忍不盡而易之事又起則不必守儉而寧乎威而禮之本固不離也蓋以人事言之以初終為本末以天理言之以體用為本末而初因於性之所近終因乎習之所成則儉與威有所不極而尚因於性之不容已用皆載體而天下之大本亦立此古道之不離於本也奢則有意為奢易則有意為易儉則無意為儉而見禮之備於儉諸語則為威則無意為威而但威以盡其哀非有意則故儉不至於廢禮而威之非以偷安於不易者此自性生情自情生文者也故知楊氏其本儉其本威之說滯而未達也儉者見豐而不見儉絲奢故有儉之名威者可威而亦可易絲有專乎易者而威始孤行初者絲有終而謂之初本者非絲有末而固有本故儉威原不與奢易為對使儉威而與奢易為對則禮有兩端古人僅有本而今人亦得有末矣無本則非禮有末則非禮唯絲體達用因性生情因情生文之德則絲乎儉威而禮自日充不然而棄禮以為儉威則又不足名為儉威而但名為無禮業已有禮矣絲儉流奢絲威生易故儉

威可以云本若徒奢與易則既離乎本而未亦非禮故奢與各對易與苟且對而不可與儉戚對此范揚所以可謂儉戚為本然而終以絲奢名儉絲易見戚則必以禮所行乎儉戚者為本而不可徑云儉戚為本則本自儉戚自儉戚林放問本而夫子姑取初為禮者使有所循以見本而非直指之詞也若求其實則上章所云人而不仁如禮何者乃為徑遂儉與戚近乎仁而非仁之全體大用奢與易不可謂仁而亦非必其不仁仁也中也誠也禮之本也勉齋言天下之本得之矣通范揚之窮而達聖人之微言者也小註樂於喪而非戚之說失之遠矣

仁孝誠敬之至可以與於禘之說則可以治天下乃自治天下言之苟其為仁孝誠敬之至者雖不得天下而治之而天德王道之經綸化裁咸備於躬而無所讓隨其所得為者而效即着君民親友未有不動者乃自禘言之雖其為仁孝誠敬之至苟不得天子之位即欲減殺典禮以祀其所出自之祖理不至則誠必不達而神必不格於此思之須更有說在不王不禘原不是先王自尊而卑人安下者界限所以易云聖人之大賢曰位到者上面天子與聖人敵等而德之有聖人位之有天子則亦初無二理書曰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理一事而事雙行也天子有天子之脈絡聖人有聖人的脈絡仁孝誠敬聖人之脈絡也不王不禘天子之脈絡也子產取精用物之說可即以奪此處條理故不王不禘不但法所當然亦理之必明而誠之可格者也聖人合理體誠者也天子為理之所當尊而理之所當尊者固無妄則亦誠也仁孝誠敬之不至而不足以禘者易知仁孝誠敬之至而允可以禘者難知不王不禘之法易知而王者之禘難知不然則仁孝誠敬以格鬼神因於理氣之本合而不王不禘則徒因於名以立分分以立法是人為而非天理何以見先王之精義入神也哉倘但云遠難格而近易學則伯禽之於文王與祀宋之於上帝相去何若而祀宋乃得行天子之事守魯何以不但不可以禘魯雖密邇如文王而亦不可乎此不王不禘之說亦必天理現前充周流貫本未精粗合為一致而實知乾之不息坤之厚德與天尊地卑上下以定方以類聚物以羣分之理合同無間然後即此為法即此為仁孝即此為理即此為誠聖人所以但贊其知之妙而終不言所以知之嗚呼誠有難言者此章乃論論中天德王道絕頂文字不許小儒下口處而集註云魯所當謹則猶屈千鈞之弩為雞鼠發機也

范氏說誠是實禮是虛二句大有理會處處虛卻非虛妄之謂唯禮之虛所以載誠之實此一實字與易經字書良字一義實體虛虛函實也須著實底方持得虛底教而有虛者所以裝裹運動此實者也慶源說攝祭之禮說為虛卻誤攝祭權也非禮也使可謂之禮則亦何至如不祭耶新安云誠是實心語自無病誠是實心禮言實理心為實理為虛相因互用無此心則亦無此理攝祭雖有此理而心不充之實者缺則虛者亦廢故聖人以為如不祭矣知此則知小註非所當祭而祭則為無是理矣若有是誠心還亦有神否一問極為靈犀非所當祭而祭則無是理矣無理則更無誠無實者尚容虛者之有其郭郭無虛者實者必無所麗矣儘他凝敬凝畏凝媚也總是虛妄不可謂之誠或有時召得那鬼神來亦所謂以妄召妄而已理便無妄氣則有妄生人之妄緣氣而生鬼神既不純乎理而因乎氣之屈伸故亦有妄以妄召妄則妄或應如腐肉之召蠅蚋亡國之致妖孽一理君子從其不爽者而言之亦謂之誠有而與仁人孝子所以格帝饗親之誠心則話分兩頭全無干涉矣唯禮行而誠不相及則君子以為深戒在聖人則又無此患故唯有故不與之為歎然知此則禮為虛云者非不誠之謂而待誠之詞凡禮皆然不獨指攝祭而言也

若說入太廟是助祭則當奏假無言之時而諄諄語難更成甚禮荀子所記孔子觀敬器事亦是閒時得入想古宗廟既無像主又藏於寢蓋不禁人游觀而諸侯親問冠昏皆行於廟中或有執事之職君未至而先於此待君故得問也每事問即非不知亦必有所未信從好敏古求得者若未手拊而目擊之終只欺其為本然聖人豈必有異於人哉尋常人一知便休則以疑為信知得來儘是粗疎如何會因器以見道夫子則知問者信之絲不問者疑之府而禮之許人問者乃使賢者俯就不肖者企及以大明此禮於天下也若已知信而故作謹縉之狀此正朱子所云石慶數馬之類又何以足為聖人尹和靖雖知亦問之說祇要幹旋聖人一個無所不知無所不謹而誠偽關頭早已鶻突蓋不知不信原有深淺之分而聖人之知則必以信為知未信而問問出於誠聖人之所以忠信好學不可及者正以此耳

集註謂管仲不知聖賢大學之道故局量褊淺規模卑狹此為探本之論乃緣此而東陽執一死印板為大學之序

正陽山經史論 讀四書大全說卷四

七

以歸本於格物致知工夫未到其在管仲既非對證之樂而其於大學本末始終之序久矣其泥而未通也大學問
以格物為始教而經文具曰以脩身為本不曰格物為本章句云本始所先夫豈有二先哉格物致知一脩身之事
也經云欲脩其身者先其心云云必先欲之而後有所 喫緊頂著脩身工夫卻是正心誠意正心誠意之於脩
身就地下工夫也致知格物之於誠正借資以廣益也只劈頭說欲明明德於天下便是知止為始從此雖六言先
而內外本末主輔自今以管氏言之其遺書具在其行事亦班班可考既非如霍光寇準之不學無術又非如釋
氏之不立文字暗著去來而其所以察乎事物以應其用者亦可謂格矣其周知乎是非得失以通志而成務者亦
可謂致矣如云招攜以禮懷遠以德豈為 以視小儒之專已保殘以精訓詁不猶賢乎然而終以成其為小器者則
不以欲脩欲正欲誠之學為本而格非所格致非所致也譬之作器者格物如庀梓漆致知如精彫鏤器之大者亦
此材也亦此巧也器之小者亦此材也亦此巧也規模異而已矣物不格則材未充知不致則巧未工欲以作大器
而大器不成孔子之所謂太簡是已即以作小器而小器亦不成此則欲為管仲而不能求其公物不 王介甫致不
之流是已管仲既已得成器則其材非不充而巧非不精特其不知止至善以為始而無欲明明德於天下之心
故規模以隘不以欲誠欲正之心從事焉故局量益偏爾大學之格物亦與權謀術數之所格者初無異事權謀術
數之所知亦未嘗與大學所致之知是非得失背道而馳也惟在脩欲欲正欲誠之學者則即此而天見德王
道之條理其非欲脩欲正欲誠者則徒以資其假仁義如致富強之術而已以格物為始教者為異端之虛無寂滅
高過於大學而無實者言也彼未嘗不有求於心而以理不窮知不致之故則心之所存益託於邪意之所察
益析於妄此則過在執擇之未精物累心而知蕩意也以知止為始者為權謀術尚且以就功名者言也彼未嘗不
格物以充其用致知以審夫幾乃以不知明德新民至善之功在存養以正省察以誠之故知益流於權謀之巧變
物但供其術數之億度此則差在志學之未端心役物而意詭知也今縱不得謂管仲之所格者為盡物理之當然
所致者為盡吾心之所能致乃於格致責用力者為學問思辨之淺深勤怠言也若其或太或正或駁不於其
求本之而但於知與物責其功效則且拘葛猶濬天下之物皆為疑府而吾心之知不有誠者以為天則亦孰為
妄之非所宜致者哉故曰誠意者天德王道之關也欲誠其意而意期無妄欲正其心而心矢不邪則以之格物而
物皆有則以之致知而知一民義意益實而心益廣矣此大學之條目相為首尾端不自格物始而以平天下終特
其效之已成則自物格以向於天下平為以次而益大耳曾西之所以下視管仲者正在誠意正心之德故朱子亦
曰生平所學止此四字若以格物致知之功言之則聖門諸子雖如求路必不能為管仲之所為則亦其博識深遠
之有未逮又豈東陽所得議其長短哉大學之道天德也王道也顯則為周官之法度微則為關雎麟趾之精意者
也徒於格物致知爭學之大小乎今使朱子以正心誠意之學正告管仲彼雖不能改而從我而不敢自誣為已得
使東陽以其所謂格物致知者勸勉之直足供其一笑而已如小學之弟子 益朱子之重言格致者為陸子靜救也
其於陳同父則必以誠正告之聖道大全而正經以防邪慝者自 別此又與樂舉一廢百固矣哉
雙峰分始從成三節東陽奉之以駁上蔡看來饒許自是不審上蔡未其失也以成二字緊頂上三句原不另分
支節而上蔡之小疵在故曰釋如也以成七字似專以釋如屬成蔡覺軒亦然從之純如也噉如也釋如也以成十
三字本是一句言既從之後以此而成樂之一終也止有兩節不分為三本文一以字是現成語而釋如也連上二
句一添趨下斷不可以純繳屬從釋如屬成上蔡語病正在強分三支割裂全錦東陽反以不分三支咎上蔡其愈
誤矣以樂理言之元聲之發固非無歸而必不別立之歸故曰禮主其減減者有變易之節也樂主其盈盈者無孤
立之餘也禮減而進進非加益不兩端隆而中殺在變不忘則進也樂盈而反反非折合不中放而兩端收一止無
餘為反也若已盈而又減之以反是氣不昌而為樂極之悲矣故以成者即以此三者為成終其成而不易也今之
鼓琴者鄭聲也是以有泛今之填詞淫樂也是以端有引而尾有煞然夫古之雅樂與天四地時同其氣序則貞元
渾合而非孤餘以終亦非更端以終也斗合於人紀而日合於天紀一陽之復在去冬之半而大寒之末不足以為
歲終故曰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始於同從於殊始於一成於百連其殊塗百慮而不復求之以歸斯與異端萬
法歸一之說相為霄壤而易終於未濟亦用泰三陰三陽之盛而極致其文耳從者泰也成者未濟也豈有二哉故
中呂之實六萬五千五百三十六必倍用其全為十三萬一千七十二而其增也則又起於未之大呂而不於中呂

斯成與從無二致之理尤自然之不可開矣始可異於從而為二節者盈之漸也成不可離乎從而非三節者盈即反而反於盈也唯樂之理通於文藝故古之工於文者微有發端而終無掉尾收合之體其有此者則世之所謂八大家是已和不充而氣不持汲汲然斷續鈎鎖以為首尾如蚓之斷僅有生氣施於頭末是鄭聲之變哀音亂節之微也乃欲以此例先王之樂豈不誣哉

孟子七篇不言樂自其不遠處故大而末化唯其無得於樂是以為書亦爾若上篇以好辨終下篇以道統終而一章之末或有尾然孔子作春秋即不如此雖絕筆獲麟而但看上面兩三條則全不知此書之將竟玉通竊做為元經到後便面有曉風殘月酒闌人散之象故曰不學詩無以言詩與樂相為表裏如大明之卒章統說到會朝清明便休綿之卒章平序四有都似不曾完著所以為雅關睢之卒章兩與兩序更不收束所以為南皆即從即成斯以不淫不傷也若谷風之詩便須說不念昔者伊予來暨總束上詭勉同心之意松高蒸民兩道作誦之意皆以終之所以為淫為變雅與南之如彼者非有意為之其心順者言自達也其心或變或淫非照顧東裏則自疑於離散上推之樂而亦爾不惟之為文詞而亦爾此理自非韓蘇所知

聖仁篇

做工夫且須利仁為此問者定是不曾做工夫底如要丟利仁則已不利矣若云見仁之利而不仁之不利此正是謀利計功之心五伯之假仁是已安仁利仁總是成德後境界利字如易利有攸往之利一路順利無有阻難原不可作獲利字說若說到岸為獲利則上蔡所謂之有所得則未可者已自破得分明若云利具有獲顯與先難後獲相反不得謂之仁矣仁固有得於理亦可有得於效抑不特效之得不可預期即理之得亦不可早生欲美顏子說雖欲從之末繇也已具此心期方能勾不改其樂若刻畫著理中所得之功立地要做仁人到階處卻大是一場懣懣而不可以久處約長處樂正在此矣足知利字上用工夫不得唯知者見得分明一徑做去自然無不利耳唯爾所以云味之無窮而所守者不易也工夫自在仁者知者上一層如所云克復敬恕先難後獲都是安仁的本領務民之義便是利仁的本領在此章則以寫仁知之心德固不曾懸懸說工夫聖賢文字亦須參觀

不可隨句尋頭尾也

不仁者三字在夫子口中說得極嚴與孟子所稱不可與言不保四體等不同孟子在發用上說孔子在全體上說故又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除下安仁利仁便是不仁者集註失其本心四字下得感重但不得其本心便不仁非必失也聖人言久言長言約言樂字字皆有意味今人說天下只有約樂兩境又云只有富貴貧賤兩途總孟浪語約者窘迫拘束不得自在之謂樂者在君子則須是天下而立德四海之民在常人也須有志得意滿橫皆適之事以此思之則非約非樂之境多矣若鮑焦黔婁則允為貧賤如天子諸侯則洵為富貴至於孔孟之在當時固不可云富貴而又豈可謂之貧賤乎則貧富之外自有不貧不富貴賤之外自有不賤不貴之境也

只德平不約不樂也還不見大缺缺在則他本領上無箇主宰而於所措施儘有安頓發付不得底故既處約樂便露乖張持其長久則益不自攝持逢處皆破綻矣所以上蔡說仁者心無內外遠近精粗之閒又說不亡不亂俱謂其有恒也不可久長者則所謂不恒其德或承之羞也或承之羞者非必然之羞事久情變羞出於所不自持也乃夫人之德唯仁斯恒若陳仲子者非不克意以處約而以妻則食以井李則藟藟而就義可襲取而仁不適主爾除卻聖賢心德克己復禮久而務民之義必能乎暫而不能乎久能乎不約不樂而不能乎約樂聖人於此勘人極盡事理不然則戚戚於貧賤汲汲於富貴者與安仁利仁之心體天地懸隔豈足與同類而相形哉吳氏說不仁者不可一日處約樂聖人之言待人以厚故以久長言之爾夫聖人之厚豈吞吐含糊說一半留一半為不肖者存餘地之謂哉其曰鄉原德之賊又曰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是何等風霜雪霰語此不仁者原無主名而何事為之諱耶

不處不去是該括始末語本文原是大段說集註審富貴安貧賤亦寬說在下得審字安字極好審有臨機分明之義如射者錐鵠齊人目之謂審是也亦有詳察之義如審錄之審是也安有安頓之義如易言安其身是也亦有相安之義如書言安安是也自其詳察而安頓者則所謂取舍之分明也自其臨機分明而相安者則所謂取舍之分益明也君子去仁兩句只結上文無生下文意雙峰所言未是只不處不去便是存仁去仁一大界限到得君子無

終食之間違仁則他境界自別赫然天理相為合一視聽言動出門使民不但防人欲之見侵雖人欲不侵而亦唯恐天理之不現前矣人自有人欲不侵而天理不存之時在為學者撤除得人欲潔淨而志不定氣不充理便不恒境當前則因事見理境未當前天理便不相依住即在未學者天理了不相依而私智俗緣未起之時亦自有清境楚楚底時候在此際教他設法去取富貴貧賤亦非所樂為此其可謂君子乎可謂之仁乎所以一意在富貴貧賤上用工夫只掙扎得者段境界便是他極致而於天地理自然之則全未捨着濫際蓋當天理未存之先其誘人以去仁者莫大於富貴貧賤之兩端而於私欲既遏之後其無所誘而亦違仁者不在富貴貧賤而在終食之積與造次顛沛之頃所以集註說不但富貴貧賤之聞而已唯存養之既密則其於不處不去卻是泰山壓卵之勢立下粉碎而所以精夫不處不去之義以入神審順夫不處不去之心以樂天者安亦完其不處不去之道事境分明入目不亂亦可謂之審心境泰定順物無逆亦可謂之安此始學之與極致可同予以不處不去之名而其所不同者則言去言違淺深自別也去者對存而言有意存之為不去有意去之為去違者對依而言未與相依之謂違依而無間之謂無違無違則不但存而更不可以不去言矣小註須是審却要安之說只說得上截與程子特立者能之一例聖人本旨則大綱說下不墮一邊也

過欲有兩層都未到存理分上其一事境當前卻立著個取舍之分一力壓住則雖有欲富貴惡貧賤之心也按捺不發其於取舍之分也是大綱曉得硬地執認此釋氏所謂折服現行煩惱也其一則一向欲惡上情染得輕又向那高明透脫上走使此心得以恒虛而於富貴之樂貧賤之苦未交心目之時空空洞洞著則雖富貴有可得之機貧賤有可去之勢他也總不起念絲他打點得者心體清閒故能爾爾則釋氏所謂自性煩惱永斷無餘也釋氏甚力酒量只到此處便為總絕頂絲此無所損害於物而所謂七善提八聖道等亦只在者上高做些水盡工夫聖學則不然雖以奉當然之理壓住欲惡按捺不發者為未至卻不特欲惡之情輕走那高明透脫一路到底只奉此當然之理以為依而但緣淺向深緣偏向全緣生向熟緣有事之擇執向無事之精一上做去則心純乎理而擇夫富貴貧賤者精義入神應事當貴貧賤者孰仁守主緣此大用以顯便是天秩天叙所以說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非但無損於物而以虛願往來也集註說兩箇明字中間有多少條理在貧無貽富無驕之上有貧樂富好禮德業經綸都從此明學生出

集註將終食造次顛沛作一氣三平說玩本文兩云必於是語氣既緊而必字亦有力在足知集註之精真西山分三段卻錯西山似將末兩句作效說又將終食說得易造次顛沛說得難不知此之難易原以人資稟之所近而分非有畫然一定之差等也以淺言之如陶靖節一流要他大段不昧此心卻易到造次顛沛時未免弱在若張睢陽段太尉儘在造次顛沛上生色以無終食之間違仁之功期之不特未嘗從事於此且恐其雖欲從之而力亦不給君子不但恃其資之所近而動靜交養常變一心即以志帥氣而持之於恒亦以氣配義而貞之於險只此方是依仁之全功不可謂終食無違為可勉而至造次顛沛必存養之熟而後不失也故謂此章分兩節則可分三段則不可所以分二節而可者終食之間未有可欲可惡之事接於心故必靜存天理以於仁無違非但動過人欲以不去夫人若造次顛沛尚非至不仁之人若項煜馮銓之類亦無暇有所公有所惡矣即此以見欲惡不至之境除天理現前充周應用者過欲之功全無可恃何也以此境無之欲可道也

在入手工夫只富貴貧賤有依據賤分得者取舍之界限明白若說造次顛沛該是怎生卻說不得到造次顛沛時只此心此理是一致事跡上全無粉本故但恃功之密而不恃分之明般之三仁自靖人自獻於先王隨所取舍無不可也若先說該是怎生如非道之富貴不可處非道之貧賤不可去者然則趙孟頫之仕元一徹子也劉休炳之同豕食一算子也洩冶之死一比干也大抵在欲惡持權之地遠去仁之害則界限自有其常如藥之治病可以配合分兩在欲惡不至之境生死得失之地求仁以得仁則此理之周濶六虛者原不可為典要如食之養生不可額設一餐必喫多少屬飽而已矣到不違仁而於仁無違地位其以處夫富貴貧賤者中間有多少精義入神之用所以夫子只迤邐說下更不回互而集註所云取舍之分益明雖為回互語乃其云益明者非但向之不以欲惡去仁已也

一日用力於仁較前所云好仁惡不仁者只揀下能好惡者一段入手工夫說原不可在資稟上分利勉朱子云用

力說氣較多志亦在上而此語雖重說氣又云志之所至氣必至焉志立自是奮發敢為則抑以氣聽於志而志固為主也氣字是代本文力字志字乃補帖出用力用字底本領其曰志氣之帥也則顯然氣為志用矣用力於仁既志用氣則人各有力何故不能用之於仁可見只是不志於仁不志於仁便有力也不在仁上用有目力而以察惡色有耳力而以審惡聲有可習勞苦之力卻如懶婦魚油燈只照博奕不照機杆夫子從者處所看破不好仁不惡不仁者之明效所以道我未見力不足者如秦蘇刺股懸梁慧奇立雪斷臂以此用之於仁何難之不可為下至無賴子弟投瓊賭米連宵徹曙及至父母病教他坐侍一夜瞌睡便驅不去又如歸安等元微割股以療其妾怎生他父母疾時卻不能即此可知盡不肖者皆有做忠臣孝子力在而所以於彼偏用於此偏不用者則唯志也其志之偏志於彼而不志於此者則唯其所好所惡者異也顯然須是好仁惡不仁方能勾用力於仁如人不好酒則志不在酒志不在酒則氣不勝酒安能拚著一日之醉以浮白痛飲耶故夫子提出病根在好惡上割著古今人不能用力於仁的血髓曰我未見力不足者非力不足則其過豈非好惡之不誠哉好惡還是始事用力纔是實著唯好仁惡不仁而後能用力非好仁惡不仁雖欲用力而恒見力之不足是非好仁惡不仁之為安行而高過於用力者之勉行可知矣若說好仁惡不仁已成之境用力乃求成之功則必將謂用力以好仁用力以惡不仁此又大屬不審且試體驗看好惡如何用得力好之誠如好好色惡之誠如惡惡臭天下有好好色惡惡臭而須用力者乎抑人之或不好好色惡惡臭者其能用力以好惡乎朱子但緣本文無以尚之二段說得鄭重故以前一節為成德後一節為勉強不知夫子之須鄭重以言好惡者緣上文蓋地說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恰似懸空遙斷而好惡隱於人心人固可曰何以知我之不能好惡也故說兩個榜樣與他看好惡隱而無以尚之不使加身顯也緣其不能無以尚之知其非好惡其不能不使加身知其非惡使有能好仁惡不仁者則必有無以尚之不使加身者現其誠中形外之符而既無以尚之則必壹志以求仁不使加身則必正志以去不仁緣此互互綿綿篤實精靈一力到底以從事於仁何憂力之不足哉乃即一日之用力雖暫而未久生而未熟然亦必其一日之中好之誠而無以尚之惡之誠而不使加身情專志壹氣亦至焉而後耳目口體一聽令於心之所之有力而不憚用

而不說其施也前一節是大綱說兼生熟久暫在內後言一日則攝下功未久而習未熟者為言實則因如惡而後用力終身一日自然勉強其致一也至云我未見力不足者則但以微好惡誠而力必速初不云我未見一日用力於仁者其云益有之而我未見雖寬一步說要為聖人脩辭立誠不說於理一分殊之節目不似釋氏所云一切眾生皆有佛性之誣謂人之性情已正而氣力不堪在大造無心賦予中莫須有此而終日我未之見則以氣力之得於天者畧同而性情之為物欲所蔽者頓異性情言蓋志靈而動親聽於情故受蔽氣動而不靈靈聽於志而與情疎遠故不受蔽其志不蔽而氣受蔽者於理可或有以氣蔽而於事則無也我未見力不足者以下三句文字如水行地曲折皆順乃集註阻其順下之勢強為分折將兩箇未見作一例解不知夫子要見者用力而力不足底人何用若果有之固聖人之所深為矜問如瞽之廢視凶服者之廢禮然曾願見之而未見為歎哉

雙峰以下諸儒將禮讓對爭奪說朱子原不如此只是微言絕而大義隱朱子之遺意至宋末而蕩然良可悼也本文云如禮何言其有事於禮而終不得當也乃云上下之分不得截然不奪不壓若到志即當地還有甚麼禮豈但不能如禮何而禮亦直無如此人此世界何矣讓固對爭而言者然字義之有對待者其例不一如聖對狂是儘著兩頭對也聖亦可對賢則不能聖而但至於賢以相近而相形也今日不能以禮讓為國則亦能以禮讓者形而見之如賢不能聖之比也而豈遂至於爭乎不能以禮讓為國者自此主庸臣之恒如云以爭為國則古今之凶頑貪鄙者亦但爭而已矣無有以之為國者也齊桓公殺其弟以爭國初不立一殺弟奪財之令以施之民季氏四殺公室而逐君卻不許南蒯子仲之叛則世之無以爭為國者審矣不能讓不可謂之爭而但不爭亦不可謂之讓抑以臨財讓多取步趨讓先行之謂讓則此之為讓特禮之末節耳並此不能亦無禮之甚而抑不可云如禮何也黃氏讓畔讓路之說但於著讓字類填古語自不曾曉得讓畔讓路是何等境界讓畔讓路乃是為國乎何有極至處底聖功神化豈為人君者脩為政而立為教以之為國而使人遵者乎使然且見道周田畔彼責此之不先讓而此責彼之不速讓亦交爭告訐而不可止矣此章乃聖人奉天治人因心作極天德王道底本領如何抹下將爭不爭說又在儀文上計較推遜故集註曰讓者禮之實也朱子又云若以好爭之心而徒欲行禮文之末以動人如

何感化得他又云先王之為禮讓正要朴實頭用看來所謂朴實頭者正與巧笑章中忠信字一脈相通曲禮曰君子恭敬博節退讓以明禮只是反求之心德必忠而已無不盡信而已無不實則在人恒見其有餘而在己恒見其不足故於物無敢慢於事無敢侈於儀文無敢過情自然見得者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皆天理固然之則以自治而治人者儘着自家志氣精神收斂遜順故去虧欠他一點不得如此方能與禮相應而經之緯之以治國者有餘裕矣此所謂有關於麟趾之精意而後周官之法度可行也闕雖不得之思既得之樂都是從愛敬之心上發出來以尊親夫叔女而無所侈肆麟趾之不踐不觸不抵一倍自然底忠厚以無犯於物此就二詩一禮夫是之謂讓豈但上下截然不奪不攘之謂哉湯之聖敬日躋文之小心翼翼皆此謂也其非訓詁之儒所得與知宜矣

上下不爭以淺言之亦不是讓天子有天下諸侯有國大夫有家相安而不爭奪豈諸侯讓天子於天子大夫以國讓諸侯士庶人以家讓大夫乎故以淺言之亦曰推己所有以與人者讓也雙峰不思乃至於此緣其意但為春秋時執政爭權疑夫子刺之及不知聖人見地上下與天地同流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若隨處隨說只辨一口氣與趙鞅陳恒季斯叔州仇幾箇沒行檢的所開何以為孔子此類以孔子相魯事微之自見

朱子雖云忠是一恕是貫卻必不可云忠以恕之看來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兩己字微有分別至聖人地位若無分別則推而不盡不可謂推盡而不推何以言盡亦不須言忠復言恕矣忠亦在應事接物上見無所應接時不特忠之用不著而忠之體亦隱即如說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是忠也須在命上方有己不已命者天之命物也即與物以為性命者也然則言忠是體恕是用者初不可截然分作兩段以居於己者為體被於物者為用矣盡與推都是緣己及物之事則兩字更不得分曉故知合盡己言之則所謂己者性也理也合推己言之則所謂己者情也欲也如堯授天下於舜所性之理大公無私而順受得宜者既盡己性之德乃舜之德必為天子而後盡其用舜之情也天下臣民必得舜為天子而後安天下之情也舜欲兼善天下之情亦堯所有之情天下欲得聖人以為君之情亦堯所有之情推此情以給天下之欲則所謂推己者又於情欲見之也唯其如是所以說忠恕是學者事何也未至於聖人之域則不能從心所欲而皆天理於是乎繫之於理而性盡焉抑將繫之於情而欲推焉兩者交勘得

其合一而推所無滯者亦盡無所歉斯以行乎萬事萬物而無不可貫也若聖人則欲即理也情一性也所以不須求之忠又而求之恕以於分而得合但所自盡其己而在己之情天下之欲無不通志而成務故曰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盡其性則能盡人物之性不須復如大賢以降其所盡之己須壁立一面撇開人欲以為天理於其所推則以欲觀欲而後志可通矣纔盡己已恕道亦存而但言忠則疑夫己之所盡者必理之當盡而未徹於天下之情所以於聖人物我咸宜處單說是忠不得而必曰誠曰仁曰盡性誠者誠於理亦誠於欲也仁者心之德情之性也愛之理性之情也性者情之所自生也又推而上之以言乎天則忠恕直安不上下何也天無己也天亦無性也性在形中者而天無形也即此時行物生者斯為天道不息而非有生之聞斷則大公而無彼此之區字也是無己也故但有命而非有性命則無過可愆而性有彊矣但其無息而不窮於施有其理則必出以生成者即此為人在人所推之己而已之無不盡其於物之性情可以養其欲給其求向於善遠於惡無不各得而無一物之或強即此為者欲合乎理性通於情執大中而於理皆實隨萬化而於情皆順到此說誠說盡性則又成孤獨而似乎以其誠以性其性入物之虛以舉其實則且暗與後世散錢索子鄙格之說相似故於其流行上以忠恕為言然後聖道之撲滿充周理無不得情無不通者淡治言之而無所礙要以忠恕之貫於天下而物受之者飽滿於其性情則雖天道聖人亦可以忠恕言之而方其盡己推己兩俱不廢以求萬事之理萬物之情則唯學者為然而聖人不爾乃聖人不可以恕言而非不可以忠言故朱子謂下不得一箇推字亦以見聖人有必盡之己而無己之可推聖人纔盡性即盡情即盡乎欲要盡乎理欲有分界可以言推理本大同不可以推言也然竟舍忠言忠則又疑於一盡於理而不達於情故至誠無息者即萬物各得之所萬物各得之所即聖人自得之所理唯公故不待推欲到大公處亦不待推而所與給萬物之欲者仍聖人所固有之情則曾子以忠恕言夫子之道非淺於擬聖而宋儒以忠恕專屬學者者正以明夫人作聖之階理亦未不合符也而以此忠一以貫之之旨亦約畧可識矣

欲之各得即天理之大同天理之大同無人欲之或異治民有道此道也獲上有道此道也信友有道此道也順親有道此道也誠身有道此道也故曰吾道一以貫之也如此下語則諸說同異可合而較程子有心無心之說為明切可以有功於程子此解此章有未解此章者但從於天理達人欲更無轉折於人欲見天理須有安排只此為仁恕之別

只理便謂之天只欲便謂之人飢則食寒則衣天也食各有所甘衣各有所好人也但以食不厭精不以紺緞飾兩章觀之以此而裁成萬物輔相天地忠動以天怒亦動以天矣

勉齋說忠近未發體程子大本達道之說其精者所盡之已雖在事物應接處現前應用卻於物感未交時也分在和非未發時所有中則直到已發後依舊在中不隨所發而散故存養無間於動靜省察必待於動時但言忠固將有怒但言恕或離於忠故曰忠近未發須玩動則欲見聖人之所不能無也

動中之情在內不別於動上省其情斯言思而怒已具矣若於喜怒哀樂之發情欲見端處卻尋上去則欲外有理動外有欲必須盡已推己並行合用矣倘以盡己之理壓伏其欲則於天下多有所不通若只推其所欲不盡乎理則人已利害勢相扞格而有不能推一力推去又做成一個墨子兼愛及忘身徇物之仁矣曾子見得聖人動靜一

致天人一理處故雖無所於推而求之於盡已而無不盡者即以求之於推己而無不推確然道箇忠恕而已矣更無不徹處

天無可推則可云不待推天雖無心於盡及看到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網緼化醇雷雨滿盈處已自盡著在但無己而已只是命只是天只是理只是象數只是化育序毒之天此理落在人上故為誠為仁為忠恕

而一以貫之道無不立無不行矣朱子引討於穆不已易乾道變化為言顯然是體用合一之旨若云天不待盡則別有一清虛自然無為之天而必盡必推之忠恕即貫此天道不得矣非別有一天則一以貫之如別有清虛無為之天則必別有清虛無為之道以虛實實是以一貫之非一以貫之也此是聖學異端一大界限故言道者必慎言

詩說於穆不已是贊天命無明離朱子斷言物而無所已也知此則不待盡之說未免犯因名法智力而就功耳經綸立本知化見而潛室看來不用朱子忠是一恕是貫之說解

怒字分學者聖人曾子合言忠恕則下學而上達天人合一熟而已矣

潛室倒述易語錯謬之甚也易云同歸殊塗一而萬法歸一之說正從此出此中分別一之自然亦聖人成能之事也其云殊塗同而並此一而欲除之則又曰一歸何處也己者同歸一致盡以推者殊塗百慮也

三原唯心萬法唯識之唾餘哉此見俗儒小註中有問幾許是見微而諫否者說為微則但取細微之一義而無當於

而言觀下云事師無犯無隱倘以且詞為犯微言為隱則無隱何以復得無犯無犯何以復得無隱然則所謂隱者但不昌言於眾之謂耳父子之

已滅裂矣且微詞之所動必其子內則云下氣怡聲柔色彼亦但言辭氣之和而非謂言向之隱氣雖下色雖柔聲雖相及遠矣豈事父母之通義

怡而辭抑不得不盡假令父母欲殺人而始云此人似不當殺請舍之以體好生之德豈非越人關弓談笑而道之

讀心書卷四

引來卻是說天命不開斷亦如此儘著者太極網緼陰陽變合以命萬

身家天地不仁彊界言天差則言道皆差也中庸說無而為成以其不

言而信行而說何嘗不是全副本領儘著用去以此配天天可知矣

分明其言生熟亦好熟非不待推只所推者無別已耳朱子折下一

上達矣一事作兩件下工夫唯其生也合下做一件做唯其熟也下學

一致百慮是一以貫之若云殊途同歸百慮一致則是貫之以一也釋

歸千里同歸殊塗一致百慮者若將一粒粟種下生出無數粟來既天理

比哉以此知幾諫者非微言不盡之謂而見微先諫之說為允當也到即當地位自非危言苦色不能止燎原之火而在幾微初見之際無一發難收之勢可無用其垂涕之怨則唯幾諫為體而後下氣怡聲柔色得以為用二者相因而益以知見微先諫之妙也見志不從一志字明是過之未成不從則漸成矣故以又敬不違之道繼之若其必不從而至於勞則亦必己之直詞盡言有以嬰父母之怒若微言不盡約畧含吐則雖甚暴之父母亦何至有撻之流血之事乎云微言不盡又云得罪於父母一章之中前後自相矛盾矣凡此皆可以知見微而諫之說為優蓋人子於親不忍陷之於惡關心至處時刻警省有萌芽早知差錯恰與自家慎獨工夫一樣細密而家庭之間父母雖善養亦自無微不著與臣之事君勢位關係殊必待顯著而後可言者自別故臣以幾諫則事涉影響其君必以為謗已而父母則不能且君臣主義故人臣以君之改過為榮而親之於己直為一體必待其有過之可改則孝子之心直若己之有惡為人攻發雖可補救於後而已慙慙於先矣朱子之答問者曰人做事亦自有為地做出來則裏裏討幾微處此正不足以破見微之說蓋地做出來自是處事接物之際輕許輕受輕辭之類此是合商量底事體即有商量不名為諫所必諫者必具聲色質利之漸與夫爭鬪仇訟之事也此其狀之必有素而釀之必有因天下有豈為地撞着一個女子便樓之入室忽然一念想及非分之財為地便有橫財奉手之理則為之於一時而計之已夙他人不知其幾而子固已知之矣至於一朝之忿或發於無根乃以惡本無根則發之速而成之亦速迨其已成則已為既往之不咎而無所於諫若云列其前愆以防其貳過則於前過為著而於後過為幾足知凡當諫者必其有幾而為地之失不與焉為地之失在事而不在志安得有志之不從以待又敬之再諫乎以本文推之大義炳然惜乎問者之不能引伸以相長於教學也

子之諫親只為不忍陷親於惡故須權以審乎輕重內則云與其云益者正人子處變之時千回百折熟思審處來底以此益知朱子所云為地做出來底不在諫例為地做出來底其惡必淺較之怙過愾諫而撻子流血以賊父子之恩則彼輕而此重矣即至忽然一棒打死一人雖於常情見其大然亦只是過誤殺人不陷重辟鄉黨州閭亦且憐之不得云得罪於鄉黨故孟子亦惟一編負而逃之法以惡出無心不可責善以賊恩而棄已殺人諫亦幾也

也便使因醜酒而誤殺則固有可諫之幾在其平日痛飲無節使酒妄怒時正好預陳酒中或有誤殺之害卻於彼時則須垂涕泣以盡其辭不忍云者不以己之被撻痛楚為怨也不忍而後諫之再三不已怨則不復諫矣若親方將陷於惡已乃歡容笑口緩頰而諫則豈復有人之心哉西山推幾諫之義而及於天子諸侯之子此未嘗審之於義也天子諸侯之子欲無諫諍之禮所以內則但云得罪於鄉黨州閭非文有所遺待西山之補疏也天子諸侯之有過自公卿以至於矇瞍工與不患諫者之無人矣所以世子自問安視膳之外皆非其職朝廷之政既非其所與聞宮壺之間有所失德則政為嫌隙窺伺之府六人救過以全恩之不暇而敢以空言敷成實譽以賊父子之仁哉即其萬不得已而有所言必其關於君身之安危亦以情而不以理若如西山所云罪得於天下者固非青宮之所得與聞也蓋天子諸侯之子於其父有子道抑有臣道當世及之天下則又有先後相承時位相通之道既不患諫諍之無人是可藉手以全恩矣何事效草野之倨侮以犯危疑耶漢明帝河南南陽不可問之對亦偶爾與聞微言以釋上怒耳初非諫也然且以成君父易儲之過疑於炫才以奪嫡不得與叔齊同其仁矣若懿文太子之懷疑以致天折非不過明主慈父且以召過傷恩釀再世之禍况其下此者乎故曰為人臣子而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宜遭變事而不知權權者輕重之所取定也夫曰諫而必曰不從曰勞則諫之至於不從而且勞者固其恒也特在士庶之家則父母有不順之志所發露而見端者止此兄弟僕妾之傷無相乘以取厚利之事其在天子諸侯則屬垣之耳傾危伏焉志一見端將李泌所謂就舒王而獻首諫者於此起矣况不從之且至於勞也士庶之子撻而已矣撻而流血而已矣夫人即以非道撻其子即至於流血而要非其過之大者以權之於得罪於鄉黨州閭其為善矣撻而流血而已矣夫人即以非道撻其子即至於流血而要非其過之大者以權之於得罪於鄉黨州閭其為善言之則戕國本以危宗廟雖有他惡曾莫得與比重以害言之則小者為晉之亂而大者為西周之亡亦害之莫有重焉者也故士庶之子以不諫而陷親於不義天子諸侯之子正恐以諫而陷親於大惡故曰處變事而知權言其輕重之審也內則之云與其云益者亦審乎輕重之詞也士庶之子蒙撻流血而道在不怨則以撻子流血親之過小者也天子諸侯之子蒙怒見廢則親之過大矣親之過大而不怨是為不孝孟子於小並言之詳矣不審其始

王船山經史論

讀四書大全說卷四

冒昧以諫卒逢親怒禍首宮庭怨耶不怨耶其又何以自靖耶聖人酌權以立萬世之經故不為天子諸侯立以子諫父之禮蓋親而賢也則端人正士自盡其謹言而無待於子若其不賢也則可使有誅逐諫臣之事而不可使搖國本以召天下之兵端嫌疑之際微子且不能效諸不肖之弟而况子之於親乎西山不知春秋之義以士庶例天子諸侯將使仁而陷於愚義而流於計啟不善讀書者無窮之害故君子之立言不可不慎也
雙峰云聖人言常不言變看得聖人言語感然小了流俗謂儒者當宜之高閣以待太平皆此等故之也聖人一語如天覆地載那有滲漏只他就一語而言則條條原分子曰不遠遊但以言逆耳非樂不遠行之謂遊者遊學遊官也仕與學雖是小事卻儘可從容著故有聞遊之意若業已仕而君命臨之如蘇武之母雖存匈奴之行十九年也辭不得益武之行原非遊也遊固常也即街君命而遠使亦常也何變之可言而聖人不言哉至於避仇避難則與父母俱行若商賈之走四方所謂禮下不於庶人非所論也父母在不遠遊一言而定為子者之經何有變之未盡

馮氏以講說釋言字可補集註之疎有講說則必有流傳故從千百年後而知其言之不出若日用之間有所酬答措施之際有所曉譬則古人言之煩簡夫子亦何從而知之孟子說見知聞知皆傳道之古人也太公望散宜生既無傳書伊尹來朱所作訓誥亦皆因事而作不似老莊管呂特地做出來篇文字叔孫豹曰其次有立言至春秋時言尚已然而古人不爾恥躬之不逮者不逮其所撰述之理非不踐其所告語之事本文自明朱子云空言無實空言字從夫子我欲託之空言來明是說著述范氏出諸口一口字便有病此章與孟子人之患在好為人師一理卻與仁者其言也訥不同辭之多寡靜躁繫於存心著述之有無好則名務賢之人古人非必存心之皆醇特其務實之異於世後耳

行道而有得於心之謂德唯行道之所得者為不孤若只依附著道襲取而無所得則直是浮游於倫物之際自家先不關切而散散無恒物亦莫之應矣德在心不孤在物到此痛養相關之處名言將窮所以陳新安著個天理自然之合六字大概說來微妙親切伯夷便必有叔齊太伯便必有仲雍乃至蕭曹內親自爾相成若謝靈運儘地說忠義感君子畢竟無助之者此與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及其所好而民不從意旨正同故朱子曰小人之德反證以驗其理之同則亦大學桀紂帥暴民從之義爾讀小註當分別活看大率類然

德不孤是從原頭說起朱子所謂以理言是也唯有其理斯有其事不然則古今俱為疑府如何孔子之門便有許多英材事既良然而所以然者不易知也則唯德之不孤也至於德之所以不孤則除是孔子見得親切說得如此斬截不但有上觀千古觀萬年識量而痛癢關心之際直至血脈分明鄰者如居之有鄰偶然相遭而遂合非有下心招致之也其為德先於天則志動氣其為德後於天則氣動志特不可為無德者道耳所以集註云故有德者必有其類於德不孤之下添箇有德者集註之補帖精密如此類者自不可粗心看過方信得有德者必有鄰之上有德本不孤的道理易云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人也又云水流湮火就燥天也水無心而赴溼溼亦無心而致水火無心而趨燥燥亦無心而延火到此處說感應已差一層故曰天理自然之合乃近海之區一勺之水亦自達於海枯槁之候一星之火乃焚林與夫黃河經萬里堅燥之壤以赴海通都大邑火發既烈則溼薪生芻亦不轉盼而灰飛前者氣動志而後者志動氣其歸一也蓋德之深淺與時之難易亦天理自然之消息而伯夷能得之叔齊季札不能得之闔廬不足疑也要其為德不孤之理聖人則已洞見之矣論語中唯言及德處為不易知為政以德則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此又蓋地說箇德不孤皆夫子搬出家藏底珍寶大段說與人知知者知其所以然不知者可以知其必然而已嗚呼難言之矣

公冶長篇

除孔子是上下千萬年語自孟子以下則莫不因時以立言程子曰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自程子從儒學治道時蒙否塞後作此一語後人不可苦向上面討滋味致墮疑網蓋自秦以後所謂儒學者止於記誦詞章所謂治道者不過權謀術數而身心之學反以付之釋老故程子於此說吾道中原有此不從事跡上立功名文字上討血脈端居無為而可以立萬事萬物之本者為天德王道大意之存而二子為能見之也及乎朱子之時則雖有浙學而高

明者已羞為之以奔驚於鵝湖則須直顯漆雕開之本旨以開程子之言使不為淫辭之所託故實指之曰斯指此理而言恐其不然則將有以斯為此心者折將以有斯為眼前境物翠竹黃花燈籠露柱者以故朱子於此有功於程子其大而曰夫子說其篤志則以夫子之門除求路一輩頗在事跡上做去若顏閔冉曾之徒則莫不從事於斯理固不但開為能然而子之所以說開者說其不自信之切於求己而非與程子所謂見大意者同也朱子謂未能決其將然陳氏謂工夫不到頭止於見大意下語自覺春秋之世夫子之門其為俗儒者正少必不得已而以子路再有當之然其視蕭曹房杜則固已別矣即至劉子也解說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感儀所以定命則當時士大夫風味習尚可知而見大意者豈獨一開哉上蔡云不安於小成者亦事功之成也而事功必有本領朱子於此卻以仁義忠孝帖出直是親切若朱子又云推其極只是性則原程子言外之旨原有性學二字以別於俗儒俗吏之學故為引伸以推其極至此漆雕開言斯之時初未嘗即言一性字在內仁義忠孝固無非性者而現前萬殊之根原一本亦自不容籠統性即理也而有於性學者初有於理學者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固已顯分差等性藏夫理而理顯夫性故必窮理而乃以盡性則自明誠者所以不可躐等夫自誠明之天道學必有其必依性有其致然則開之求信者亦但於事言理初未於理言性即其言而熟繹之當自知其所指矣程子之言有為而言也從俗儒俗吏風尚浮詭之餘而悠悠然於千載之上有開與默求諸此心此理以為仕學程子所為當諸心而見其可說也開之言非有為而言也當洙泗教隆之日才有為而為小以圖大欲然求諸己以必其無不信者則所爭者在矢志之厚薄敬肆而不在事理之精粗斯朱子說其篤志之言為尤切也朱子固欲表章程子之說以正聖學而繼事功是以存其言而顯其實曰性亦恐性學說顯之後將有以三界惟心自性普攝之邪說文致此章信斯之旨是以別之曰理曰篤志曰仁義忠孝反覆於異同之間而知良工之心獨苦矣讀者毋驚其異而有所去取抑毋強為之同如雙峰之所附會者則可無負先儒矣

程子曰浮海之歎傷天下之無賢君也此語最得慶源不有程子之意而云憤世長往則既失之矣至胡氏又云無所容其身則愈謬甚無所容其身者則張儉之望門投止是已而夫子豈其然道雖不行容身自有餘地也若云憤世長往則苟其欲隱必於海自衛反魯以後夫子固不仕矣何至悻悻然投身於無人之境而後遂其志哉程子傳春秋於魯桓公及我盟而書至發其意曰此聖人居夷浮海之意蓋謂聖人傷中國之無君欲行道於海濱之國也豈長往不返如管孟之避兵耶海濱魯東費沂之境其南則吳越其北則九夷燕其東則朝鮮道狹聖人不輕絕人故亦聊致其想望然美之於越終視諸夏為難化斯反覆思之要不可輕舍中華以冀非常之事則裁度事理不得徒為尚難者也子路勇於行道不憚化夷之難故曰好勇過我或謂好勇為勇退則仕衛軌使子羔之子路豈勇退者哉

臧文仲不仁者三不知者三其不善之積成者而不可捨則但據此六者而其人陷溺於惡已極矣此六者是文仲相魯下很手顯伎倆處此外尚其惡之小者故夫子他日直斥其竊位而春秋於其告羅特自言其罪安得有如吳氏所云善者多哉若子產有君子之道四其四者則脩己治人敦倫篤行之大德也子產之於君子其不得當者蓋亦鮮矣吳氏揚積惡之滅辰抑備美之子產吾不知其何見也若區區於三四兩字上較全缺則人之不善者豈必千不仁萬不知之可指數而夫子云君子之道四君子道者三亦為闕陷之詞即臧孫之惡若躋僖下者隨得其一即天理盡居蔡之事猶其小者特以徵其昏迷狂妄之本耳以其躋僖公之心得當為之弑父與君可也以其下展禽之心使宰天下李林甫史彌遠蔑以加也若子產自三代以上人物垂益呂散之流亞自非吳氏章句之智所知

不知其仁是說當時人物有廣望之意言不決絕未知焉得仁則心既不可知迹猶不可許故直曰焉得而謂之仁是竟置之不仁之等矣故集註向後補出不仁可見一段原分外非其云所謀者無備非王獨夏之事我定他君臣之間新舊之際所為忘榮辱忘恩怨者只要大家一心攬撥教楚做個亂首而文子仕齊既不討賊未幾而復反則避亂之意居多亦自此可見唯然故夫子決言之曰焉得仁猶言焉得僞焉得剛也乃所以必云未可知者非但聖人不輕絕人之德而於理亦自有難以一概言者據此三子大體則是不仁特此二事或其去位之際避難之時偶然天理發見而子文前之所謀僭王獨夏之志因而脫然如失文子後日之復反於齊仍與崔慶同列者亦持守之不

少林林總皆是也若咸以為朋友則屠羊酤酒之夫亦君子之應求乎於孺悲則無疾而言疾於陽貨則瞞亡而往拜如此類者不以信朋友者信之益多矣同門曰朋同志曰友同門同志而後信以先施也朋友既然老少可知不可與安者亦不得而強安之不可與信者亦不得而強信之不可與懷者亦不得而強懷之特聖人胸中不預畜一不安不信不懷之心以待此等則已廓然大公矣安一老者亦安也安天下之老者亦安也懷一少者亦懷也懷天下之少者亦懷也而朋友之多寡尤其不可強焉者也時之所值不同位之為得有別勢之所可伸者亦有其差等聖人本兼小大多少而為言而其不可施吾安信懷者正如天地之化有所不能生成而非私耳特在為老為少則原為愛敬哀矜之理所託故親疎雖有等殺而即在疎者尚與吾以事相接亦必酌致其安之懷之心若其非老非少則非愛敬所宜加隆哀矜所宜加厚者其為塗之人也雖與我名相聞而事相接終亦塗之人而已矣終為塗之人則吾忠告善道鶴鳴子和之乎自不容於妄投故夫盡天下之人苟非朋友特勿虞勿詐而已足矣信之者豈但勿虞勿詐而已哉言必以情事必加厚踐之於終必其循而無違於始也安信懷者施之以德也非但無損於彼之謂也如天地之有明必照於日月五性之靈必授於人而禽獸草木不與焉即此可想聖人氣象與造化同其撰處若云盡天下之人非安即信非信即懷汎汎然求諸物而先喪其己為墨而已矣為佛而已矣善觀聖人氣象者勿徒為荒遠而失實也

子路願共敝裘馬顏子願無伐無施其氣象不如夫子之大處正在消息未到恰好地老少朋友三者已分節目而三三者之外尤為一大界限所以體不失而用不遺張子西銘一篇顯得理一分殊纔與天道聖性相為合符終不可說會萬物為一己者其唯聖人也出釋氏筆論

說居敬則行自簡亦天理自然之相應者如湯之聖敬日躋則其寬仁而不苛責於民固條理之相因無待己敬而又別求簡也故朱子曰程子之言自不相害集註雖不用其說而必存之然緣敬得簡者敬德已成之功也若方事居敬之始則不得不用力於敬用力於敬則心已密而是非得失之不自欺者必無小無大無人無己而不見其一致則且不安於簡而至於求物已煩者多矣故不得不將居於己與行於民者分作兩事而一以敬一以簡也程子怕人將敬簡分作兩概則將以居仲弓行以伯子而血脉不相貫通故要其極致而言之謂敬則必簡以示敬德之大坤之直方所以不習而無不利者天德王道之全也朱子則以南面臨民居雖其本而行乃其實既不容姑待我敬德之充實光輝而後見諸臨民之事則持己以敬御人以簡兩者之功同時並舉斯德以嚴而日成教以寬而漸喻不躐求之於理之一而相因於分之殊此脩天德行王道以津樞也仲弓只是論簡而於簡之上更加一敬以著脩己治人之節目不可紊亂則居敬而行簡者病也居敬而責人以敬者亦病也簡為夫子之所已可故其言若歸重於敬而實以論簡之可則在簡者必求諸敬而不能簡者其規模之狹隘舉動之瑣屑曾不足以臨民又不待言矣仲弓蓋就行簡者進求純粹之功非養頭從敬說起以敬統簡之謂求之事理求之本文知朱子之說視程子為密切矣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無不以居敬為德敬者非但南面之所有事也行簡則惟君道宜然惟君道為然則仲弓之語於行簡上進一步說居敬實於君子之學居敬上更加一法曰行簡也且如畜馬乘不察於鷄豚雖以遠利若在命士以下即與料理亦未必不為敬而為煩蓋就非南面者而言之則只是敬敬德之成將有如程子所云中心無物者自然一切可已而不已之事不矜意肆志去攬着做若其為南面也則不待矜意肆志以生事而本所應求於民之務亦有所不可責備只此處規模自別故曰理一而分殊窮居之不簡必其所不當為者若所當為本自不煩帝王則所當為者固有所不得盡為者矣直到無不敬而安所止田地地方得以其易知簡能者統馭天下如一身一家之

事若其未達於此但以窮居獨善之居行而心中無物者試之入上恐正不能得簡也仲弓且未到從心不踰矩地位故夫子於見實承祭之外更須說不欲勿施使之身世兩盡實嚴合致程子遠以一貫之理印合之則亦未免為躐等矣

直到伯子不衣冠而處大不可地位以之治民自亦無不可若君人者必使其民法冠深衣動必以禮非但擾民無已而勢亦不可行矣到行於民處豈特仲弓之行簡無以異於伯子即五帝三王亦無異也兩行簡字更無分別伯子有得於民法之外則必不以自弛者張之於民於以治人人且易從故夫子曰可也言其亦可以南面也居者所以自處也行者行之於民也程子似將居屬心行屬事看此王通心跡之判所以為謬假令以堯舜兢兢之心行伯子不衣冠之事其可乎出令於己曰行施令於民曰臨臨者即以所行臨之也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猶言自治敬而治人簡也謂自治敬則治人必簡亦躐等在須到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時方得貫串夫子曰可使南面仲弓曰不亦可乎下語俱有斟酌且不佳地高遠

居敬既不易行簡亦自難故朱子以行簡歸之心而以呂進伯為戒看來居敬有餘行簡不足是儒者一大病痛以其責於己者求之人則人固不勝責矣且如醉飽之過居處之失在己必不可有而在人必不能無故曰以人治人不可執己柯以伐人柯也曹公飲酒譁呼以掄外舍之罪則先己自居不敬固為不可若置更之喧嘩於不問以徐感其自新亦亦病哉欲得臨民亦須着意行簡未可即以一敬字統攝

朱子既云不遷怒貳過是顏子好學之符驗又云不是工夫未到而遷怒貳過只且聽之只此處極不易分曉朱子苦心苦口左右怕人執語成滯總為資質實鈍人須教他分明而道在目前舉似即難後人讀書正好於此左疑右礙處披沙得金若未揀出直是所向成棘蓋不遷怒者因怒而見其不遷也不貳過者因過而見其不貳也若無怒無過時豈復一無所學且舍本以治末則欲得不遷而反遷欲得不貳而又貳矣故曰卻不是只學此二事不遷不貳是其成效然無怒無過時既有學在則方怒方過時豈反不學此扼要處放鬆了更不得力故又曰但克己工夫未到時也須照管總原要看出此顏子心地純粹謹嚴無間斷處故兩說相異其實一揅易云有不善未嘗不知此是

克己上的符驗知之未嘗復行是當有過時工夫可見亦效亦功並行不廢以此推之則不遷怒亦是兩層該括作一句說若是無故妄怒於所不當怒者則不復論其遷不遷矣怒待遷而後見其不可則其以不遷言者必其當怒者也怒但不遷而即無害於怒效也於怒而不遷焉功也則亦功效雙顯之語也然夫子於顏子既沒之後追論其成德則所言功者亦已成之詞矣朱子不說效驗之語為問者總把這兩件說得難似無可下手處而一聽之克己既熟之後則直忘下臨幾加慎一段工夫故不難與前說相背而集註云顏子克己之功至於如此八字下得十成妥穩更無滲漏其言至於如此則驗也而曰其功者則又以見夫雖不專於二者為學而二者固有功焉則不可言效至如此而必言功也此段惟黃勉齋說得該括精允所云未怒之初鑑空衡平方過之明瑕類莫逃是通計其功之熱也其云既怒之後冰消霧釋既知之後根株悉拔則亦於怒與過加功而非坐守成效之謂矣嗚呼此勉齋之親證親知以踐履印師言而不墮者為不可及也

自為學者言則怒與過是己私將熾時大段累處豈是要緊故即此正當用力自顏子言則不遷不貳是天理已執恰在己私用事時見他力量則未過未怒時其為學可知己克己之功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所謂非禮者於物見其非禮也非己之已有夫非禮也若怒與過則己情之發不經外至矣外物雖感己情未發則屬靜己情已發與物為感則屬動靜時所存本以善其所發則不遷不貳者四勿之驗也所發不貳於所存而後知所存者之密而非託於虛矣動靜不可偏廢靜有功動豈得無功而此所謂動者則又難乎其為功者也餘怒不忘即己是遷後過之生不必與前過為類無此過更有彼過亦是貳到此地位豈是把捉可以取效顏子之學已自覺而光輝矣橫實光輝四字蓋學之未至者天理之所著自在天理上見功不能在自己私上得力怒情也又情之不平者也過則又不待言矣情者己之情之不平者又己之不能大公者也故怒與喜同為情而從出自異凡喜之發雖己喜之而必因物有可喜以外而欲動乎中者也若怒之發則因乎己先有所然有所不然物觸於己之所不然而怒生焉故天下之可怒者未必怒而吾情之所怒者非必其可怒雖等為可怒而見盜則怒見豺狼蛇蝎則惡之畏之而怒不生豈非己先有怒而不徒因其能為人害也哉己先有怒則不因於物不因於物故物已去而怒仍留遷

之所自來也故人有遷愛無遷喜無遷哀而有遷怒喜因物則彼物與此物殊而難當其喜有怒必怒怒在己則物換而已不換當其盛怒投之以喜而或怒也感乎物而動己則外拒而克之易發乎己而加物則中制而克之難故克己之功必驗之怒而後極焉因於己則怒遷因於物則怒不遷喜怒哀樂本因於物昏者不知以己徇物而已始為害故廟然知其因於物則即物之己可克矣而其本因於物則蕩而忘反之己較易知而易克怒因於己不盡因物而今且克之使因於物則固執之己私亦蕩然而無餘矣夫在物者天理也在己者私欲也於其因於己而亦順於天理之公則克己之功固茂以加矣是豈非靜存之密天理流行光輝發見之不容掩者哉故以知顏子之功為已至也怒與過總是不容把制處所以然者則惟其皆成於己也過者亦非所遇之境必於得過也己自過也己有過而誰知之乎知之而誰使之不復行乎夫人之有過則不自知也雖知之而未嘗自懼其復行既不以為懼而復過者固然矣假令他人之有過則無不知也則無不疑其後之復然也有過而知而不復行此非以大公之心視在己者如其在人而無所迷因以速知其不可而預戒於後者詎能然乎蓋以己察人之過者是非之心天理之正也即奉此大公無私之天理以自治則私己之心淨盡無餘亦可見矣夫子於此直從天理人欲輕重淺深內外標本上揀着此兩項以驗顏子克己之功至密至熟發見不差者而稱之非顏子不能以此為學非夫子不能深知如此之為好學非程朱二子亦無以洗發其本原之深而豈易言哉若於怒於過雖功未至而必有事則為初學者立正未可盡不遷不貳之德也

情中原有攻取二途喜取於彼也怒以我攻也故無濫取者易於屬厭無妄攻者發不及收攻一因物之可攻而已無必攻之心則克己之功豈不至乎取緣己之不足攻緣己之有餘所不足所有餘者氣也非理也氣不足則理之來復易氣有餘則將與理扞格而不受其復唯奉理以御氣理足在中而氣不乘權斯可發而亦可收非天理流行充足者不能也理居盈以治氣乃不遷怒理居中以察動乃不貳過慶源所云遇怒則克遇過則克是志學事朱子所云全在非禮勿視聽言動上是適道與立事遇怒則克遇過則克不怒不過時又將如何此慶源之言所以使人學為顏子而朱子之言則顏子之學為聖人也其亦有辯矣

遇怒則克遇過則克克不得不成便休又豈只痛自悔文於無已乎固知朱子之言四勿正與慶源一下手處然人亦有依樣去視聽言動上循禮而行卻於怒過乘權時不得力則正好因此遷貳之非幾以生警省而自求病根故慶源之說亦不可廢此項須困心衡慮到克不去時方知四勿之功是如此做而悔悟夫向之從事於視聽言動者徒描模畫樣而不足與於復禮之學也故可因怒因過以生其篤志而功則不盡於此

小註朱子答問中有聖人無怒一語多是門人因無過之說而附會成論非朱子之言也集註引舜誅四凶一段明說聖人亦但不遷怒耳喜怒哀樂發皆和也豈怒獨無必中之節哉蘇為禹父又位在八議之條豈舜恬然愉然而如伐惡木除蕪草相似孔子歷階而升以責齊侯命樂頌申句須下伐邠人時當自不作謝安圍碁賭墅風味此方是天理大公因物付物之正朱子嘗曰談笑殺人斷乎不可則豈有聖人無怒之理哉怒者緣己之有餘氣有餘者眾人之怒也理有餘者聖人之怒也其以攻己之所異則一而已矣今不敢謂顏子之無異於聖然不遷怒者聖學之成聖功之至也顏子非學聖而何學學而不與聖人合同云好學區區於此較量淺深固矣夫

莊子說列禦寇食豕如食人釋氏說我為歌利王割截支體時不生我見人見所謂聖人無怒者止此而已至春秋書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顏只此九字千載後如聞雷霆之迅發

許衡云顏子雖有心過無身過甚矣其敢以愚賊之心誣聖賢也橫渠云慊於己者不使萌於再慊者心慊之也而心之所慊者則以心而慊其身之過也心動於非迷而誰覺之乎心之有惡則謂之慝不但為過若其一念之動不中於禮而未見之行事斯又但謂之此心之失而不成乎過過者有迹者也如適楚而誤至於越也失則可以旋得過則已成之迹不可掩而但懲諸將來以不貳倘於心既有不可復捨之愆徒於容貌動作之間粉飾周遮使若無瑕疵之可摘是正孔子所謂鄉愿而許衡之規行矩步以講道學於蒙古之廷天理民彝不顧此心之安徒矜立坊表炫人耳目苟免譏非者衡之所以為衡者此也而顏子其然乎蓋唯顏子心德已純而發見於外者不能幾於耳順從心之妙則如曾子龍裘而弔之類言動不中於禮者時或有之乃其心體之明不待遲之俄頃而即覺其不安是以觸類引伸可以旁通典禮而後不復有如此之誤矣衡云無身過易何其說之容易也心者性情之所統也好

學者之所得而自主也身者氣稟之所拘物交之所引者形質為累而患不從心自非盛德之至安能動容周旋而一中於禮故以曾子之臨深履薄而臨終之頃且忘易大夫之實衡乃云無過身易吾以知其心之久迷於流俗而恃其非之無舉刺之無刺者為藏身之偽術矣總以大賢以上於性見性易於情見性難不遷怒則於情而見性於道見道易於器見道難不貳過則於此而見道此以為天理渾然身心一致者也而豈恃天理亂民彝之許衡所得知哉

三月不違仁夫子亦且在顏子用功上說其心二字是指他宅心如此如以心體之成效言則與日月至焉者不相對照矣只集註數語精切不差程張之說亦未得諦當諸小註只向程張說處尋徑路則愈求愈遠集註言能造其域謂心至仁也非謂仁之求至也從其不聞而言則謂之不違從其有依有違而言則謂之至而當其至與其不違則亦無所別勉齋云心為賓在仁之外幾幾乎其有言說而無實義矣註言無私欲而有其德究在有其德三字上顯出聖學而非煩惱斷盡即是普提之謂西山云諸子寡欲顏子無欲則寡欲者斷現行煩惱之謂無欲者斷根本煩惱之謂口到便休去公去一條白練去古廟香爐去則亦安得有聖學哉以此思之則朱子所謂仁為主私欲為客亦擇張子之語有所未精而與見聞覺知只許一度者相亂朱子知至意誠不是配來話此等處唯朱子肯盡情示人程張卻有引而不發之意孔顏之學見於六經四書者大要在存天理向曾只把這人欲做蛇蝎來治必要與他一刀兩段千死千休且如其餘之日月至者豈當其未至之時念念從人欲發事事從人欲做去耶此不但孔門諸賢即如今尋常非有積惡之人亦何常念念不停唯欲之為汲汲哉既飽則不欲食矣睡足則不欲寢矣司馬遷說盡天下之人奔走不休只是為利此亦流俗已甚之說耳平心論之何至如是既然則以人欲不起為仁者將凡今之人其為日一至月一至者亦車載斗量而不可勝紀李林甫未入偃月堂時殺機未動而可許彼暫息之時為至於仁乎異端所尚只淨人欲淨處便是威音王那畔事卻原來當不得甚緊要聖賢學問明明有仁明明須不違明明可至顯則在視聽言動之間而藏之有萬物皆備之實三月不違不違此也日月至焉至於此也豈可誣哉豈可誣哉

張子賓主之分只以下去來為賓安居久住為主其內外之辨亦以所存之理應外至之感為內於外至之感求當然之理為外其云賓者既不必別立一主其云主者亦初非對待有賓朱子云在外不穩穩出便入亦下來久住之別也其借屋為喻亦須活看不可以仁為屋心為居屋之人尤不可以心為屋仁為出入之人更不可將屋子內為屋裏屋子外為屋外緣張子之意但以戒人逐事求理事在理在事亡理亡說得來略帶含糊而賓主二字又自釋氏來所以微有不妥後人口向此處尋討別白則愈亂矣顏子三月不違仁也只三月之內克己復禮怒不遷過不貳博文約禮欲罷不能而已聖學到者一步是緊要處卻也朴實所以道闊然而日章更不可為他添之繞弄虛脚也

三月不違仁中有雷雨之動滿盈意思故曰唯天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胞胞其仁朱子鏡明之說非愚之所敢據若只與鏡相似只是個鏡鏡也而仁乎哉

紛紛賓主之論只為心外無仁四字所膠轉不知心外無仁猶言心中有仁與即心即物邪說正爾天淵且此心字是活底在虛靈知覺之用上說將此竟與仁為一正釋氏作用是性之狂解烏乎可

聖人亟於稱三子之長雙峰以索三子之短而下斷索處又淺薄學者如此以為窮理取是大病且如賜也達是何等地位豈容輕施貶刺如云達於事未達於理天下有無理之達乎

朱子以有生之初氣稟一定而不可易者言命自他處語脩大全者誤編此胡光大諸公直恁粗莽伯牛不可起之疾無論癩與非癩皆不可歸之氣稟以氣言則是李虛中生尅旺廢之說以稟言則素問三陰三陽相法而已君子正不以此言命術之所可測者致遠則泥也如云氣稟弱在不足以禦寒暑風日而感疾以劇則洪範六極分弱疾短折為三初非弱者之必疾疾者之必折也夫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則無時無鄉非可執有生之初以限之矣氣稟定於有生之初則定於有生之初者亦氣稟耳而豈命哉先儒言有氣稟之性性疑於人可以氣稟言命行於天不可以氣稟言也如稊之在畝忽然被風所射便不成實豈木之氣稟有以致之乎氣有相召之機氣實召實氣虛召

虛實有相受之量稟大受大稟小受小此如稊之或早或遲得粟或多或少與疾原不相為類風不時而粟虛於穗

氣不淑而病中於身此天之所被人莫之致而自至故謂之命其於氣稟何與哉謂有生之初便裁定伯牛必有此疾必有此不可起之疾唯相命之說為然要歸於妄而已矣聖人說命皆就在天之氣化無心而及物者言之天無一日而息其命人無一日而不承命於天故曰凝命曰受命若在有生之初則亦知識未開人事未起誰為凝之而又何大德之必受哉只此陰陽合推盪兩間自然於易簡之中有許多險阻化在天受在人其德則及爾出王游衍而為性其福其化亨生殺而始終為命福屬理此有生以後之命功培生初而有生以後之所造為尤倍也天命無心而不息豈知此為人生之初而盡施以一生之具此為人生之後遂已其事而聽之乎又豈初生之頃有可逐命之資而有生之後一同於死而不能受耶一歸之於初生而術數之小道由此興矣

夫子說顏子不改其樂賢其不改也周程兩先生卻且不問其改不改而亟明其樂其言較高一步而尤切實樂而後有改不改尚無其樂則亦何改之有哉不改是樂之極致於貧而見之樂則不待貧而固有也學者且無安排不改而但問其樂何如未究其樂而先求不改則且向山寺曰高僧未起莫笑田家老瓦盆上作生活氣質剛者為傲而已矣其柔者為慵而已矣此所謂樂驕樂樂佚遊之損者也

程子謂顏子非以道為樂後人卻在上面說是一是二這便是弄風捉影語唯朱子委實親切故為之易其語曰要之說樂道亦無言蓋樂道而有害則伊尹孟子都是將道為一物而玩弄之矣頌但道為樂雖無害而大槩不能得樂如嗜酒人自然於酒而樂若云以酒為樂則本非嗜酒特借酒以消其磊何不平之氣到底他臨觴之下費盡消遣且人若任着此情以為樂則天下之可樂者畢竟非道如何能以道為樂而不改唯不先生一樂之心而後於道有可樂之實此天理現前左右逢原從容自得之妙豈可云以而豈可云為哉以道為樂只在樂上做工夫而顏子之樂乃在道上做工夫此其所以別也在樂上做工夫便是碍把住心告子之所以無恐懼感也在道上做工夫則樂為禮復仁至之侯舉凡動靜云為如馳驅車下飛鳥又如殺低基相似隨手輒碎如之何無樂如之何其改也

要知顏子如何不改其樂須看人不堪其憂是怎生地或問朱子顏路甘旨有關時如何此處正好着眼道之未有

諸己仁之未復於禮一事也發付不下休說筆亂隨巷便有天下也是憔悴天理爛熟則千條萬枝皆以不昧於當然休說筆亂隨巷便白刃臨頭正復優游自適樂者喜得之謂於天理上意無不得豈但如黃勉齋所云凡可憂可感之事舉不足以累其心哉自有以得之矣

直西山所云筆亂隨巷不知其為貧萬鍾九鼎不知其為富一壯生逍遙遊之旨爾筆亂隨巷偃鼠鴉之境也萬鍾九鼎南溟北溟之境也不知其貧南溟北溟之觀也不知其富偃鼠鴉之觀也將外物撒下一壁看則食不食人呼牛呼馬而皆不知矣聖賢之道聖賢之學終不如是綠滿窗前草不除與自家意思一般豈漫然不知而已哉如唐人詩重風自南來殿角生微涼與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落處固自懸隔自非聖賢則總到說樂處須撇開實際玩弄風光西山不知貧富之說亦只到者一步陶靖節云眾鳥欣有託吾亦愛吾廬意儘好到下面卻說汎濫周王傳流觀山海圖便與孔顏之樂相去一方緣他到此須覓箇療愁蠲忿方法忘卻目前逆境也孔顏程朱現身說法只在人倫物理上縱橫自得非西山所庶幾可得

聖人尋常不輕道一謙字而於贊易唯以天之益地之流鬼神之福人之好言之則亦應物之德柄權意非入德之始功也故曰謙亨君子有終必君子而有終未君子而難乎其始矣上蔡云人能操無欲上之心則人欲日消天理日明此語未得周淡在上蔡氣質剛明一向多在矜伐上放去故其自為學也以去矜為氣質變化之候然亦上蔡一人之蓋一時之功而不可違為典要若人欲未消無誠意之功天理未明無致知之力但以孟之反一得之長為法則必流入於老氏之教蓋之反原是老子門下人特其不伐一節近於君子之為己亦其間老氏之風而悅之已深故漸漬成就至於奔敗倉皇之時居然不昧蓋於謙退一路已為爛熟而孟之反之為人亦如此而止矣未聞其能謙是而日進於理明欲消之域也以淺言之伐者亦私欲之一端能去伐者自是除下人欲中一分細過粗而固有能去伐而他欲不必除者如馮異曹彬之流其於聲色貨利之粗過詎得淡泊亦有不待去伐而欲已消理已明者則雖伯夷惡未能於此得釋然也若以深言之則不伐之戒德自為遠怨息爭之一道而聖賢以之為居德之量是易所謂善世而不伐書所謂女唯不伐天下莫與女爭功此在功德已盛之後以自極於高明廣大之至

而即以移風易俗成廷野相讓之化者非待此而始有事於消欲明理也故顏子以之為願即孔子大道為公之志
事有所待而非與克己之功亟請從事之比聖賢之道以此而善其成故曰君子有終以此而利行於天下故曰謙
亨明理消欲之始焉用此哉既亦聖賢居德善世之妙用故夫子亦稱許之反然之反之能此則亦徒具下此腔殼
可以居大德載大功而所居所載之實未之逮者多矣微獨之反即彼所宗之老子其大端已非而此盛德容貌若
愚之量夫子亦不能沒其善至於所居所載虛無亡實乃至陰取陽與而與良賈深藏同一機械而終未免於私欲
潛行天理不明之病唯其欲恃此以消欲而明理則消者非其所消明者非其所明克伐不行不足以為仁者此也
或問中有先知得是合當做底事之語自是去伐之功靠硬向聖賢學問中下手事朱子不然其說而云只是心地
平所以消磨容得去乃就之反論之反知其知雄守雌無門無毒之心如此耳朱子看來識得之反破故始終說他
別是一家門風而曰孟之反他事不可知即此一事可為法則即愚所謂除下人欲一分細過之說亦不教人全身
從此下手也若上蔡之學其流入於老氏與否吾不敢知特以彼變化自家一偏氣質之事以繫天下之為學者則
有所不可無欲上人四字亦是一病夫子說君子矜而不爭特不與人對壘相角而已到壁立萬仞處豈容下人孟
子曰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斯學者立志之始事為消欲明理之門也
人之生也一生字與罔之生也生字義無不同小註中有不同之說蓋不審也不但本文兩句連類相形且夫子之
意原以譬人直道而行則上句罔自有責成意非但推原所以不可罔之故而意全歸下句也二句之中原有不直
則不足以生之意細玩本文此意實於上句之中而云人之生也直而不直則不生義固繫之矣其又云罔之生也
幸而免則以天下之罔者亦且得生而斷之以理用解天下之疑耳使上句但明有生之初則下文不更言既生以
後之當直而遽云罔之幸生於文字為無條理而突緊警人處反舍而不吐矣此章是夫子苦口戒世語不當如是
且人生之初所以生者天德也既生之後所以盡其生之事而持其生之氣者人道也若夫直也者則道也而非德
也其亦明矣以生初而言則人之生也仁也而豈直耶蓋道虛迹也德實得也故仁義禮智曰四德知仁勇曰三德
而若誠若且則虛行乎諸德者故中庸言誠者天道誠之者人道而言直也必曰直道而不可曰直德直為虛德為

實虛不可以為實必執虛逆以為實得則不復問所直者為何事而孤立一直據之以為德是其不證父攘羊者鮮
矣若人生之初所以得生者則實有之而可據者矣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一闢一闢充盈流動與目為明與耳為聰
與項為圓與踵為方正自有雷雨滿盈網緼蕃變之妙而豈有即為有無即為無翕即不闕闕即不翕之足以生人
乎德也者所以行夫道也道也者所以載夫德也仁也者所以行其直也直也者所以載夫仁也仁為德則天以為
德命以為德性以為德而情亦以為德直為道則在天而天道直也直道以示人天之事也在人而人道直也直道
道以自生人之事也子曰人之生也直固言人也言人以直道載天所生我之德而順事之無違也言天德之流行
變化以使各正其性命者非直道而不能載如江海之不能實漏卮春風之不能發枯幹也如慈父之不能育悖子
膏粱之不能飽病夫也故人必直道以受命而後天產之陽德地產之陰德受之而不逆也而後天下之至險可以
易知天下之至阻可以簡行強不凌弱智不賊愚仁可善義可貴凶莫之嬰而吉非妄獲也故南軒云直者生之道
蓋亦自有生以後所以善其生之事而保其生理者言其日生之道猶老子所言生之徒死之徒也聖人之言此原
以吉凶得失之常理惠迪從逆之恆數括之於直罔之分微上知下愚而為之戒非專為盡性知天之君子言則亦
不待推之有生之初所受於天與天地生生之德也天地生生之德固不可以直言之而人之不能一體夫天地生
生之理者亦未即至於宜得死而為幸免之生龜山云君子無所往而不用直語自有病君子之無往不用者仁義
忠正也豈悍然狹一以孤行天下乎凡言不但仁不暴之謂言知非但不愚之謂言勇非但不怯之謂言德必有
得既去凶德而抑必得夫令德若言直則即不妄之謂道者離乎非道而即道也故天地生生必有以生之而非止
不害其生直特不害而無所益人之祈天永命自求多福者則不可期以必得而但可守以不失故智仁以進德而
直以遵道進德者以精義入神道者以利用安身聖賢之言統同別異其條理豈可紊哉於此不察則將任直為
性而任氣失理以自用逮其末流石之頑羊之很雁之信螳之躁不與相亂者幾何哉
知之者之所知好之者之所好樂之者之所樂更不須下一語小註有云當求所知所好所樂為何物語自差謬若
只漫空想去則落釋氏本來面目一種狂解若必求依據則雙峰之以格物致知為知誠意為好意誠心正身脩為

樂仔細思之終是捉着鄰人當里長沒奈何也有些交涉實乃大誣近見一僧舉學而時習之一字問人云之者有所指之詞此之字何所指一時人也無以答之他者總是鬼計禽魚計與聖學何與緣他胸中先有那昭昭靈靈石火電光的活計故將此一之字捏合作證若吾儒不以天德王道理一分殊大而發育峻極小而三千三百者作黃鉞白旄奉天討罪之魁柄則真是出他圈套不得假若以雙峰之見區區於大學文字中分支配搭則於學而時習之亦必曰之者謂知行而言適足供群兒一笑而已故曰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聖人之言重門洞開初無喉下之涎那用如彼猜度尹氏說個此道早已近誕賴此一此字不泛不着且其統下一此字則三之字共為一事非有身心意知之分聖人於此三語明白顯切既非隱射一物而其廣大該括則又遇方成圭遇圓成璧初不專指一事凡論語中泛泛下一之字者類皆如此總之是說為學者之功用境界而非以顯道聖人從不作半句話引人妄想若欲顯道則直須分明向人說出今既不實言而但曰知之好之樂之則學者亦但求如何為知如何為好如何為樂而已何事向之字求巴鼻耶以大學為依據若以括其全者為說意亦無言而雙峰之病則在割裂大學云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豈當致知之日而意不誠哉則亦豈當三級之日而心不正身不脩哉有脩身而未從事於誠意者矣有誠其意而身不脩者乎則何以云好之者不如樂之者也夫子以此三之字統古今學者之全事凡聖學之極至皆以此意誠處之然合之而大學皆備者分之而隨一條目亦各有之如致知則有知致知者好致知者知已致而樂者乃至脩身亦無不然從此思之則知此三之字既可全舉一切亦可偏指一字所以朱子以樂斯二者樂循理當之而云顏子之樂較深則在孝弟而指孝弟在循理而指循理既非可憑空去將一物當此之字如所云當求之為何物之妄語抑事親從兄之道固身心意知之所同有事所循之理亦必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兼至而不可屑屑焉為之分也從乎當求所知所好所樂為何物之說而於虛空卜度一理以為眾妙之歸則必入釋氏之邪說從乎雙峰之所分析則且因此誤認大學以今年格物明年致知連乎心無不正而始講脩身以做徹窮年卒無明明德於天下之一日且誠意者不如身脩是其內外主輔之間亦顛倒而無序矣五經四書多少綱領條目顯為學者所學之事一切不求偏盡此一之字竟下落舍康莊而入荆棘何其愚也

如彼僧所問學而時習之一字何指自可答之曰指所習者僧必且問所習者又甚麼則將答之曰你習你底我習我底噫世之能以此折群兒者鮮矣或問彼僧習其所習亦遺悅否曰如何不悅豈但彼僧即學唱曲子下圍棋人到熟時也自欣豫曰其悅還同否曰不見道天理人欲同行異情天理與人欲同行故君子之悅同乎彼僧人欲與天理異情故彼僧之悅異乎君子既已同則俱為悅既已異則有不同如一人嗜睡一人嗜夜飲兩得所欲則皆悅而得睡之悅與得飲之悅必竟不是一般歡暢以此思之則雖工匠技術亦有知有好有樂而所知所好所樂者即其事但聖人所言則為君子之學耳顏子便以克己復禮為知好樂仲弓便以居敬行簡為知好樂隨所志學工夫皆有此三者淺深之候也孟子曰波辭知其所蔽有所偏指則必有所蔽矣詞安得不波哉不但以資質而必以工夫故孔子一貫之說以語曾子而不以語曾皙但人而至於中人者則十九可至不問其質若在中人以上用工夫而能至於中人以上則非其人亦不肯用力也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而無好學者何故如人不善飲酒則亦不喜飲也朱子謂不裝定德地說工夫說資質自是見徹一垣此原不可以一偏言也南軒下一質字是成質意如良田之稔飯以香美稔則質也亦是栽培灌溉得宜非但種之美而已朱子云聖人只說中人以上中人以下且據現在而言不須分質分學徒為無益之訟

上與非上不可在事目上分洒掃應對自小學事不在所語之中豈中人以下者便只將如何洒掃如何應對諄諄然語之乎雖不可語上亦無語下之理若事親事長則儘有上在子游說喪致乎哀而止便是躡等說上一層真西山以道德性命為理之精事親事長為事之粗分得肉奔事親事長豈在道德性命之外上下是兩端語實共一物盡其事親事長之道須是大舜文王始得如何不是上聖人微言後人分割而喪其真如此者可慨也

樊遲是下力做工夫的人更不虛問道理是如何直以致知求仁之方為問故夫子如其所問以從事居心之法告之則因其志之篤問之切而可與語也就中仁者二事猶言求仁者特以欲仁則仁至故即以仁者之名與之又智是初時用功到後來已知則現成不更用力仁則雖當已熟之餘存心不可間斷與初入德時亦不甚相遠知有盡而仁無盡事有數而心無量也其云仁者又云可謂仁矣蓋始姑始以為言也知者無不知惟民義之盡而鬼神之神

通仁者心德之全則日進於難而日有獲也故務民義敬遠鬼神是居要之務先難後獲是徹底之功夫子與他人言未嘗如此開示喫緊朱子云因樊遲之失而告之非愚所知

慶源於理上帶一氣字說其體認之深切真足以補程朱之不逮孟子養氣之學直從此出較之言情言體者為精切不浮情發於性之所不容已體為固然之情形與成就之規模有甚量而非其實樂水樂山動靜樂壽俱氣之用以理養氣則氣受命於理而調御習熟則氣之為動為靜以樂為壽於水而樂於山而樂者成矣先儒以知動似水仁靜似山為言其說本於春秋繁露然大要只說山水形質想來大不分明曉樂水者樂遊水濱樂山者樂居山中耳塊然之土石與流於坎汲於井之水豈其所樂哉山中自靜山氣靜也水濱自動水氣動也不然則壤壤之積亦類然不動洪波巨浪覆舟蝕岸尤為動極而所樂豈在彼耶水濱以曠而氣舒魚鳥風雲清吹遠目自與知者之氣相應山中以與而氣斂日長人靜響寂陰幽自與仁者之氣相應氣足以與萬物相應而無所阻曰動氣守乎中而不過乎則曰靜氣以無阻於物而得舒則樂氣以守中而不喪則壽故知此章之旨以言仁者知者備其理以養其氣之後而有生以降所可盡性以至於命者唯於氣而見功亦可見矣慶源遇微言於千載讀者勿忽也

博文約禮口集註解無破綻小註所引朱子語自多鶻突集註約要評也小註作去聲讀者誤勉齋亦疑要去我以禮為不成文而猶未免將約字與博字對看不知此約字與博字一字相對則要原讀作平聲與東同義集註添一動字博其學於文而束其動以禮則上句言「下句言行分明是兩項說朱子尊德性道文學念諸事體諸身及行夏之時非禮勿動等說皆不混作一串約之一字指君子之身而言也與約我以禮我字正合其云前之博而今夏之時非禮對約有一貫意皆在解也文與禮宜亦無別所學之文其有為禮外之文者乎朱子曰禮不可只作理之約以博對約有一貫意皆在解也文與禮宜亦無別所學之文其有為禮外之文者乎朱子曰禮不可只作理字看是持守有節文則禮安則少而文安得多乎在學謂之文自踐履之則謂之禮其實一而已但學則不必今日所行而後學之如雖無治麻之事亦須考究夏時其服身而見之言動者則因乎目前之素履故文言博而禮不可言博然不可謂學從致其多守欲致其少如顏子未仕自不去改易正朔則行夏時之禮特時地之所未然而非治麻明時為廣遠而置之視聽言動為居要而持之也約者收斂身心不放縱之謂不使放而非禮豈不使放而流

乎謹哉學問愈博則擇理益精而自守益嚴正相成非相矯也博文約禮是一齊事居不可分今昔如堂讀書時正襟危坐不散不亂即此博文即此便是約禮而孝弟謹信汎愛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緩急之序尤自不誣原不待前已博而今始約也若云博學欲知要則亦是學中工夫與約禮無異且古人之所謂知要者唯在隨處體認天理與今人揀要省工夫的情漢不同夫子正惡人如此函荅放恣故特地立箇博文約禮以訂此真虛枵假高明之失而急向所學之文求一貫未有不至於狂悖者雙峰相為開闢之語乃似隔壁聽人猜謎勿論可也

朱子語錄以有位言聖卻於集註不用緣說有位為聖是求巴鼻語移近教庸俗易知而聖人語意既不然於理亦礙故割愛刪之甯使學者急不得其端而不忍微言之絕也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又曰聖則吾不能豈以位言乎下言堯舜自是有位之聖然夫子意中似不以聖許禹湯夷尹以下則亦歷選古今得此二聖而偶其位之為天子爾程子言聖仁合一處自是廣大精微之論看到天德普徧周流處聖之所不盡者仁亦無所不至且可云仁量大而聖功小其可得云聖大而仁小乎仁者聖之體聖之體非仁者所歎也聖者仁之用卻又非聖所可盡子貢說博施濟眾感然輕易夫子看透他此四字實不稱名不知所謂博者眾者有量耶無量耶子貢大端以有量言博眾亦非果如程子所謂不五十而帛不七十而肉九州四海之外皆兼濟之但既云博云眾則自是無有涯量浸令能濟萬人可謂眾矣而萬人之外豈便見得如此萬人者之當濟則子貢所謂博者非博眾者非眾徒侈其名而無實矣故夫子正其名實以實子貢之所虛而極其量曰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則所謂博施濟眾者必聖人之或能與堯舜之猶病而後足以當此倘非堯舜之所猶病則亦不足以為博施濟眾矣蓋博施濟眾須於實事上一件件考覈出來而抑必須以己所欲立欲達者施之於人而後可云施以己之欲立欲達者立人達人而後可云能濟故唯仁者之功用已至其極而為聖朕後非沾沾之惠一切之功若其不然則施非所施濟不能濟自見為之欲立欲達達千萬人也是如己之欲立欲達體真則用不妄繇此而聖則施自不狹濟自不虛而即當功用未

仁而不中於天理之則者多矣夫仁者其所從入與沾沾之惠一切之功則已有天淵之隔他立達一人也是如己見之時已無有何者為博何者為約何者為眾何者為寡以為之界限且其所施所濟者一中於天理人情自然合

轍之妙而一無所徇一無所矯不然則豈待博且眾即二桃可以致三士之死而一夫無厭之欲天地亦不能給之也乃子貢所云博施濟眾者初非有己欲立人而己欲達而達人之實則固不可以言仁而但云博施濟眾則夫子亦無以正其為非仁之事而以己欲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之仁言如是以博施如是以濟眾乃以極體仁之大用從聖人一為想之然而終有不能則亦以見非沾沾之惠一切之功德世無有自信為能博施而能濟眾之人即何事於仁三句中而已折到子貢不見實體不知實用之失故下直以夫仁者三字顯仁之實則使子貢是以思焉而如是以施其不易以博如是言濟其不易言眾亦不待夫子之言而自媿其失辭矣程子謂子貢不識仁看來子貢且不識施濟使其有能近取譬之心而敢輕言博眾哉程子不小人而大聖是眼底分明語而云仁通上下則語猶未醞仁是近己着裏之德就中更無上下但微有熟不熟之分體之熱則用之便故以上下言仁則且有瓶中亦水大海亦水之說而乍見孺子之心特仁之端而亦遠指為仁則夫子之所言仁者之心體全有不肖只顏子輩瓢陋巷中即已有仁之體則即有聖之用而特必在三月不違時方得體立用具若一念間至直自瓶水而豈得謂之海水哉蓋仁之用有大小仁之體無大小體熱則用大體未熱則用小而體終不小體小直不謂之仁矣於物立體則體有小大於己立體則體無可小而亦安得分之為或大若海水之大瓶水之小則用之小因乎體之小而豈仁之比哉將吝於施而鮮所濟者亦可謂之仁與亦失聖人之旨矣子貢所云者體不立而托體必小夫立人達人二人字不可分大小說一人亦人千萬人亦人卻於立達之實體無異故用或小而體終不小不得已而姑為之喻曰如大海水一危挹之亦滿億萬危挹之亦滿然仁之體終不可以海喻他只認得自家心體何嘗欲擴其量於天地萬物之表哉

程子手足不仁一喻大有微言在亦待學者之自求如平人氣脈通貫時四肢皆仁惟心所使然心終不使手撮炭而足踏湯亦不使指肥於股足大於腹手視色而足聽音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即此是施濟中各正性命之實理弄舜不欲竄殛而以施之共驩孟子燕齊王之托疾而已以疾解正心與一足各相知而授以宜之為仁也

不言而存諸心乃靜存動察工夫不因語點不以默藏與不聞亦式不諫亦入一義只在識不識上爭生熟不在默不默上爭淺深特以人於不默時有警則易識而方默亦識乃以微存諸心者之無所聞也南軒云森然於不睹不聞之中正是此意那得作知識之識解作知識解者則釋氏所謂現量照成也識知而不識語非淺人之推測則釋氏之知有是事便休而已然聖學說識志釋氏亦說釋志

所云保任者是也達摩九年面壁亦是知識後存識事

默而識之聖人亦然釋氏亦然朱子亦然象山亦然分

盡在此特其所識者不同耳倘必以此為別則聖人

人不倦抑豈必異於瞿曇之四十九年邪異端存箇

聖須於默中得力聖人則存此各正性命保合太和在默不忘釋氏說一切放下似不言存然要放下卻又恐上來常令如此放下則亦存其所放者矣故云恰恰無心用恰恰用心時用心以無心豈非識哉夫子此三句是虛籠語隨處移得去下至博奕圍畫吟詩作字亦然聖人別有填實款項如入孝出弟不重不威等章是事實此等乃是工夫夫可與異端同之事實則天地懸隔矣如舜蹠同一雞鳴而起堯學以為其分在利與善而其不堯學善不得為舜之徒利不得為蹠之徒也識知識志之辨亦在淺深上分非朱陸大異處子靜之病即泥看一點字耳故朱子又云三者非聖人之極致則以初學之識易於默時不警者須默無異於不默向上後則靜裏分明動難效用須不默亦無異於默故曰存諸中者之謂聖行於天壤者之謂神故學者急須先理會識後理會默乃於聖功不逆不識則何有於默哉待默而後不識猶賢於一切鶻突之狂夫全不惺忪之愚人也識字對學誨默字對不厭不倦學是格物致知事識是正心誠意事不厭只是終始於學默識止是純熟其識耳朱子於父母之年不可不知註說個記憶正可於此處來觀如記憶父母之年固不待有語而後生警而非謂口言之耳聞之而即有損於孝思須刪除見聞而密持之也視於無形豈有形而不視聽於無聲豈有聲而不聽不然則又白晝求螢以待夜讀之妄人矣足知象山之學差於一默字着力而與面壁九年同其幻恃聖人之學正於獨居靜坐大庭廣眾一色操存不可將不默時看作不好耳朱門諸儒將此一識字安在格物致知上以侵下學字分位用拒象山則亦不善承師說矣

行道而有得於心之謂德得為心得則修亦修之於心故朱子以誠意正心言此又云無欲害人得之於心矣害人之心或有時而萌是不能修此全在戒懼慎獨上用功若徒義改過則修身應物之事並齊治平在裏許矣如不欲害人之心心不斷德已無玷若不能審義樂遷則信為不害人者或且有善於人或功用未熟則身未有失而行處疏漏因涉於害人而不自知是須以徙義善其用改過防其疏乃聖人之學不徑遣人從修身應物上做去故徙義改過之功待修德之餘而尤加進若世儒無本之學則即於聞義時不善時作入路故好路亦入室到熟處方理會心德則本末倒置矣故世儒見徙義改過粗於修德聖人則以此二者為全體已立大用推行之妙是徙義改過正廣大精微之極至矣就中內外身心體用分別甚明小註或云遷善改過是修德中要緊事新安云修德之條目俱不集註先後之序輕重之倫自慶源以下皆不以此語朱子嘗自云註文無一字虛設讀者當知其有字之必有義無字之不可增益斯不謬耳集註云據德則道得於心而不失依仁則德性常用而物欲不行德緣志道而得而特進以據之功斯所服膺者不失也仁緣據德而性足用而進以依之功則用可常而欲不行也此所謂先後之序也又云游藝則小物不移而動息有養不遺者言體道之本費也動有養者德之助也息有養者仁之助也而云不遺則明道無可遺苟志於道而不可遺也云有養則養之以據德養之以依仁為據德依仁之所資養也此游藝之功不待依仁之後而與志道據德依仁相為始終始特以內治為主外益為輔則所謂輕重之倫也志道據德依仁有先後而無輕重志道據德依仁之與游藝有輕重而無先後故前分四支相承立義而後以先後輕重分兩法此集註之精得諸躬行自證而密疏之非但從文字覓針線也集註於德云行道而有得於心於仁云心德之全德因行道而動靜益至道篤則德成於心據德熟則仁顯於性德為道之實而仁為德之全據與依則所以保其志道之所得而恆其據德之所安若藝則與道相為表裏而非因依仁而始有其不先依仁而後游藝其著明矣潛室不察於此乃云教之六藝小學之初事游於藝又成德之餘功小學之初習其文成德之游適於意此亦舍康莊而取徑於荆棘之蹊矣蓋六藝之學小學雖稍習其文而其實為大經大法與夫日用常行之所有事者即道之所發見故大學之始教即在格物致知以續小學之所成而歸之於道夫子教人以博文約禮為弗畔之則初非小學則始習之一志

於道而達廢輟以待依仁之後而復理焉既不可云僅為小學之初事若其所云成德之後適於意者則尤依託游字之影響而初無實義也以為德已成矣理熟於胸則遇物皆順而藝之與志得逢源之樂乎是藝之游也乃依仁之後且順從心之效不當平列四者節目之中以示學者之當如是矣今與前二者同為為學之目而以成本末具舉內外交養之功則實於據德依仁之外有事於斯而非聽其自然遇物皆適之謂矣如以志道自得游藝徜徉之為適意邪則即以夫子末年刪定為德成以後所發之光輝而要以定百王之大法正萬世之人心且凜凜於我罪我之間不敢以自恣自適况在方成其德者乃遠求自適其意如陶元亮之時還讀我書者以遣日夕而悅心目其可乎潛室但欲斡旋先後之序四字遂曲為附會以幸無弊乃不知朱子之云先後者固不於游藝然則又無待潛室施無病之藥也且前三者之有先後特因德得於志道之餘而仁現於據德之熟以立此緣淺入深緣偏向全之序固非依仁則無事於據德據德則無事於志道當其志道且勿據德當其據德且勿依仁一事竟即報一事之成而舍故就新以更圖其次况乎依仁之功與生終始何有一日為仁之已依而無曼不依何有一日為依之已盡而不用再依乃告成功於依仁而他圖游藝而哉所以集註雖有先後之說而尤云日用之間無少間歇以見四者終始不離之實學且獨於立志言先而據德依仁不言先亦不言次首祭精確一字不妄何居乎於下三者遂節施以先後而穿鑿以求伸其說嗣者無人良負前賢之苦心矣

說聖人樂處須於程朱註中篤信而深求之外此不足觀也程子云須知所樂者何事固非刻定一事為聖人之所樂然亦何嘗不於事而見其樂哉朱子云從心所欲不踰矩左來右去盡是天然其非脫略事物洒然不着可知也於此一差則成大妄莊子開口便說道遙遊弃髮軒冕亦是本分事到來只是不成刑名以至於嗒然喪耦而極矣陳氏所謂萬里明澈私欲淨盡胸中洒然無纖毫窒礙者此也萬里明徹則樂有片雲點染便覺悶頓所以他怕一點相干遂成窒礙而視天下為畏途則所謂終日游昇穀之中者亦相因必至之憂聖人說於我如浮雲明是以天自處於我皆真於士皆安聖人之天體也若必萬里明澈而乃以得樂則且厭風雲憎雷雨若將浼焉而屯之經綸胥之宴樂皆適以為累矣使然則疏水肱曲而後樂非疏水曲肱則不樂也不善而富貴則不處以義而錦衣玉

食則亦不去豈漫然任運而無心哉遇富貴則不踰富貴之矩遇貧賤則不踰貧賤之矩乃是得左右來去盡是天
理方於疏水曲肱之外自有其樂而其樂乃以行於疏水曲肱之中聖人所以安於疏水曲肱者以樂為之骨子此
非蕩然一無罣礙可知已使但無欲則無得無得則無畏如是以為樂則貧賤之得此也易富貴之得此也難必將
如莊子所稱王倪支父之流雖富貴亦辭之唯恐不夙矣此是聖學極至處亦是聖學真端皂白溝分處若不
了此則妄安張翰韋應物白居易皆優入聖域矣而況於蒙莊

朱子即當時所處一語諦當精切讀者須先從此着眼則更不差謬雙峰云樂在富貴中見得不分曉在貧賤方別
出語亦近似然要似夫子設為此貧境以驗樂則為聖人於士皆安之道不合矣夫子此章自是蚤年語到後來為
大夫而不復徒行則居食亦必相稱既非虛設一貧以驗樂亦無事追昔日之貧而憶其曾樂於彼作在富貴而思
貧賤願外之想也樂不逐物不因事然必與事物相麗事物未接則所謂喜怒哀樂之未發豈但以月好風清日長
山靜身心泰順而為之欣暢也乎既以左宜右有逢源而不踰矩為樂則所用者廣而所藏者益舒是樂者固君子
處富貴貴之恆也故曰樂亦在其中言亦則當富貴而樂亦審矣使夫子而如夏啟周成生即富貴直不須虛設
一貧以言樂而又豈隨物意移質貿然日用而不知遂使其樂不分曉乎即使夫子攝相之時位且尊矣道且泰矣
豈其所為樂者遂較疏水曲肱時為鵲哭不分明而不能自喻邪聖人之於土皆安者於我皆真富貴貧賤兩無礙
其發生流行之大用故曰樂亦在中貧賤無殊於富貴也此雙峰之語所以似是而非如云使在富
貴則君子之行乎貴者可以不言樂而惟貧賤亦然乃以見性情之和天理之順無往不在而聖賢之樂周備給
足當境自現亦可見矣如此斯為得之

惟知夫子為當時所處之境則知為夫子蚤年語則仁不用向孔顏之樂強分異同今即云顏
子所得同於聖人固不敢知然孔子三十而立之時想亦亦顏子無大分別俗儒不知有樂便覺是神化之境實則
不然在聖賢分中區區等閒故周程二先生教學者從此尋去亦明是有增可升之地非欲從末絲之境也朱子以
不踰矩言樂乃其要終而言之焉所謂到後亦只是樂者也而三十而立時三踰之矩已分明更無差忒若所欲者
動與矩違則亦不能立矣即未到發念皆順於我皆真地位而矩皆現前無有不可居不可行之患則資深達原已
不勝其在己之樂矣如小兒食乳得飽亦無異於壯夫之飽陳饒許諸子強為分別固須以朱子孔顏之樂不必分
一語折之

天地之化與君子之德原無異理天地有川流之德有教化之德德一而大小殊內外具別則君子亦無不然天地
之化天地之德本無垠郭唯人顯之人知寒乃以謂天地有寒化人知暑乃以謂天地有暑化人貴生乃以謂天地
之大德曰生人性仁義乃以曰立天之道陰陽立地之道柔與剛易是天地之全化天地之全德豈但於物見天
而不於天見天於感通見人事而不於退藏見人道乎集註專以進退存亡之道言易則是獨以化蹟言而於川流
教化之德忘其上一致之理矣如說個天行健何嘗在進退存亡上論化蹟孔子贊易第一句說君子以自強不
息只是無過之本非但需之飲食宴樂困之致命遠志也真西山舉舉任止久連說孔子全體皆易則但有利用安
身之易而無精義入神之易矣慶源云履憂患之塗不可以不學易尤將易看不得志於時人下稍學問如此說
書只似不曾見易來恰將火珠林作經讀聖人於繫易多少底縝精微只有兩章說憂患而又但以九卦為處憂患
之用則餘五十五卦皆非有憂患之情可見矣文言四序又辭言信言謹行閑邪存誠進德修業學問寬仁皆修己
無過之道也潛龍勿用下也一段治人無過之道也只未後一段說進退存亡為亢龍言爾舍大中至正之道而但
以變化推移言天人之際甚矣其誣也

發憤忘食樂以忘憂集註語錄開示聖奧至矣就中與天合契一段尤為不妄於憤樂見得天理流行之不息於忘
食忘憂見得人欲淨盡之無餘而天之無私者惟其不息則所謂發憤便能忘食食樂便能忘憂也天無究竟地位今
日之化無缺無滯者為已得明日之化方來未兆者為其未得觀天之必有未得則聖人之必有未得不足為疑矣
大綱說來夫子十五志學一章以自顯其漸進之功若密而求之則夫子之益得其未得者日日新而已豈一有
成型而終身不舍乎朱子云直做到底底字亦無究竟處有所究竟則執一執一則賊盜釋氏所謂未後句者是也
觀之於天其有一成之日月寒暑建立已定終古而用其故物哉小註中有聖人未必有未得且如此說之言必朱

子因拙人認定有一件事全不解了之為未得故為此權詞以應之後人不信漫然錄之遂成大妄

集註氣質清明義理昭著是兩分語氣質清明以人言義理昭著以理言非氣質清明者則雖義理之昭著而不能知然非義理之昭著者則雖氣質清明而亦未必其知之也緣朱子看得此一者字活大槩不指人而言與下句者字一倒豈好古敏以求之為夫子之自言而亦以人言之乎義理昭著四字較和靖說更密慶源雙峰只會得和靖說不曾會得朱子說但言義理則對事物而言之既云義理之昭著則自昭著以外雖未及於事物之善變而亦有非生所能知者矣故朱子云聖人看得地步闊總在說知處不同精義入神聖人方自信曰知如生而知孝自與不知孝者不同乃中心愛敬即可自喻而事親之際不但禮文之繁即其怡得乎心而應乎理以為天明地察之本者自非敏求於古而不得則在仁義中正之蘊藏乎聖人於此業以生知自命而見夫生知者生之所知固不足以企及乎己之所知若曰我非但生知而所求有進焉者特其語氣從容非淺人之所測耳徇齊敦敏之說見於穆昌與釋氏墮地七步之邪辭同其誕妄乃疑古今有生而即聖之人亦陋矣

聖人從不作一戲語如云不善亦師為謹而已以此求之集註未免有疵在老子曰善人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是很毒語將謂紂為武王之資楊墨為孟子之資利人之不善而已之功資以成道資以伸若此既非君子之存心乃老子且僅曰資而夫子願以反其道而用之者為師邪其不善者而改是補出擇字餘意師則但云從之者所以云三人而不云二人彼兩人者均善必有一尤善者均不善必有一尤不善者即我師也且其人業與我而並行亦既非絕不相倫之人矣故以善為師則得師矣不善而改則不妄師矣人苟知擇豈患無師哉

夫子將善人有恆作一類說南軒云善人有恆以質言此處極難看合若如曾氏所云善人明乎善者有恆雖未明乎善亦必有一節終身不易則相去遠矣此二種人全欠大小之異致而一皆率任其所本明非有能明不能明之別也有恆者無處則是無有處則恆有虛約則只是虛約盈則恆盈泰則恆泰於其所無所虛所約固不襲取而冒居之然亦不能擴充以求益也特以其不冒居之故則求益也有端矣若善人之別於有恆者大槩與理相得求所謂無虛約者已詳而所有所盈所泰未能精其義而利其用便亦任其自然條條達達如此做去其不能造其極

而會其通者亦與有恆之不能擴充以求益同之為未學也彼多美者不求擴充則必能恆若求擴充則反有枘榫窒礙思為變通而或不能恆矣此有恆之進機也又其上者任其自然則所為皆可欲緣是而求精其義而利其用則初幾反滯鞅跡不熟而未必即能盡善矣此善人之進機也善人大而不切有恆既不能大而亦未必其能切大抵皆氣壹動志只如此做去更無商量同護其為全為欠則天定之矣若不能大而已切則君子也志為主而氣為輔者也於此辨之乃知君子善人有恆之同異

善人亦是有恆他所為皆善如何不恆有所不善矣但恆而曰有自是在一節上說若凡有皆恆即不可名之為有恆總之有恆得善人之一體君子具聖人之體而微者也如此類須分別看倘以一例求之而云有恆者篤實而善人近於虛則不足以為善人聖人全而君子偏則不足以為君子矣

南軒說梁武商紂同喁天理可謂正大精嚴之論南軒於此等處看得源流清白其論酒誥一篇文字極為朱子推服古今儒者能如此深切斬截者益亦鮮矣然劈頭說個聖人之心天地生物之心安在此處卻不恰好聖人於此卻是裁成輔相順天理之當然何曾與攬天地生物之心以為心若方釣弋時以生物之心為心則必並釣弋而廢之矣聖人只是聖人天地只是天地中庸說配天如婦配夫固不純用夫道其云浩浩其天則亦就知化之所涵喻者言爾無端將聖人體用一並與天地合符此佛老放蕩僭誣之詞不知而妄作聖人立千古之極以贊天地固不為此虛誕而反喪其本也秦誓曰唯天地萬物父母元后作民父母理一分殊大義昭著古人之修辭立誠鮮不如此若夫不綱不射宿便是天地生物之心以大言之天地固不為是區區者以精言之天地亦不能如是之允當也天地不須養於物人則不能而天地之或殺則無心而無擇方秋禾稿固不復揀擇者而更長養之天札所及不與人以得避之地成周之治可以數百年而無兵七國五胡之際不復更有完土必欲規規然一與天地相肖非愚而無成必且流於異端之虛偽矣天地之元亨利貞大而無迹聖人仁至義盡中而不偏聖人之同乎天地者一本聖人之異乎天地者分殊不然被漢武之流固且以究竟如虛空廣大如法界為行願一天地也而何以罪均於商

秦伯篇

讀四書大全說卷五

集註言夫以泰伯之德當商周之際固足以朝諸侯而有天下矣乃棄不取又云其心即夷齊扣馬之心於義明甚金山仁徒費筆舌止欲斡旋太王無剪商之志乃謂泰伯之讓天下讓於王季不知太王而非有剪商之事則泰伯又何處得天下讓之王季耶小儒以淺識遙斷古人樂引異說以自證乃不知所引者之適以自攻吳越春秋一書漢人所撰誕誣不足信不可與左傳參觀異同且彼書記太王之言曰興王業者其在昌乎則太王之志不剪商亦可見矣夫子稱泰伯為至德而於太王未施一贊詞仁山乃苦欲曲美太王而不知其以抑太王也殊甚何其矛盾聖言而不之恤也使泰伯而逆計王季王之有天下因順太王之心而讓之季應如所云遂父志而成其遠大若云周有天下繇泰伯之逃則是泰伯以此一讓陽辭陰取而兄弟協合以成奪商之事是與曹操所云吾其為周文王者同為僭詐而夫子稱之曰至德不已僭與古者封建之天下易侯而王亦甚尋常事既非若後世亂賊起自寒微資君之祿位靈寵欺孤寡而攘奪之商之歷祀已六百而失道之主相仍太王以後稷之裔奕世君公則於以代高而王顯然有其志事而抑何損若夫泰伯懷必得之心擇弟與從子之賢使可固有不失則其為讓也甚矣此辨太王無剪商之志者不足以伸太王而唯以抑泰伯叛聖言也仁山云太王前日猶能棄國於狄人侵邠之時而今日乃欲取天下於商家未亂之日太王之心決不若此其悖也夫太王之避狄豈讓狄哉總總貽狄冀以全邠殆不得免焉而後為此全民避地之計孟子固曰不得已也狄不可爭則去之商有可代則思代之太王之創業垂統如此而已至於柞械板而昆夷駭太王豈終讓狄人者哉朱子確然有見於此而援引魯頌及春秋傳以避諸儒回護之說用以見太王之無不可剪之商而泰伯猶且不從父命確爾求仁之為至德其深切著明至矣仁山之言烏足為有無邪本文云三以天下讓是天下其所固有也若因後日之有天下而大為之名則使文武終不有天下而泰伯遂無所讓邪唯泰伯可以有天下而不有則即使文武不有天下而泰伯之讓天下也固然特所云讓者讓遜不居之辭非必讓之人而後謂之讓也書曰舜讓於德弗嗣謂己德之不足嗣則不敢受非以讓之四岳群牧也子曰其言不讓謂己可有之而即自任之非謂不讓之求亦與點也知此則俗儒讓商讓周之說兩無容相攻擊而不當以集註為正

從父命而不居至他日之或為季應子孫所有所商之子孫仍無失墜總以聽之天而已不與焉蓋道於己而為仁不緣乎人此其得於心者已極而非人之所能喻也使泰伯從太王而伐商則人知其躬任天下矣今無其事是以民不知而弗得稱也藉云以讓之王季文王則昭然於天下後世而何無得而稱哉拘儒多忌不足達聖人之旨自當以集註為正

後人釋書於字句上作奇特纖新之解薄古人為未審不知先儒固嘗作此解已知其非而舍之曾子本文三斯字作現成說而以為存省之驗者朱子蓋嘗作此解矣然而集註不爾者以謂作現成說則自動容周旋中禮自然發見之光輝乃生知安行化不可為之事既非曾子所言貴乎道言遠言近之義若謂三者為化迹而道之所貴別有存主之地則所謂存主者豈離鈎三寸別有金鱗耶此正聖學異端一大界限聖賢學問縱教聖不可知亦只是一實舍吾耳目口體動靜語默而別求根本抑踐此形形色色而別立一至貴者此惟釋氏為然爾先儒說曾子得聖學之宗而以授之子思孟子所授者為何事但與他一個可依可據者而已故其臨終之言亦別無付囑止此身之為體為用者即為道之所貴修此身以立體而行用即是君子所貴乎道其後子思之言中和則曰喜怒哀樂不離乎身之用也容貌顏色辭氣者喜怒哀樂之所現也鄙之與雅倍之與順正之與邪信之與偽暴之與和慢之與莊中節不中節之分也孟子言天性白形色容貌顏色辭氣者形色也暴慢鄙倍之遠信之近踐形者也靜而存養於心凝以其身之靜也動而審察於意慎以其身之動也所存者即此不暴慢不鄙倍近信之實故曰嚴若思所察者即此暴慢鄙倍不信之幾故曰無不敬不然則理於何存欲於何辨非此遠暴慢鄙倍而近信者亦孰為天理顯仁藏用之真非其剛為暴柔為慢淫於鄙僻於倍飾情為不信者何以見所欲之為私也曾子吃緊為人只在此身著力而以微見天心顯微王道者莫不在此若但以為效驗而用力不繫乎此其不流於禪學者鮮矣

顏子所至與聖人相去遠固非易知然以犯而不校想之則亦可彷彿其端上蓋云幾於無我所謂無我者聖人也朱子謂卻尚有箇人與我相對在聖人便知人都無了此話不加審別則已與釋氏無我相無人相之說相亂所以於此須求一實際在聖人所謂無我者豈其於人我而無之於人我而無之則是本有人我而銷之於空是所

謂空諸所有也抑謂人我本無而不實之以有是所謂慎勿實諸所無也夫聖人之無人我豈其然哉一理而已矣人我有異而理則同則無異故曰無也無欲害人者理也在我無欲害人在人無欲害我其理同也無欲受爾汝者理也我無欲受人無欲受其理同也同乎理則一理而已矣而安有人與我之或異乃理則有善殺矣均而同之而尚非理也因其尊而尊之因其卑而卑之我之居尊與人之居卑與人之處卑與人之處卑同也同此而已矣非必我尊人卑而抑我以就卑也因其親而親之因其疏而疏之我之所親與人之所疏與人之疏我同也同此而已矣非必忘親忘疏而引疏者以為親也因其曲而曲之因其直而直之直在我之必伸猶在人之不可屈曲在我之必屈猶在人之不可伸也同此而已矣非必屈己伸物而恆以曲自予以直與人也故犯而不校能忘乎人而非必能大順乎理之同益於克己有餘而於復禮未能合符是以重於己而輕於物故人之以非禮相干者未一準之天理之大同斯以為始事之始功而未入於化也聖人只是天理渾成逢原取給過順逆之兩境一破兩分皆以合符不爽更無所謂己私者而克之顏子則去一分私顯一分公除彼己之轍迹而顯其和平先儒謂孟子為有圭角竊意顏子亦然用力克去己私即此便是英氣有英氣便有圭角矣要以有生之後為天理之發見自不以己勝人之心為最烈故顏子雖未入化而作聖之功莫有過焉蓋己私已淨且不墮教空去則天理之發見自不容已如磨古鏡去一分垢則顯一分光自有不能遏抑者矣迨其垢盡光生而不但作鏡中之影渾然於天理一致之中則無垢可升而為道義之門此顏子所謂欲從末繇者也觀聖賢無我之深淺當於此思之庶不妄入釋氏歌利截體之妄

慶源因有周公之才者尚當以驕吝為戒遠疑才為可善可惡之具而曰德出於理才出於氣竊以知慶源說書多出億度而非能豁然見理者德有性之德有行有德之德皆涵於心者也心固統性而不可即以心為性以心為性則心性之名不必互立心不出於性德不出於理矣如行道而有得則得自學後得自學後非特所性之理也今不可云周公質非生安而亦不可謂周公之德不繇學得則亦不必出於性者之為而何德對氣而言之理為得德之所自出也凡言理者有二一則大地萬物已然之條理一則健順五常天以命人而人受為性之至理二者皆全

乎天之事而德出於理將凡有德者一因乎天理之自然而人不與哉抑慶源之意或淺之乎其為言若曰出於理者為德未出於理而僅出於氣者為才則是拒諫飾非工書畫穿寶鞍之才耳而豈周公之才哉是云德出於理業已不可而况云才出於氣乎一動一靜皆氣任之氣之妙者斯即為理氣以成形而理即在焉兩間無離氣之理則安得別為一宗而各有所出氣疑為形其所以成形而非有形者為理夫才非有形者也氣之足以勝之亦理之足以善之也不勝則無才不善抑不足以為才是亦理氣均焉審矣寂然不動性者而才藏感而遂通則性成才以效用故才雖居性後而實與性為體性者有是氣以凝是理者也其可云才出於氣而非理乎孟子曰或相倍徒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才盡則人皆可以為堯舜矣雖云氣原無過氣失其理則有過才原無過才失其用則有過然而氣失其理猶然氣也才失其用則不可謂才且此既云才之美矣則盡之而無不善矣則才無過而有功矣豈但以遂為名驕致吝之媒乎程子云有周公之德自無驕吝此據已然而言爾非謂有周公之才者能致驕吝也驕吝者氣盈者者氣歉者則氣之過也不驕不吝者能善其氣者也氣有盈歉則為驕為吝故夫天下之驕吝者不必皆有才而且以不盡其才故聖人於此言才又言驕吝者正是教人以人輔天以道養性善其氣以不害其性之意使天以此理此氣授之人而為才者得盡其用而成其能其為功在學而不恃所性之理何居乎慶源之孤特一理以彈壓夫才廢人工而不講也耳聰目明言從動善心虛所謂才也則皆理也而僅氣乎哉氣只是能生氣只是不誠氣只是能勝過此以往氣之有功者皆理也德固理也而德之能生不誠而能勝者亦氣也才非不資乎氣也而其美者即理也理氣無分體而德才有合用不驕不吝者所以善吾才即所以成吾德曾何歧出溝分之有慶源云世固有優於德而短於才者此乃未成德者文飾迂疏之語聖賢從不於此說德到優時橫天際地左宜右有更何短之有哉假令一人有孝德以事親而無事親之才則必將欲順而反得忤申生之所以僅為恭而許世子且不免於大惡其可謂孝德之優乎必能如大舜文王方可云優於孝德而莫野僂侮咄咄味者一短則慶不短也優者綽有餘裕之謂短於才正是德之不優處誠優於德矣則凡為道義之所出事物之待治向一不有自然之條理凡周公之才固即以行周公之德而實周公之德優裕不窮所必發之光輝德者得其理才者善其用必理之

得而後用以善亦必善其用而後理無不得也故短於才者不可謂無德而德要不優必如周公平禍亂制禮樂以成其純忠達孝之德而後為德之優為才之美若馬鈞何稠楊修劉晏之流亦足以云才而况得見美於聖人驕吝之不可有固善才之用而亦居德之方然則有曾閔之孝龍比之忠而驕且吝焉則亦為居德之忌而不但為才言也特以驕吝於用處發見而才者德之用故專言才以純德而飽焦申屠狄李膺范滂之以驕吝居德者亦自不之然則有德而短於才者無亦驕吝之使然正不得以才短為無損於德而自恣也如云德不憂驕吝而有才者則然則非但病才而且以賊德固儒者之大患也

聖人於篤信好學守死善道之後必須說危邦不入以下一段文字丁甯嚴切語下自見若以效言則成德以後內以成身外以成物不可勝數而何但於出處上序績不一詞而足哉此惟晁氏數語說得簡要精通雖去就出處之較學守以體用而分本末然總擊之曰然後為君子之全德則去就義深出處分明亦非坐致之效可知聖賢學問內外標本無一不用全力若學守功深而去就出處一聽其自善則用力於此而收功於彼如農耕之耘之而不獲稼亦豈其稼哉所以靜而存養者必勤而省察君子之法天唯是自強不息終日乾乾夕惕若何嘗靠着一二十年學守工夫便東衝西撞去如王安石之所為者安石之博聞深思廉潔自好亦可謂有主矣向後卻成一無忌憚之小人此閉門造車出門合轍之說以誤學人不小所以文官說忠信以進德修辭立誠以居業學守之盡詞也而又云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則不驕不憂亦必有知幾存義之功焉故夫子悅濼離開之末信則以開之可任者學守有得而不能自信者現前應用之物理也物之理本非性外之理性外之物理則隔嶺孤松前溪危石固已付之度外而經心即目切諸己者自無非吾率性之事則豈有成功之一日望危邦而必不入亂邦而必不居有道則必不後時無道則必無帶迹也哉唯佛氏有直截頓悟之一說故云知有大事便休而酒肆淫坊無非覺位但一按指海印發光緣他欲壞一切而無可壞之實則但壞自心即無不壞故孤守自性總垂外緣聖人於下梢處一倍精神欲成一切而此物之成不能速成彼物故理自相通而功無偏廢是以終之曰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則以見學守之已明守之已至到臨幾應物上一失

其幾則雖許無惡而俯仰天人已不能自免於恥所以見天理流行初無間斷不容有粗精內外之別而以精蒙粗以內忘外貽亢龍之悔以一青果全德也斯聖功之極至成德之終事其慎其難日慎一日亦不知老之將至矣朱子云此在篤信好學守死善道者能之語自蘊藉言必能乎彼而後能乎此以著本末相生一致之理非謂能乎彼則即能乎此恃本而遺末舉一而廢百也慶源遽以效言不但昧於聖言亦以病其師說矣

鄭氏以許行陳相為篤信而不好學大屬孟浪篤信者若不問其何所信則信佛老以至於信師巫邪說者至死迷而不悟亦可許之篤信即且陳相學許行之學許行學神農之言豈其不學而抑豈其不好乃鄭氏之失總緣誤將信字作虛位說朱子云篤信是信得深厚牢固亦有病但云信得深固其所信者果為何事朱子意中言外有一道字在而鄭氏且未之察乃夫子豈隱一道字於臆中而姑為歇後語耶熟繹本文八字下四字俱事實上四字俱工夫若云信道則信字亦屬工夫連下兩工夫字而無落處豈不令人疑其迷其所往逢着一說便爾不疑此信如何得篤且如陳相之事陳良已數十年一見許行遂盡棄其學止唯不能疑者之信不篤也而病不在於好學之不誠事陳良而信陳良見許行而信許行如柳絮因風逢蛛網而即墜亦何足道哉但言信而不得所信則其弊必至於此以實求之則此所謂信者有實位而非用工之虛詞也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正此謂矣故皆與好學相資而著其功特彼之言信以德之性諸天者言此之言信以德之據於己者言為小異耳篤信猶中庸言敦厚也好學猶中庸言興禮也蓋君子於古之聖教天下之顯道固所深信而疑之與信以相反而相成信者以堅其志疑者亦欲以研其微故曰信而好古亦曰疑思問此不容步步趨趨漫然無擇惟事深厚牢固之區區也審矣唯夫吾心固長養蓋宏所謂敦篤其所已能者正此謂已此心分明不昧仰不愧天俯不忤人言則可言行則可行者是曰信而量之未充體之未極蓋加念焉使已能者不忘可能者不誑是曰篤如此則仁為誠仁義為誠義而體之或偽猶恐用之或窮則好學之功所繇並進所不可缺也彼陳相一流心無正理蒙瞽瞽乘俄頃之信而臨弱不反雖好其所好而學其所學曾何益哉使陳相者能於己之性物之理於痛癢之關心固有而誠喻之則雖其學未至亦何悖

謬之若此耶聖人言為學之本基只一信字為四德之統宗故曰主信忠曰忠信以得之而先儒釋之曰以實曰循物無違以實者實有此仁義禮智之天德於心而可以也似用循物無違者事物之則曉了洞悉於吾心如信夏之熱信冬之寒非但聽麻官之推測吾之所通與彼之所感自然而不忒也道自在天下而以喻諸吾心者為靜可為體動可為用之實即其發之不妄以揆諸心而與千聖合符則絲一念之不忒以敦篤而固執之雖學之未至而本已不失雖有異端窮工極巧以誘吾之信而終不亂豈徒恃所學以立門庭而折之耶乃至父子君臣之際苟非恩義之根於性者有信在心而徒聞見是資則將有信伯禽東征之為孝而成李賢楊嗣昌之忘親信誰周勸降之為忠而成吳堅賈慶餘之賣國信之益以牢固而為惡蓋大聖人何以切切然以篤信冠於學守善道之上為成德之始基也彼鄭氏者烏足以知之

古樂既無可考其見之儀禮者朱子業信而徵之以定笙詩之次第蓋錄今以知古樂之略者唯恃此耳闕雖為合樂之首居焉章卷耳鵲巢采繁采蘋之先既後有五篇則不可云自闕關雎鳩至鐘鼓樂之皆是亂陳新安云當以闕雎之末章為亂其說為禮儀合樂六詩每篇當為一終合樂者歌與眾樂合作而當其歌則必不雜奏眾樂使揜人聲一篇已闕始備奏群音以寫其餘故曰洋洋乎盈耳言闕雎則萬單以下五詩故此矣

若琴張曾皙牧皮之流豈復有不直之憂蓋彼已成乎其為狂則資稟既然而志之所就學之所至蔑不然也此云狂而不直則專以資稟言潛室之論較朱子要做聖賢之說為是猶恐失之惟陳新安末一說為有分別朱子將合上句一氣讀下意味新巧然二句之義用心共在一時而致力則各有方不可作夾帶解失者必其曾得而復失之謂若心有期得而不能獲則但可謂之不得而不可謂之失惟且有所期而不能獲即不及之謂爾若云如不及矣而猶恐不能得則文句複而無義且輕說上句勢急趨下於理尤礙既以如不及之心力為學而猶以不得為恐則勢必出於助長而先獲此二句顯分兩段如不及者以退其所未得猶恐失者以保其所已得也未得者在先而不我親如追前人而不及也已得者執之不固則遺忘之如己所有而失之也看書須詳分眉目令字字有落若貪於求巧而捷取於形聲之似則於大義有害矣

先須識取一天字豈真絕在上清虛曠香去人間遺瀾之宇而別有一天哉且如此以為大則亦無與於人而何以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堯之為君則天之為天非僅有空曠之體萬物資始雲行雨施品物流行各正性命保合太和此則天也集註言德德者君德也明俊德親九族平章百姓協和萬邦德之蕩蕩者也天之於物有長有養有收有藏有利有用厚生有正德而既不可名之曰長物之天養物之天收藏天物之天利物用厚物生正物德之天如天子之富固不可以多金粟多泉貨言之則堯之不可以一德稱者亦如此矣且天之所以長養收藏乎物利物用厚物生正物德者未嘗取此物而長養收藏利厚而正之旋復取彼物長養收藏利厚而正之故物受功於不可見而不能就所施受相知之垠鄂以為之名則堯之非此明俊德親九族既平百姓旋和萬邦者民亦不能於政教之已及未及先後遠近間酌取要領而名其德也乃其所及於民者豈無事哉其事可久故不於斷續而見新其事可大故不以推與而見至則其成功文章之可大可久者即無能名之實也成功非魏魏則可名湯之割正武之清明是也有推與也文章非煥乎則可名禹貢之敷錫周官之法度是也有斷續也乃凡此者無不在堯所有之中而終不足以盡堯之所有意黃瑣以上之天下別有一風氣而虞夏商周之所以為君者一皆相用堯之成功文章古必有傳而今不可考耳若以心德言之則既與夫子大哉為君之言相背而以準之天則將謂天有魏魏之體段其亦陋矣先儒說天如水晶相似透亮通明結一蓋穀子在上以實思之良同兜戲語其或不然以心德比天之主宰則亦老子言靈之說湯湯兩問何所置其靈而又誰為鼓其靈哉夫子只一直說下後人死枯無名作主惹下許多疵病而竟以道家之餘瀟所謂清淨幽元者當之噫亦誣矣

異色成采之謂文一色昭著之謂章文以異色顯條理之別章以一色見遠而不雜乃合文以成章而所合之文各成其章則曰文章文合異而統同章統同而合異以文全章偏言之則文該章以章括始終文為條理言之則章該文凡禮樂法度之分析等殺差別厚薄者文始末具舉先後感宜者章又以分分於合顯章以合合分而成而分不妨合不昧分異以通於同同以昭所異相得而成相涵而不亂斯文章之謂也舊註未悉

子罕篇

天之物也以理以氣然理不是一物與氣為兩而天之命人一半用理以為健順五常一半用氣以為窮通壽夭理只在氣上見其一陰一陽多少分合主持調劑者即理也凡氣皆有理在則亦凡命皆氣而凡命皆理矣故朱子曰命只是一個命只此為健順五常元亨利貞之命只此為窮通得失壽夭吉凶之命若所云惠迪吉從逆凶者既無不合矣而伯牛之疾孔子之不得衛卿季孫之惑於公伯寮在原頭上看亦與從逆凶之理一也人事之逆天數之逆等之為逆則皆凶矣或疑天數之不常有逆則人事又豈當有逆哉唯天之德以生物利物而非以殺以害唯人之性以仁以義而非以為戕為賊乃乘於其不容已之數則相失在毫釐之差而善惡吉凶已不可中徙則健順五常之理微而吉凶禍福之理亦甚微也健順五常理也而健者氣之剛順者氣之柔五常者五行生旺之氣則亦氣之理至壽夭窮通氣也而長短豐殺各有其條理以為或順或逆之數則亦非無理之氣矣陳新安未達朱子之微言而曰集註云命之理微則此命以理言其泥甚矣或疑天命之理愚者可明柔者可強所以可變者唯其命之一也人之習變其氣質而命自一故變其習之不一者而可歸於一是則然矣若夫氣數之命窮者不可使通天者不可使壽則所命不齊命不齊則是理無定矣理不一則唯氣之所成而豈得與健順五常之命為性者同哉乃於此正有說在可以例相通而不可執一例觀也天命之理愚者可使明而明者通不可使愚柔者可使強而強者則不可使柔故絳不能得之於子紂不能得之於臣此猶夫仲尼之不能使伯牛壽樂正之不能使孟子通也氣數之命夭者不可使壽而壽者不可使夭窮者不可使通而通者可使窮故有耽酒嗜色以戕其天年賊仁賊義以戕其邦家此猶夫愚而好學則近知柔而知恥則近勇也故曰富與貴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嗚呼二者之胥為命致上致下之不同而胥協於一也此其所以為理之微與

程子云意發而當即是理也發而不當是私意也胡氏云意不可以孤行必根於理皆精審允當之語而微言引伸則在讀者之善通不然則胡云無私而云毋意耶此既顯然但此言意之即不可有而大學云誠其意則又似一修者即其過也心兼正與不正故言正者防其邪也意已無邪故言誠知已無過故言致誠者即此而實之致者即此而充之也則其云其意者為正心者言之欲正其心者之意已遠於私則不復憂其發之不中於理而特恐其介於動者之不為耳則凡言意不可遠言誠而特欲正其心者之意則當誠也蓋漫然因事而起欲有所為者曰意而正其心者存養本因事而發欲有所為者亦可云意自其欲有所為者則同而其有本無本也則異意因心之所正無惡於志如日與火之有光鏡此非人所得與而唯明明德者則然故大學必云誠其意而不可但云誠意假令非正心所發之意有好而即如好好色有惡而即如惡惡臭則王安石之好呂惠卿牛僧孺之惡李德裕其迷而不復亦未嘗不如好好色惡惡臭而要亦為意為固為我而已矣豈足道哉意生於已正之心則因事而名之曰意而實則心也志也心之發用而志之見功也可云其意而不可云意也今此言子絕四而云毋意者新安所云以常人之私欲細分之有此四者是已因常人之有而見夫子之絕則此意為常人而言而為意之統詞統常人而言則其為漫然因事欲有所為者亦明矣既為漫然因事欲有所為則不問其為是為非俱如雷龍之火乘陰虛動而妄發不可必出於私而固不可有矣如此則但言意可無言私而但於孤行與有本察之則曉然矣朱子因釋氏有破除知見之說恐後學不察誤引聖言以證彼教故以無知為謙詞實則聖人之言雖溫厚不矜而亦非故自損抑謂人當有知而已無之也道明斯行則知豈可無然此自對世人疑夫子有知者而言則聖人無所不知而謂之有知可乎以聖人無所不知而謂之有知此正陸釋氏家言及陸子靜頓悟之說蓋人疑聖為有知者謂無所不知者其枝葉而必有知為之本也異端行無本而知有本故舉一廢百聖人行有本而知無本誠則明矣固有此理則因是見知而一切物理現前者又因天下之誠有是事則誠有此理而無不可見所謂叩兩端而竭若古今名物象數雖聖人亦只是蓄積得日新富有耳此與帝王之富但因天下之財自無與敵一例若釋氏則如俗說聚寶盆相似只一秘密妙悟心花頓開拋下者金山粟海蓋地尋去既萬萬於事理無當即使偶爾獲而聖人如勸耕多粟彼猶好富者之安坐不勞五十年三十擔禍患之來無日矣世人因不能如聖人之叩兩端而竭

便疑聖人有一聚寶盆在故夫子洞開心胸以教之而豈但為自謀之詞
緣顏淵無上事而發此歎遂啓後學無限狐疑如實思之直是鑿空畫又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
此是何物事莫有一個道離了自己卻在眼前閃閃鏗鏘刁刁蹬蹬顏子卻要捉着他不能勾在釋氏說不得觸不
得背金剛圈棘要逢離鈞三寸十石油麻正是這話仔細思之作甚兒戲近有一僧問一學究說之者有所指之詞
仰之彌高之字何指學究答云指道僧云然則可道仰道彌高否其人無語此學究與僧固不足道尋常理學先生
錯作仰道彌高解為此僧所敲駁者不少此等區區切忌胡思亂想將道作一物浩浩而無窮盡鱗鱗而無方體自
伏義書易直至顏孟程朱誰曾懸空立一個道教人拈鏡花捉水月去若道而高也則須有丈里道而堅也則須有
質樸道而在前在後也則行必有迹而遷必有徑如何說得無窮盡無方體乃顏子於此卻是指着一件說在粗心
浮氣中二氏之毒者無惑其狂求不已也顏子既非懸空擬一道之形影而言之又實為有指思及此然後知朱子
之言真授警者以目也朱子云不是別有箇物事則既足以破懸空擬道形影之妄又云只是做來做去只管不
到聖人處則現前將聖人立一法則而非無所指矣要此一章是顏子自言其學聖之功而非以論道喟然之歎知
其難而自感也非有所見而歎美之也聖人之無行不與只此語默動靜擬議而成變化便是天理流行如云窮理
盡性以至於命亦止在身心上體認得精義入神利用安身之事非有一性焉命焉如釋氏之欲見之也見性二字
在聖人分上當不得十分緊要而又非特地相逢通身透露之謂見孟子所言乍見孺子入井之心亦是為人欲蔽
錮不足以保養子之人下一冷點若賢聖學問則只一箇無不敬安所止就此現前之人倫物理此心之一操一縱
以疑天德而有何如光如水如虹鳴如絲縷之性則將窺見之緣夫子義精仁熟從心所欲而不踰矩故即一止一
作一言一動之間皆自然合符而其不可及者即為高不能達者即為堅不可執一以求者即為在前而在後即如
鄙夫之問叩兩端而竭見齊衰者免衣裳者警者而必作必趨感斯應斯善善必至至善必不息不息而化此所
謂彌高彌堅忽焉在後者矣顏子親承夫子無行不與之教較夫子生子子聖之後而無常師者其用功之易自倍故
專意以學聖為己事想來更不暇旁求朱子深知顏子之學而直以學聖言之可謂深切著明矣彼汎言道而億道

之如此其高堅無定者真醜陋以為毒也
朱子三關之說集註不用想早年所見如此而後知其不然善學者正好於此觀古人用心處不特偶見以為聖而
必求至極如何陳新安金仁山尚取朱子之所棄以為寶也為彼說者止據夫子循循然一段在忽焉在後之下將
作自己無所得依步驟學作文字一例商量聖賢性命之文何嘗如此命局布格顏子於欲從末絲之時發此喟然
之嘆直以目前所見銜口說出若云歷歷初終履歷而叙之其於喟然一嘆之深心早已迂緩而不親矣除卻博文
約禮何以抑何以鑽何以瞻非如有所立而卓爾雖欲從之末繇又何以為彌高彌堅而忽在後既已仰之瞻之如
此其盡心力以學聖矣又在文未博禮未約之前則豈聖人之始教但教以脈脈迢迢尋本來面目也聖學中既
不弄此鬼技而况子固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顯為君子之始事聖人之始教哉將聖人於
顏子之明睿尚然不與一端緒待其白地瞻鑽計無所出然後示之以博文約禮則顏子以下不愈增其終身之迷
耶陳子禽只緣在博文約禮上不能承受聖教故直函莽以子貢為賢於仲尼漫無把握者真見聖而不知聖聞道
而不信道顏子即不其然而未博文未約禮之前亦知聖道之高堅可耳而何以知其彌高彌堅既見在前而猶未
已哉顏子之嘆蓋曰夫子之道其無窮盡無方體者乃至是耶此非夫子之吝於教非我之不盡於學也而教則美
誘學則竭才乃其如有所立而卓爾其末由也則見其彌高也彌堅也瞻在前而忽在後也則甚矣聖人之難學也
故集註於首節言此顏子深知夫子而嘆之末節言此顏子自言其學之所至語錄有云合下做時便下者十分工
夫去做此朱子之定論學者所宜篤信者耳
與道為體一與字有相與之義凡言體皆一用字在體可見用不可見川流可見道不可見則川流為道之體而
道以善川流之用此一義也必有體而後有用唯道而後有川流非有川流而後有道則道為川流之體而川流
以顯道之用此一義也緣此因川流而興嘆則就川流言道故可且就川流為道體上說不曰道與川流為體然
終不可但曰川流為道之體而必曰川流與道為體則語仍雙帶而無偏遺故朱子曰與道為體一句最妙
程子此道體也一句未免太盡朱子因有此四者乃見那無聲無臭底兩句亦須活看竟將此不舍晝夜者盡無聲

無真之藏則不可易象於坎曰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於兌曰君子以朋友講習看來只是如此集註云至此至終篇皆勉人進學不已之辭初不曾打併道理盡在內夫子只說逝者如斯一者字是分下一款項說底如說仁者便未該知說知者便未該仁逝亦是天地化理之一端有逝則有止有動則有靜有變則有合有幾則有誠若說天地之化斯道之體無不如此水之逝而不舍則莊子藏山釋氏利那之說矣於動幾見其不息者於靜誠亦見其不遷程子天德王道之言亦就動幾一段上推勸到極處而其云慎獨則亦以研動察之幾而不足以該靜存密矣程子推廣極大朱子似不盡宗其說故有愚按云云一段想來不消如此張皇禮云安安而能遷夫子云志信徙義方是十成具足底道理

程子君子法之四字欲與與道為體之說參差不合新安祖此說云欲學者於川流上察識道體之自然不息而法之愈成泥滯慶源人能即此而有發焉一句方得昭合此等處差之毫釐便成千里川流既與道為體逝者即道體之本然川流體道有其逝者之不舍道體之在人亦自有其逝者不待以道為成型而法之此逝者浩浩於兩間豈但水為然哉易象下六十四個以字以者即以此而用之非法之謂也言法則彼為規矩此為方員道在天下而不在己矣天德乾地德坤君子固自有天行之健地勢之坤而自強以之載物無所煩其執柯視之勞也逝者二字是統說斯字方指水如斯者言天理之運亦如斯人心之幾亦如斯也此聖人見徹內外備道於身之語目刻刻有可視之明耳刻刻有聽之聰入即事父兄出即事公卿此皆逝者之不舍晝夜也朱子如水被些障塞不得恁他湍湍之語亦有疵在道體自然如何障塞得只人自間斷不能如道體何也天地無心而成化故其體道也川流自然而不息人必有心而後成能非有以用之則逝者自如此而習矣不察抑或反以此等學而起者為蹠之徒未嘗礙道不行而人自躓耳此固不可以水之塞與不塞為擬明矣道日行於人人不能塞而亦無事舍己之固有外觀之物以考道而法之若云以道為法淺之則謂道遠人而推其極必將於若有若無之中立一物曰道老氏緣此而曰人法天法道嗚呼道而可法則亦虛器而離於人矣奚可哉

程子是一語之疵新安則見處差錯程子既云與道為體則猶言目與明為體耳與聰為體固不可云君子法目之明以視色法耳之聰以聽聲其言自相窒礙故知是一時文字上失簡點若云君子以之自強不息則無病矣若新安云欲學者於川流上察識道體之自然不息而法之則是道有之不息君子有君子之不息分明打作兩片而借為式樣猶言見飛蓬而制車蓬無車體亦無車用依稀似此而已以此知新安之昧昧君子以自強不息是用天德不是法水水之不舍晝夜是他得天德一分剛健處逝者天德之化迹也於水亦有於人亦有到水上只做得個不舍晝夜於人更覺光輝發越一倍日新天德活潑充塞兩間日行身內不之察識而察識夫水亦以未矣

圈外註引史記南子同事事自是自然史遷雜引附會多不足信且史所云者亦謂見靈公之好色而因歎天下好德者之不如非以譏靈公也乃夫子即不因靈公之狎南子而豈遂不知夫人好色之誠倍於好德則朱子存史遷之說尚為失裁况如新安之云則似以譏靈公之不能賢賢易色是責盜蹠以不能讓國而歎商臣之不能盡孝也亦迂矣且子曰吾未見者盡詞也靈公之荒淫恣虐當時諸侯所不多見而况於士大夫之賢者乃因此一事而遂繫天下之君若臣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其何以厭伏天下之自好者哉且云好德如好色兩相擬之詞則正為好德者言而非為不好德者道好德即不好色然亦已好矣靈公之無道秉懿特亡其不好德也豈但不好德而已哉靈公為南子所制召宋朝逐太子老辱被脅大略與唐高宗同其於南子亦無可如何含憤忍辱姑求苟安而已好德者如此則已不誠之甚而何足取哉史遷之誣新安之陋當削之為正

朱子之言權與程子亦無大差別其云於精微曲折處曲盡其宜與程子權輕重使合義正同曲盡其宜一宜字即義也不要妙不微密不足以為義也朱子全漢曲人反經合道之說則終與權變權術相亂而於此章之旨不合反經合道就事上說此絲其學適道進於立權而言則就心德學問言之學問心德豈容有反經者哉子曰可與立字可與權初不云可與經未可與權經字與權為對古云處經事而不知宜遭廢事而不知權就天下之事而言之經字自與變字對以吾之所以處事物者言之則在經曰宜在變曰權權亦宜也於天下之事言經則未該乎曲折如云天下之大經經疎而緯密也於學問心德言經則經字自該一切如云君子以經綸凡理其緒而分之者不容有

曲折之或差則經固有權非經疎而權密也朱子似將一經字作疎濶理會以實求之輕重不審而何以經乎經非疎而權非密則權不與經為對既不與經為對亦不可云經權有辨矣以已成之經言之則經者天下之體也權者吾心之用也如以經論之經言之則非權不足以經而經外亦無權也經外無權而況可反乎在治絲曰經在稱物曰權其為分析微密挈持要妙一也特經以分厚薄定長短權以審輕重為稍異耳物之輕重既審而後吾之厚薄長短得施焉是又權先而經後矣至如孟子云嫂溺援之以手乃在事變上說豈未可與權者視嫂溺而不乎若伊尹放太甲周公誅管蔡則尤不可以證此周公若有反經合權之意則必釋管蔡而後可蓋人臣挾私怨朋仇讎乘國危主幼而作亂其必誅不赦者自國家之大經大法是其誅之也正經也周公即微有未愜處亦守法太過遭變事而必守經耳安得謂之反經若太甲之事則聖人之所不道夫子似有不滿於伊尹處其不見刪於書亦以太甲之事為後戒且亦如五子之歌存其詞之正而已且伊尹之放太甲亦歷數千載而僅見堯舜禹文孔子俱未嘗有此舉動孔子於魯且不放逐三桓而况其君如使進乎可與立者必須有此驚天動地一大段作為而後許之曰可與權亦豈垂世立教之道哉浸假太甲賢而伊尹不放則千古無一人一事為可與權者矣其將進祭仲霍光而許之乎若嫂溺手援乃淳于髡草野鄙嫗之說孟子姑就事之變者言之自非豺狼皆可信其必援只是一時索性感愴做下來的既非朱子精微曲折盡其宜之義而又豈聖賢胸中有此本領以待嫂之溺為反經而合道耶朱子云可與立未可與權亦是甚不得已方說此話使然則獨伊周為當有權而堯禹為無權乎孟子譏執中無權初此但言學者進德之序初未嘗有不得已之時勢若哉迫之者故惟程子之言為最深密程子云聖人則不以權衡而不知輕重矣聖人則是權衡也顯此為從心所欲不踰矩之妙權之定輕重猶矩之定勾股而權之隨在得平無所限量无精于矩則必從欲不踰矩而後即心即權為可與權也如鄉黨一篇無不見聖人之權若一往自立則再之子貢侍於夫子而侃侃如也夫豈不正乃以準之於輕重固已失倫自非聖人盛德積中大用時出其孰能必施之下大夫而不爽哉萬事交於身萬理交於事與物之輕重無常待審於權者正等目前天理爛漫人事推移即在

和樂安平之中而已不勝其繁雜矣待不得已之時而後需權即况聖賢之權正在制治未亂上用其聰明睿知神武不殺之功若到不得已臨頭卻只守正舜之變慶齊栗周公之云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知勇不登而唯仁可以自靖故詩云公孫碩膚赤芻几几言不改其恆也若張良之辟殺郭子儀之奢侈聖賢胸中原無此學術而况祭仲霍光之所為哉聖賢之權每用之常而不用之變相宮一節亦未免夾雜英雄氣在孟子有英氣故爾針芥而推之為聖論語稱夷惠而不及伊尹聖人之情可見矣易云巽以行權巽入也謂以巽入之德極深研幾而權乃定也如風達物無微不徹和順於義理而發其光輝焉有不得已而反經以行者乎故權之義自當以程子為正天下無一定之輕重而有一定之權若因輕重之不同而輟易焉則不足以為權矣大而鈞石小而錙累止用其常而無不定此乃天理自然恰當之用若云不得已而用權則執秤稱物者皆日行於不得已之塗矣而豈其然哉

鄉黨篇

說聖人言語容色皆中禮處惟朱子及慶源之論得之龜山下語極乎高元亦向虛空打之遠耳孟子曰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蓋小德川流大德敦化之謂德盛而至無所不用其極如日月之明容光必照固不可云日月之明察察然入一隙而施其照而亦不可謂高懸於天不施一照而容光自耀也慶源細密近實四字道得聖人全體大用正著其云實者即朱子身上迸出來之意其云密者即朱子做得甚分曉之意學者切忌將聖人作了一百了理會中庸說聰明睿知必兼寬裕溫柔等十六種天德方見天下之理皆誠而至聖之心無不誠密斯實實斯誠也一了百了惟釋氏作此言只一時大徹大悟向後便作一條白練去磕著撞著無非妙道所以他到爛漫時便道事事無礙即其所甚戒之淫殺酒肉而亦有公然為之者其端既亂委是不清細究其說亦惠子尺棰之旨爾只此便終日用之而不窮故其言曰元來黃檗佛法無多子聖賢天德王道一誠而為物之終始者何嘗如是使盛德在中而動容周旋自然不勞而感宜於外則鄉黨一篇真是仙人手中扇不消如此說得委悉矣孔門諸弟子為萬世學聖者如此留心寫出乃舍此而欲求之自然求之元妙亦大負昔人苦心矣易謂天地不與聖人同憂又云天地設位聖人成能有枯槁豈拂大用應機如如不動一種狂邪見解龜山早已中其毒而不自知矣聖人只是一實

亦只是一密於義但精於仁但熟到用時須與他一段疊疊勉勉在且如色惡不食臭惡不食而藉云自然非出有心則天下之好潔而擇食者亦自然不食而非有所勉正當於此處揀取分別故知說元說妙者反墮淺陋如佛氏說清淨說極樂到底不過一蓮花心金銀樓閣而已故吾願言聖人者勿拾彼之唾餘也

使損執圭兩條晁氏以孔子仕魯四年之內無列國之交疑非孔子已然之事但嘗言其禮如此晁氏所據春秋之所書耳乃春秋之紀邦交非君與貴大夫不登於史冊以孔子之位言之固不可據春秋為證乃雙峰因晁氏十三年適齊之說以折晁說亦未足以折晁之非雙峰云夫子擅聘時弟子隨從見而記之乃令孔子銜命出使則所與俱行者必其家臣而非弟子即或原思之屬得以官從而當禮行之際自非介族誰得闖入諸侯之朝廷哉其在損也既不容弟子之隨從即或從焉亦不得雜選於賓主之間恐其屬自弟子而已任也則各有官守矣如其未仕豈容以庶人而躡足側目於公門如觀倡優之排場者而夫子抑胡聽之而不禁耶足知雙峰之言草野僂侮自不如晁氏之審但尋繹事理可信其然不必邦交之有無為徵耳

衣服飲食兩節亦須自聖人之德愈細愈密愈近愈實上尋取方有八處朱子天理人欲之說但於已然上見聖德而未於當然處見聖功使然但云大德敦化已足而何以必云小德川流天地之所以為大哉仲虺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義是心中見得宜處以之制事禮乃事物當然之節文以之制心此是內外交相養之道固不云以義制心以禮制事以禮制事則禮外矣以義制心則義又外矣若但於可食不可食上分得天理人欲分明則以禮制事之謂飲食亦在外而非內矣此正與聖聖相反朱子云口腹之人不時也食不正也食失飪也食便都是人欲此其說愈疎世自有一種悠悠高簡之士將衣食作沒齒關切看便只胡亂去如王介甫之蟲緣鬚而不知蘇子瞻在嶺外食湯餅不顧粗糲將他說作人欲甚則名之為口腹之人固必不可只是天理上欠缺耳乃於此處簡點天理令無欠缺也急切難分曉在如魚餒肉敗那些見得天理上必不當食無已則傷生之說盡之矣衛生固理也而舉食中之天理盡之於衛生則亦褊甚到此卻須徹根徹底見得聖人正衣服慎飲食一段靜存動察極密極實之功所謂致中和者即此便在方於作聖之功得門而入蓋不正之服食始以不正之心失其本然之節胡亂友之食

之此內不能制外也迫其衣不正之衣而心隨以蕩食不正之食而性隨以遷此外不能養內也內外交養缺一邊則不足以見聖且如今人衣紅紫綺麗之服此心便隨他靡靡搖搖去衣高而無所表出此心便栩栩軒軒去即此推之凡服之不衷者皆足以生人驕奢僭之心服之不盛者皆足以生人苟且猥下之心況於食之於人乃以生氣氣清則理晰氣濁則理應氣充則義立氣餒則義喪諸能使氣濁而不充者豈但傷生而抑以戕性矣聖人敬其身以建中和之極故曰以天產作陰德以中禮防之以地產作陽德以和樂防之中和養其氣而禮樂亦報焉交相成也故天子齋則食玉以交於明禮行以佩玉為節在車以和鸞為節則志不惰而忠信篤敬乃常在自然則一服之夫宜一食之不當於聖人氣體中便有三辰失軌山川竭之意學者未能從事於母不敬儼若思之功使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則不足以見之爾膏粱之子衣錦食甘脆則情必柔弱田野之夫衣草木食藜藿則氣必慙鄙故夫子之容色言動施之於上下親疏而中其等者以吾心之宜制事也飲食衣服必期於正而遠其凶莽者以事物之宜養心也內外交相養而無有惑者聖功也內外得所養而自不惑者聖德也故慶源以為聖學之正傳其旨微矣嗚呼以此為言世之說元說妙者應且笑其舍本而拘末乃彼之所謂元妙者亦非愚之所敢知也

以迅雷風烈為天之怒亦從影響上捉摸幾與小說家電為天笑之說說曰一副張子正蒙中說得分明不容到此又胡亂去詩云敬天之怒天之怒從何察識亦即此民心國勢見之耳喜事貴怒事罰上帝板板下民卒瘁天之罰也即天之怒也若雷之迅風之烈未必其為災害於人物而且以啓塾而吹枯何得妄想猜卜為天之怒哉雷不必迅則陰之拒陽已激而陽之疾出無擇者也風不宜烈則虛者已虛而吸之迫實者已實而施之驅也以此是陰陽不和平處天亦乘於不容己之勢而然如人之有疾呼號似怒而因氣之不和豈關怒哉陰陽不如其始必有以感之其繼則抑必有以受之者夫子以天自處而以裁成輔相為已事故不得不自省所感者之或在吾身而防夫不和之受將為性情氣體之傷其心之純於天德而不息故遇變則反求諸己而不安耳從此思之乃於理事不悖

爾雅言鵲鵲其飛鵲謂其飛翔運翅迴翔也鷹隼謂其飛擊謂布翅擊擊然疾

也今觀雉之飛但忽然竦翅一直衝過隴間便落草中差可謂暇而何嘗有所謂運翅回翔而後集者哉雉之在山梁夫子路交至乎其側而不去則又豈色斯舉矣之謂新安云色舉翔集即謂雉也亦不審之甚矣時哉云者非贊雉也以警雉也雉之知時者色斯舉矣翔而後集今兩人至乎其前而猶立乎山梁時已迫矣過此則成禽矣古稱雉為耿介之禽守死不移知常而不知變故夫子以翔鳥之義警之徒然介立而不知幾難乎免矣人之拱己而始三嗅以作何其鈍也然此亦聖人觀物之一意而已非謂色舉翔集便可與聖人之時中同一作用西山以孔子去魯衛伯夷就養文王比之則大悖矣有雉之介而後當進以翔鳥之幾如其為翔鳥也則又何足道哉馮道之於君臣楊畏之於朋友占風望氣以趨利而避害為鳥而已矣

讀四書大全說卷六

論語先進篇

胡氏所述閔子蘧化事根云出自韓詩外傳今韓詩外傳十卷固在與漢藝文志卷帙不差當無逸者卷中並無此文蓋齊東野人之語爾宋末諸公且鄙倍乃至於此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其言猥弱非先秦以上語一望而即可知單之為義其正釋大也其借用盡也唐宋以前無有作單薄用者况抑似五言惡詩而又用沈約韻耶且使如彼所云則閔子之孝固不順乎其母矣今子曰人不聞於其父母昆弟之言而不云父母昆弟不聞於人言故勉齋云父母昆弟之言或出於私情慶源云或溺於愛蔽於私則可以知閔子之父母昆弟其相信相愛者已先於外人而必無繼母後害之事矣宋明弟子初不用此邪說而集註所引胡氏之言亦與黃輔符同則輯大全者所引之胡氏必即雲峰而非文定父子可知己此說與公冶長鳥語事同一鄙穢俗儒無心無目而信之亦可哀矣至云處人倫之常者孝無可稱則以天明地察之至德要道而僅以為窮愁失所者之疇行其害名教為不小夫子之稱武周易言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始終字自不可作死字看使云原生反死故知死生之說則不待辨而自知其不可矣所以終者言死生則兼乎氣言始終則但言其理而已如云氣聚而生散而死可以聚為始而散為終乎死生自有定期方生之日謂之生正死之日謂之死但自形氣言之則初生者吾之始也正死者吾之終也原始反終而知死生之說則死生所指有定而終始所包者廣矣愚於此竊疑先儒說死生處都有病在以聖人以言而體驗之於身心形色之間則有不然而者今且可說死只是一死而不可云生口是一次生既非一次生則始亦非一日始矣莊子藏山佛氏利那之旨皆云新故密移則死亦非頓然而盡其言要為不誣而所差者詳於言死而略於言生以理言之天下止有生而無所謂死到不生處便喚作死耳死者生之終此一句自說得不易如云生者死之始則無是理矣又云死者人之終亦庶幾成理以人無定名因生而得名為人也如云生者人之始則雖差可成語而於意又成背戾蓋因生而有人則一日之生自生之一日其可云生者生之始乎然則嬰兒之初生而即死者其又

為何者之始耶生既非死之始又不可為生之始則始終二字當自有義斷不可以初生之一日為始正死之一日為終也要以未死以前統謂之生刻刻皆生刻刻皆生理雖綿連不絕不可為端而細求其生則無刻不有肇造之朕若守定初生一日之時刻說此為生說此為始則一受之成型而終古不易以形言之更不須養以德言之更不待修矣異端說因地一聲正死認著者劈初一點靈光如陶人做甕相似一出窰後便儘著只將者箇用到底去彼但欲絕聖棄知空諸所有故將有生以後德體用都說是間粉黛其云一條白練去正以此為孃生面且古之聖人畫卦序疇於有生以後顯出許多顯仁藏用之妙故云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云存其性養其性所以事天云莫非命也順受其正直是有一刻之生便當謹一刻之始到曾子易箦時也只是謹始更不可謂之慎終何嘗喫緊將兩頭作主而去漾下中間一大段正位作不生不死非始非終之過躐乎書曰惠迪吉從逆凶與孟子順受其正之說相為表裏豈非命也則天無時無地而不命於人故無時無地不當順受無時無地不以惠迪得吉從逆得凶若靠定初生一日則只有迎頭一命向後更無命矣而何以云莫非命也哉此理不達則世之為推莫之術者以生年月日懸斷吉凶猥鄙之說昌矣凡自未有而有者皆謂之始而其成也則皆謂之終既生以後刻刻有所成則刻刻有所終刻刻有所生於未有則刻刻有所始故曰曾子易箦亦始也而非終也反諸其所成之理以原其所生之道則全而生之者必全而歸之而欲畢其生之事者必先善其成之功此所謂知生而知死矣故夫子正告子路謂當於未死之前正生之日即境現在反求諸己求之於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行之中以知生之命求之於不聞亦式不諫亦入不顯亦臨無數亦保之中以知生之性求之於直養無害塞乎天地之間者以知生之氣只此是可知之知只此是知之為知之而豈令吟枯木撮風聲向因地一聲時討消息哉此是聖賢異端一大鐵界限走漏一絲即成天壤而廢仁義絕倫理之教皆其下流之必至矣子曰未知生焉知死此如有人問到家路程則教以逆運行去少一步也到不得且舉足趁著走則息駕之日自不差耳且如子路死於孔悝他死上也分明不錯而其陷於不義者則在任軛之日即此是未知生而欲知死之一大病釋氏唯不然故說個生死事大只辨臘月三十日一套除夕筵席却不知除夕之前衣食全不料理則早已凍餒而死到臘月三十日便煎鋪設煨煌也無用

處乃徒欲據元日以知除夕不亦值乎愚以此求之益見聖言之正大精密與化工同其自自然然先儒諸說惟朱子生理已盡安於死而無愧一語為有津涯其餘則非愚所知而間亂於釋老者多矣語錄有云能原始而知其聚以生則必知其後必散而死既即釋氏假合成形之說且此氣之聚散聽之壽命者何用知之而亦何難於知乃消傷聖人如許鄭重耶而朱子答之曰死便是都散了亦聊以破釋氏死此生彼之妄其於聖人之言則全無交涉所謂不揣其本而爭於末也診其受病之原只誤認一生字作生誕之日生字解而其或鄙或倍乃至於是是以辨貴明而思貴慎也

釋氏說生死有分段其語固陋乃諸儒於此撇下理說氣而云死便散盡又云須由造化生則與聖人之言相背氣不載理只隨壽命聚散倘然而生溢然而死直不消得知生亦將於吾之生無所為而不可矣生雖由造化而造化則不與聖人同憂故須知死生之說以為功於造化此處了無指徵難以名言但取孟子直養無害塞乎天地之間兩句尋個入路則既不使造化無權而在人固有其當自盡者夫子說朝聞道夕死可矣亦是此意蓋孟子合理於氣故條理分明諸儒離氣於理則直以氣之聚散為生死而理反退聽充其說則人物一造化之為狗矣諸儒於此若怕犯手故拿著個氣硬地作理會乃不知釋氏輪迴之說原不如此詳見愚所著周易外傳當以俟之知者夫子只許閔子之言為中者當於理也集註釋此自當雙峰新安添上和悅雍谷一義聖人既不如說且論語一書皆經記者彙括成文非閔子當日止用此二冷語論此一事且其云何必者則以長府之弊別有所在而不繫於改不改不正於其本而徒然改作則不如無改之為愈若用之得宜則仍舊貫而亦何弊故不云不可而云何必酌事而為言非故為雍容和悅也若明知其不可而故為緩詞則直是騎兩頭馬乘姦行徑耳以為無與於己則何如弗言既已言之而又何避忌不痛不癢做款段而置肝腸此小人之尤也而閔子豈其然也詳府改錢

孔子既沒而道衰小儒抑為支言裨說以亂之如家語孔叢子韓詩外傳新序說苑諸書直偽駁雜其害聖教不小學者不以聖言折之鮮不為其所欺家語說苑稱子路鼓瑟有北鄙殺伐之聲說甚猥陋夫子謂子路升堂而未入室今須看升堂入室是何地步子之論善人曰亦不入於室聖人豈有兩室而室豈有異人哉善人有善而無惡持

於天德王道之精微處未盡其節文之妙止一往行去教好所以云未入於室看來子路亦是如此孟子曰可欲之謂善一欲字有褒有貶合於人心之所同然故人見可欲而其能為人之所欲不能於人之所不知欲不能欲者充實內蘊而光輝遠發則儘流俗而皆欲之矣故夫子曰由也喭喭者粗俗也粗者不密俗者不雅未能精義入神以利用故曰粗不知文之以禮樂而好惡同於流俗故曰俗聖人雖不為異人之行然其所以節太過文不及備陰陽之撰者固非流俗之所能與知粗俗者雖不為合流俗同汚世之邪惡而稱意疾行往往與眾人一種皮膚道理相就所以他於眾觀眾聞上赫赫變更有以動人而求之於天理之節文自然精密自然卓爾者深造以禮樂而後得入則一向似不信有此理故其言曰何必讀書然後為學則亦不踐迹之意也唯其如此是以雖復鼓瑟亦聊以供其判與而不必合於先王之雅音則雖鄭衛之音且自謂無妨一奏其於夫子之門必以先王之正聲蕩滌人心志融洽入肌膚以導性情之和者殊為背戾故曰美為於丘之門合子路生平與夫子之言類觀之則可見矣使如家語說苑之猥談則子路無故而常懷一殺心將與宋萬州紳高昂彭樂之流同其凶狡則亦名教之成首斯人之窮鷹而何得要夫子升堂之譽哉子路好勇自在聞義必為聞過必改上見得勇於為義耳初非有好戰樂殺之事雖孔悝之難親與戎行而春秋時文武之塗未分再有樊遲皆嘗親御戈戟非但一子路為然家語抑有戴維維佩綴豕之說尤為詛固非君子之宜取信也程子曰言其聲之不和自與聖言相符

中庸就教上說則過不及之間尚可立一中以為則然或問已有揣摩事理之語則過不及自就知行上見不與中庸之顯道相對此言二子學之所至其非子夏在前面一層子張在過背一層做審矣中庸二字必不可與過不及相參立而言先儒於此似有所未悉說似一川字相似開手一筆是不及落尾一筆是過中一豎是中庸則豈不大恃中庸之為德一全川字在內若論至到處落尾第三筆結構方成一直到人倫之至治民如堯事君如舜方是得中則豈有能過之者哉斯道之體與學者致道之功總不可捉煞一定盤星但就差忒處設有過不及兩種之病不可說是伸着不及縮着太過兩頭一般長四圍一般齊一箇樞紐如此理會所誤非小且如河圖中宮之十五確書中宮之五却是全圖全書之數與樂律家說天數五地數六合之十一遂將六作中聲不同天象象聖人立教固無不然所以無過不及處口叫做至不叫做中近日天主教夷人畫一十字其邪正墮於此今以道體言之則程子固曰中是裏面底裏只是外相對不至者外至者裏也非裏面過去更有一太過底地位在若以學言則不得已且將射作喻不及鵠者謂之不及從鵠上蓋過去之謂過若正鵠去則雖射穿鵠透過百步亦不可謂之過初不以地界為分別只在箭箭離弦時前手高便飄過去前手低便就近落耳則或過或不及口緣一錯而豈鵠立於百步便以百步為中九十步內為不及百一十步外為過之謂哉作聖之功必知足以及之仁足以守之斯能至而不惑今二子之為學亦既俱以聖人為鵠矣子夏口德望著聖人做去而未免為人欲所累帶着就近處落子張亦只德望著聖人做去却自揣其力之不足試於人欲之域以得天理乃便任着私意往外面鋪張布圖蓋覆得十分合轍所以二子之所造不同然其不能用力於靜存動察精義入神則一也故曰過猶不及故夫子以小人儒戒子夏而記稱其有厚子薄親之罪曾子斥子張之難與為仁而其言曰喪思哀祭思敬其可已矣譬之於射則子夏亦知平水箭為百中之技却力有不逮不覺臨發時前手便落早插入流俗裏去子張亦緣力之不加恐怕落近便一直擡起前手庶幾起處高落處合而不知心目無一成之鵠則必不能至而徒為勞耳故子夏知有儒而不知儒之或不免於小人則一念之私利未忘即為欲所泥而於理必不逮子張謂喪盡於哀祭盡於敬可一直相取乃不知存之無本則有難欲哀而不得哀難欲敬而不得敬者所以於其志學之始與其究竟之失為之要言曰過猶不及乃統其知之不能及仁之不能守為之要言曰過猶不及總以洞見其用功之差而既不僅以天資言尤不得謂兩者之外別有中庸兩者之間不前後不後之為中庸也假令節子張之過則亦不掙扎之子張伸子夏之不及亦一無歸宿之子夏且求為二子而不能得况望其能至於聖人哉在他行跡處見得有此兩種共依於聖功而不能至之病若以聖功之至言之則子固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則顏子亦惟不及之為憂而况子張聖人之道斷無透過那一邊還有地位之理所以云仰之彌高鑽之彌堅二子之失皆仰鑽之未竭其才耳而豈子張之已踰其高過顏子之所仰已挾其堅過顏子之所鑽乎子思贊中庸之德說贊化育參天地說無聲無臭那有一重道理得陵而過之尹氏抑過引不及之說自是見處未確夫子之於子張亦引之而已而何有抑哉如子張言喪

思哀祭思敬自是相疏不至語藉今教之亦引之於情文相稱之實俾得以盡其哀敬豈抑之使毋過哀毋過敬而姑但已乎故知以過不及中庸為三塗論者不墮於子莫之中其無幾矣
夫子不幸而與匡人之難一轉甚是蛇足諸老先生口管向者上而窮理好沒去就不如桃應所問替殺人為有是事者遂矣祀人憂天而更憂何以支撐耶顏淵之後大畧以迂道相避故致參差彼此相信以不死原不待於目擊其云子在何敢死言夫子既有道以出險已亦不恃勇以犯難想來匡人之暴亦不是莽莽殺人處之有道則自斂輯上蔡訓敢為果敢極是分明不果敢則不死矣胡氏告天子方伯請討之說尤迂疎無理傷人者刑殺人者死司寇治之耳夫子非有國之君匡人亦非能阻兵員固者何待天子方伯之討哉然要須如此論亦聊破胡氏之謬耳此胡氏未自言號謚以其言考之蓋致堂也文定春秋傳中不作此無稽之言致堂不善承其家學讀史管見中往往有如此者

桂朱論曾曾處須是別看不可煞著猶卜如以為無所期慕自灑落去則章應物之微雨夜來過不知春草生足以當之矣如將景物人事逐一比配以童子冠者擬老友少以俗風詠歸擬安信懷以謂於物得理於事得情則曾哲不向誠然處直截理會乃在影似中求血脈其亦未矣但拽著架子關關冊冊如算家之有粗率則到用處十九不過朱子謂三子不如曾曾之細又云曾點所見乃是大根本只此可思豈兵農禮樂反是未是枝葉春遊沂詠反為根本哉又豈隨事致功之為粗而一舉龍章著去之為細耶看此二段語錄須尋入處身心無欲直得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天下無不可為之事語錄者須知清明在躬時有志氣如神事方解朱子實落見地
集註云人欲淨盡天流行朱子又云須先教心直得無欲此字卻推助得精嚴較他處為細蓋凡聲色貨利權勢事功之可欲而我欲之者皆謂之欲乃以三子反證則彼之有勇知方足民相禮者豈聲色貨利之先繫其心哉只緣他預立一願欲要得如此得如此而為之則且欲遂不得如此而為之則長似懷挾著一腔子悒悒欲美在即此便是人欲而天理之或當如此或且不當如此或雖如此而不盡如此者則先為願欲所窒礙而不能通以此知夫子則何以哉一問緣他不吾知也之數原有悒悒欲美在內一面且教他自揣其才而意嘗先知其無可與而思奪

之也前云則何以哉後云為國以禮言及於禮則豈敢感感思以天下利見吾才者之所得與哉懷挾著一件他只是一件又只在者一件上做把柄天理既該夫萬事萬物而又只一以貫之不是且令教民有勇知方且令足民且令相禮禮載著千伶百俐與他煇耀故朱子發明根本枝葉之論而曰一曰忠曰大本凡若此者豈可先擬而偏據之乎故三子作願說作撰說便是人欲便不是天理欲者己之所為為非必理之所必為也夫子老安友信少懷之志只是道理如此人人可為人人做不徹底亦且不曾相定如何去安老者信朋友懷少者聖人只說未後規模而即以未後之規模為當前之志願一切下手著即是枝葉亦即不能盡己以忠亦即不能一以貫之故惟一禮禮滿周備之外更無別門所造之車如夫子向後相魯却來兵衛節費豈非聖人大道之公三代志中之事然使云我願墮三都服疆齊則豈復有夫子哉惡三都之偏疆齊之侵陵而不因其勢在可墮理在可屈徒立一志以必欲如此即此是人欲未淨而天理不能流行三代以下忠節之士功名之流摩拳擦掌在燈窗下要如何與國家出力十九不成便成也不足以致庄安民口為他將天理邊事以人欲行之耳曾點且未說到老安友信少懷處而一往不墮故曰人欲淨盡人欲淨盡則天理可以流行矣乃此抑未可作水到渠成會水到渠成者任乎物曾哲則任乎己看他言次自得之故曰與漆雕開俱見大意吾斯之未能信亦任乎己也
慶源云須是人欲淨盡然後天理自然流行此語大有病在以體言之則尚天理不充實於中何所為主以拒人欲之發以用言之則天理所不流行之處人事不容不接續一相接則必以人欲接之如是而望人欲之淨盡亦必不可得之數也故大學誠意之功以格物致知為先而存養與省察先後互用則以天理未復但淨人欲則且有空虛寂滅之一境以為為息肩之棲託矣凡諸聲色臭味皆理之所顯非理則何以知其或公或私或得或失故夫子曰為國以禮禮者天理之節文也識得此理則兵農禮樂無非天理流行處故曰子路若達却便是者氣象倘須淨盡人欲而後天理流行則但帶兵農禮樂一切功利事便於天理窒礙叩其實際豈非空諸所有之邪說乎但慶源以此言曾哲則又未嘗不可曾哲自大段向淨人欲上做去以無所偏據者為無所障礙廓然無物而後天地萬物之理以章只此淨欲以行理與聖人心體庶幾合轍而所以其行不掩者亦正在此故未可據為學聖之功也

食矣則又何害於信而必欲去之哉必不得已之云自以施為之次序而言而非謂其有內患外逼旦夕立亡之勢
 食竭兵潰坐以待斃亦何政之足為耶君子不居危亂之邦而何為執其政哉倘云先已執政而一旦至此則平日
 之足之者漫無可恃而徒議消兵棄粟於危亡之日其不足為甚矣子貢亦何屑為此童昏敗亡之君臣計耶必
 不得已而去向於斯三者何先向謂必不得已而有所去矣於其所不去者當以何為先務也先者先足非先去也
 去者不先之謂耳唯或先兵或先食或先信則去者可以緩待後日倘云先生則豈去兵之後乃去食去食之後乃
 去信乎三者皆有可為之勢則兵食與信同時共修不相悖害若積敝之餘初議收拾則先教民而後議食先足食
 而後議兵其施為之次第如此不然則如富強之流或先食或先兵啞以耕戰立國而置風俗之澆薄為緩固當
 世言政者之大蔽也而其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則見天之為民立君非但相聚以生而必欲相成以有立矣
 立民之道而民亦無以自立則不達於死生之正理以為民極而但响响然如禽獸之相輔相衛求以趨利而避害
 則雖食足兵強其建國通民者適以敗壞人道久矣此夫子徹底將天德王道合一之理與子貢言為國之大經以
 定緩急之次序而非向傾亂敗危之國作君民同盡計也熟譯本文當自得之

子貢之言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自無病病在虎豹之鞣猶犬羊之鞣二語緣質之為義不個是個意思須已實有其
 質以高尚質思之可見質與文都是忠敬做出來底質是一色文是異色質是實實中用底文是分外好看底所以
 君子忠敬之心或可云野人得而同之而君子之質則已大異於小人之質矣故朱子曰虎皮羊皮雖除了毛畢竟
 自別此喻甚精切虎之所以為虎羊之所以為羊既不但以毛別且亦不但以皮別徹底自是分明在豈一除去毛
 便可云虎豹猶犬羊哉世儒言文不可離於質此說自通抑云質不可離乎文則叫甚矣離文自有質若去毛自有
 皮也與皮去則毛不得存其義自別如此則足以知子貢差處然則當周未尚文之先夏商之君子小人豈別無別
 哉其云文猶質也質猶文也但說個猶固未嘗不可有輕重本末之差若云本猶末也未猶本也亦何不可益本末
 之俱有而不可無者一也而本自本末自末正有差等分明子貢蓋謂文之以昭此忠敬之華者與質所以將此忠
 敬之實者以內外本末言之則同為因物顯志繼起之事而就天下所必有之事而言則同為忠敬所麗之物是以

商之尚質以質之可以盡忠敬亦猶周之尚文以文之可以昭忠敬也如此說來更有何弊特質如皮文如毛忠敬
 如虎之所以為虎羊之所以為羊以本末言之則忠敬為主質近內而文近外質可生文而文不能生質則同此一
 虎豹毛原不害於皮但須有皮而後有毛同此一君子文原非以賊質但須既盡其質而後聽生其文別以質固可
 又別以文別以文非遂無別以質不得竟以質而無文者為同於犬羊耳

雙峰謂忠信是德從義是崇破碎文義於理無當崇者即以崇其德德者即其所崇豈有分乎不能從義則直不可
 謂之德德者行道而有得於心之謂有得於心者必其有得於事理者也若執一端之義莽撞用去不復問理前所
 值之境事理所宜則日用之間不得於心而要為者多矣是知日新而益盛者也德也崇者對卑而言不以忠信為
 主徒於事跡上見德將有如管仲之所為者非不操之有本行之有合於心非無所得而抑見德於天下矣乃唯假
 仁襲義弗能欺以不息之誠則所得者源非而德以昇故唯主忠信者為崇德也崇德原有兩義一為所崇者德一
 為能崇其德而所崇者德則其德以崇能崇其德則崇者皆德此二意兩句中俱有特主忠信則以心合道從義則
 於道見心故內外合於後所崇無非德其德無不崇也雙峰愈進愈高之說但有言高而無實義崇德與修德
 辨感並列則崇固加功之詞若云愈進愈高則功在遷而效在高是謂德崇而非崇德矣况云徒義亦初無愈進愈
 高之理緣事物之宜不可執一故須從以曲成宜終始一義今日姑處其卑而他日乃造其高乎如臨財毋苟得者
 義也而孟子受薛宋之金亦無非義也同歸於義辭非卑而受非高藉云愈高則豈前日於齊之不受者為未高而
 今日之受乃高耶以此知雙峰所云但描畫字影而無當於理亦釋經之害馬也矣

只忠信是德主忠信以崇德義是德從義是崇德不尚機權而立其誠不守聞見而必揆夫宜則所崇德誠日敷
 而義日富則能崇其德心極忠信而行無不宜則其德崇矣看書口須如此自然理明義足徒務纖新鮮有不悖也
 但云愛之惡之非必不當理之愛惡如其當理欲其生死亦復何妨唯仁者能愛人則祝之曰萬壽無疆唯仁者能
 惡人則刺之曰胡不遄死好賢如緇衣豈不欲其生乎惡惡如巷伯豈不欲其死乎倘云彼之生死有定分用心於
 不能必之地而實無所損益則天下之最難必者莫若在天之晴雨雲漢之詩祈禱迫切不尤感耶且使得位乘權

而操生殺之柄其所殺必先有欲生欲死之心即無權位而愛子則欲其生惡盜賊則欲其死亦自性情之正詎生死有分已不可必而遂漫然置之耶天下事動得太破不趨刻薄必趨苟且亦庸愈於感哉唯既欲其生又欲其死先後難投於一人之身斯與一朝之忿忘身及親者同為心無適主乘俄頃之意氣而陷於昏瞶耳

集註云君子小人所存既有厚薄之殊而其所好又有善惡之異上句指小人亦知美之當成惡之不當成而欲排陷人使入於罪者下句謂小人之不知孰為美孰為惡而反以不成人之美成人之惡為德者故用既又二字雙窮小人之情而謂唯君子忠厚愛人而不忍人之陷於非亦深知美之當為惡之不當為故舉見美成而惡聞惡就兩句註該括曲盡胡氏唯恐人之不厚唯恐人之不薄云云殊未分曉

康子奪嫡事在已往且其事既成不但欲之使夫子以此譏其為盜之魁亦徒搶白一場而彼終無自新之路矣季孫意如季孫斯則奸雄之流至康子則已苟且冒昧不堪矣故哀悼以降三家益弱不能如陳氏世濟其厚施之姦終以篡齊也觀夫子三對康子之問政固不以姦逆待之直從其臨渴非辟之深而責之爾如胡氏所云則不但各既往而為已甚且錯看康子作莽操師昭一流矣而豈其然故讀書者以知人論世為先務

察言而觀色是聖人見得天理流行充塞兩間處唯此理曰充滿流行於天地之間故其發自不容閱而理以人為麗幾以人之言與色為微只在此觀察得去則自然極乎人情而順乎天理矣只集註著於接物四字極安小註似將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九字作一句讀下使大差者抑云驗吾言之是與不是亦未當理蓋作一句讀下觀察人之言色以下人則何顏色承意旨以求媚於世此又下於居之不疑者一等孟子所謂妾婦是也若憑此以驗吾之是非而人之言與色其善惡從違亦不齊矣未必其善且從者之為是而怒且違者之謂非也舍在己之權衡而一聽於人又奚當哉曰察則詳加審辨之謂也曰觀則非常瞻視之謂也即天下之人因不可捨之幾沈潛而如警以觀察焉則不特吾之是非可即喜怒從違以知之而凡天下之人情物理其為公欲公惡與或一人之偏好偏惡者無不皎然如黑白之在前則雖凶人匪類言必與惡相取色必與戾相應而吉凶善惡誠不可捨之幾亦自此見矣故吾之接之者知之必明而處之必當邦家之達不可必哉知此則雙峰是一件事之說不待攻而自無足採矣

仁知合一之說始於曾子而朱子取之乃程子及和靖所云則不添入此一重意者來與遲未達記者口記此一勿不言所未達者何在曾氏亦但猜度得云爾細味下文夫子子夏之言初未嘗有申明仁知合一之意且聖人並論仁知處每分開對待若以為疑於相悖則更有甚於此者易云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明與分兩支若樂山樂水動靜樂壽則尤相對待而要不得相悖也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此是日月經天語何曾有相悖處不成疑其或相悖而不可於仁言愛人於知不言知人乎若說知知愛愛知知作此粗疎料量則天消陰乎食春陰而不廢飲則飲不毗飲養陽而不廢食則陽不孤愛人而抑知人則所愛不泛知人而抑愛人則雖知不刻此自灼然易見之理使遲曾此之未達則又何具愚也故云知知愛愛知知疑於相悖者曾氏之臆說也程尹矚然於此故不作此較量尹氏之言特檢程子之意而分經經文尤為清切其云不獨欲聞其說者知人愛人之說也云又必欲知其方者舉直錯枉之方也云又必欲為其事者舉眾而舉之事也子曰愛人曰知人二語極大極簡大則疑淺簡則疑疏太易理會則太難證入故曰有其說而未有其方也今言仁知孰不知仁為愛人而不知為知人者乃愛人而何以愛之知人而何以知之未得其方則雖曰念愛人而人終不被其澤曰求知人而人終不相欺此猶飢而語之以食渴而語之以飲乃未謀其何所得飲何者當飲則非不欲食欲飲而乃以無所從得或不擇而臨於毒此遲所為疑其但有言說而無方趣闊大簡畧而迷所向也乃愛人則權在我而知人則權在人故曰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是以遲之未達於知人而更甚固無措之情遂形於色而子乃授之以方曰舉直錯枉能使枉者直苟知是不患知人之無方矣蓋人之難知不在於賢不肖而在於枉直賢之無嫌於不肖不肖之迥異於賢亦然矣特有枉者起焉飾惡為善矯非為是於是乎欲與辨之而愈為所惑今且不問其善惡是非之迹而一以枉直為之斷其直也非可正之是以也臨於惡可使向於善也則舉之也其枉也則雖若是焉若善焉而錯之必也如此而人不相飾以善不相爭於是而不相掩於惡不相匿於非而但相成以枉枉者直則善者若其善不善者服其不善是者顯其是非者不護其非於是分別善惡是非而不惑又何難哉此所謂知人之

方也以此通乎仁之受人近譬諸己以為施濟先篤其親以及乎民物亦不患愛之無方矣則方者事所從入之始功也始而為方者約而繼之為事也博故方有未可以該事者以方該事而或流於術此博之所為再疑也今使規然舍賢不肖之迹而一從直與不直以求之則是操術以深其察察之明而於御世之大權或以纖用而不給於行遠則能使枉者直之效亦未必其不爽而子真之以事徵其必然者既可以證聖言之不虛且舜湯之以治天下道不外是則非一曲之方術而知人之大用與其大功通始終包過無不富有於兩言之內則富者即事而非僅其從入之徑故曰然後有以知之則施為之次第條理為要為詳統無不喻故曰包含無所不盡也曰直曰枉非盡乎賢不肖之詞也枉者固不肖而不肖者固不盡於枉賢者必直而直非賢之極致乃極而論之則極乎賢者亦但極乎直故舉陶伊尹德亦盛矣而要其所備之德總以無所揜冒者為盛故舉直者必若舉臯陶伊尹而後為極致則始以為方或可於不能賢之中姑取其直而終以大其事則極直之致於無不賢之中得其無不直要不可謂於舉直之外別有知人之法也此所謂語近不遺遠語遠不舍近者也而後知人之事洵無異量則可無憂人之不易知以此例之亦可知人之無難愛矣程子尹氏之意大都如此特其為言簡要疏遠既不易曉了而其取義務實不似曾氏之尖新可喜則或以淺近忽之乃必欲求聖賢之大旨自當以此為正

曾氏之說所以不當者以不擇而愛不可謂愛知而不能容不可謂知使愛不肖亦如愛賢愛疏亦如愛親則其於親賢亦薄矣使一味苛察絕無回互則傲以為知其不知者多矣如此而後可疑知愛之相悖豈遠之拙亦至於將聖人言語作此理會即今舉遲相疎不審而夫子愛人知人二言說得直德分曉原不曾說博施其愛而無別察用其言以言於愛曰愛人自然是知所愛曰知人自然是欲知可愛者而愛之如曰豈乎晝自然施明於月月豈乎夜自然明於日又何足疑之有

即欲如曾氏之說亦但可如小註云仁裏面有知知裏面有仁理會雙峰云舉直錯枉依舊是從仁上發來此說幹旋較可能舉直則是發此天理之公是亦仁也大學說唯仁人能愛人能惡人孟子說堯舜之仁不偏愛人急親賢也皆將舉錯作仁者之用故可云仁中有知知中有仁集註未免徇曾氏太過將舉直錯枉作知能使枉者直作仁

便成大滲漏舉直錯枉是作用能使枉者直是效驗豈知有作用而不見效仁待知以得效而本無功乎且曾氏云二者相悖既謂知悖愛亦謂愛悖知也今此但釋知不悖愛而不及愛不悖知又豈知能統仁而仁不能統知乎且以此言知以成仁則雖不必並舉而亦當令其義可通於仁以成知之旨然後舉一而達二試令以此例為仁以成知作一轉語其可云泛愛天下而賢不肖之品自清乎仁以成知一邊既不能下一語但在知以成仁上說此兩句以釋相悖之疑則是知可成仁而仁不能成知也是帝王之治世學者之成德但當務知而不必求仁矣仁為四德之首今乃為知所統而不能為功於知不亦值乎故必不獲已亦當從朱子語錄及雙峰之說無徒拘集註以為曾氏墨守猶賢乎爾

小註或問聖人何故但以仁知之用告樊遲却不告以仁知之體此等問頭極劣想來此公全未見道又不解思索只管胡問在朱子婆心猶為解釋以愚當此直付之不答可也仁知之體如何可以言語說得不但聖人不言門人亦未嘗問也問答之例答者必如其所問問仁智之用則以用答問為仁知之功則以功答先難後獲務民之義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以功問以功答也此則以用問以用答也當其問也必有其辭使記者全舉之則尋行數墨人可無用疑矣緣記者無此閒筆古為此曹分疏遂使疑樊遲問何者為仁何者為知一般直得慚惶殺人聖人答問仁者直道顏淵從不一言及體五經四書亦但言仁則曰仁言知則曰知而已即此為體而更無可引喻而博說之者朱子於仁說個心之德愛之理鍾鍊極精然亦必知有仁者而後能知其心之所得愛之所秩學者不肖而益其迷誤者不少至於知則朱子亦不能以訓詁顯之此則如韓退之之言博愛之謂仁一出口便成痼病仁之為仁知之為知其為體也唯有者能見之見者能喻之苟非所有則非所見則非所喻非所喻則雖引譬博說而祇益其昏瞶倘漫然未識而問焉不答可也蓋凡天下之為體者可見可喻而不可以名言如言目則但言其司視言耳則但言其司聽皆用也假令有人問耳目之體為何如則其必不能答而亦不足答當矣北人有不識梅者南人有不識麥者如欲告之則亦曰麥似梅梅似麥以其有飽人之用一也若令以一言蔽其體之何若便通身是口也不得親切即能親切於吾言亦必不能親切於彼心固矣今試令為此問者言仁之體亦不過曰心之德愛之理而

已此是祖朱子之言爾彼且不能自喻而况喻諸人乎故善問者必不以體為問善答者必不以體告人聖門諸賢於仁知之體已反身而自見故但於其工夫作用請事終不以晚宋諸公除却先生言語自家一知黑漆如將欲行而問何者為足將欲視而問何者為目徒騰口說爭是非而終其身於盤盪以為日也乃以己之愚疑聖言之未著其可哀也夫

子路篇

胡氏立鄆之論雙峰辨其是甚當孟子所言甚位者唯貴戚之卿可耳據馮厚齋所考子路此問在輒立十二年之後雖貴戚之卿為之已晚矣春秋書齊弑其君商人弑君之賊齊人君之而又殺之則書弑豈有十二年之後業已為之臣而敢行廢置者乎胡氏此等議論極相踈墨家其春秋之家學而誤焉者也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夫子不拒而但言正名則固許委贄於衛輒之廷矣子貢夫子不為之說在輒初立之時子路此問在十二年之後聖人因時措宜視天下無不可為之事豈介介焉必立鄆而後可哉且考之春秋傳公子鄆非能為子臧率札者也其辭而不受者知輒之父子之安忍無親而不欲罹於禍耳靈公薨鄆可以遵治命而有國矣而且曰亡人之子輒在則是鄆之終不肯立也蓋靈公之於其子非真有深惡痛絕之心受制於悍妻而不能不逐之耳以義則輒可以立以先君之志則且欲立輒以寄其不忍於輒之心故輒請逐而輒可以容於衛使鄆受大夫之板而遂立焉是亦違分議以替先君之志因便竊位而何賢於輒耶鄆固終不聽焉則徒為亂首而終無濟於衛豈夫子而為爾哉論及此夫子即為貴戚之卿亦不能任立鄆之事能任此者其唯有道之天子方伯乎乃輒之罪不在於得國而在於拒父則靈公初薨輒未稱兵以拒輒請即為天子方伯者立輒亦無不可天子方伯固立輒輒固不立而讓其父然後以大義抑輒而使立焉仕輒請於王國可也迎輒請以終養可也輒請怙惡不聽天討且加而後輒可逃也輒逃而君衛者猶有靈公之嫡孫疾在而不必鄆此中子之所以為孤竹也然凡此者天子方伯任之而非臣子之事故夫子且許之為政而曰必也正名乎則亦就其既陷於罪之後弭其拒父之惡去禍祖之名迎父以歸養而已輒請之爭輒激之也輒之逆南子之黨成之也輒而正名以迎養得夫子以為之相則輒請之安於歸而就養也亦可十九得也使其不然而輒乃有逃之一策在顧其逃也須待之崩請歸而不戴之日為臣子者何事豫為非常之舉動輒與廢立致重章桓溫之所為故父子君臣之際自當力為其難不可率然任意於一擲也

宋光宗之不孝而方路大位趙汝愚廢之立寧宗乃以奉光宗為上皇而社稷未嘗不安宋子固深許趙相之忠而深哀其死矣以此推之則父廢子立亦何不可哉或疑光宗昏悞而崩請凶悍然公子鄆之以義立輒而國人安之矣則崩請亦何足以有為況以聖人處此強齊可服三都可隨而棄有於崩請崩請以失其應得之國而爭較醫輒之無故而欲殺其孝子者情猶可原以聖人為之昏瞶且危若而况崩請乎處此等大變只是至誠動物順道而無憂纒弄手段圖輕快便是私意但不能盡誠孝於己便生許多憂慮怨尤故子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人臣則利害計深怕向舊窠中尋危刺地捨却他父子別立一主則大小安貼趙忠定貶死衡州也只為甯宗是光宗之子到底無恩而有怨使別立一人則居然門生天子居不拔之地矣君子欲以盡大倫而安社稷豈可作此思量唯為君者將社稷作公器信天理而不疑却於自家父子天性與不立乎其位一般盡敬盡愛則何憂何怨為臣者但依者天理人情一直擔任不計利害成則為伊尹敗亦為趙相又美事張皇妄作哉故立鄆之說非天理之安而利害亂之也

崩請初無怨於輒所恨者南子之黨耳姦人懼禍遂為不拒父禍祖則輒不可立之說而輒童昏聽之聖人見得名之既正輒未常不可君衛則姦人無所售其姦矣若云必須立鄆則正墮姦人術中故見道不宏者不足與權也徐有貞口今日之舉為無名七字弄出許多傾危伎倆李南陽從容打破此言之妄上心冰釋處人家國者不可不知此意

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專對者謂以己意應對合宜不必君命也朱子云不假眾介之助未是雖正使辭詎亦無眾介聚訟一堂之理

所謂政者謂刑賞科條之下於民也魯衛俱秉先王之遺教而昭定靈出之際初務更改以圮先法其廢書舊章者已多而特不若齊晉之盡棄周禮耳故曰兄弟也衛之為政於春秋無考是以傳註家難言之耳若君臣父子之大

倫雖夫子嘗以此為政合魯景之問乃魯雖見逼於彊臣自與齊之田氏晉之六卿等不至如衛之父子稱兵滅絕天理也蘇氏之說不審

朱子謂聖人為政一年之間想見已前不好底事都革得盡不如南軒所云三年之所成者即其暮月所立之規模為深見王道施行之次第也儒者任天下事有一大病將平日許多悲天憫人之心因乘權得位便如鬱火之發於陶道為更改只此便近私意而國體民命已受其剝落矣且將孔子相魯觀之自宣公以來履畝而稅是民間一大病而三桓逐君立君是朝廷一大賊於此稍動一分意氣則罷畝稅逐三桓豈非第一喫緊當革之弊而孔子何嘗如此微獨孔子即如舜之相堯位極尊權極重君臣推任之誠無有加矣而其歸同朝者二十八載則興利之先於除害必矣今人粗心說害不除利不可興者都是一往之氣天下大器自非福衷所能任想來聖賢開治平之業與為學一致為學而先過欲做得十分上緊淺之口得個克伐怨欲不行深之則流入於寂滅為治而先革弊到頭只是開闢一場引身而退蓋正氣未昌與邪戰而恒見不敵也故為學必先存理而後欲可遏有戒慎不覩恐懼不聞之本以貞勝於敬義而慎獨之功乃以不惑為治必先建德而後弊可革有闢離趾之精意行乎國家則免其野人江漢之游女無患其雄心治志之不一向於正也聖家有穀氣昌之說正合此理若稍悞然以革弊為先恐為附庸黃之以誤人不少況當夫子之時尤多病羸弱之國不可以壯年盛氣之法療之者哉

雙峰云纔要速成便是見得目前小利便處使然則但言欲速而大事不成因之矣何須如此分項說下見大者亦或欲速不欲速者亦或終身於小利之中如禹之治水是為天下萬世興大利除大害便欲急切埋之決之豈必其利之小而徐治之八年之後也只同此一利非速則利小而緩則利大也宋襄公不重傷不禽一毛不可謂見小利也口為欲伯功之速成便致傷敗王介甫之意亦儘從容他本意要復燕雲却云將欲取之必固與之不可謂欲速也乃其銖銖察察積射以為用兵之地在小利上收拾故終不能成大事舉此一端則欲速見小利之不相因也明矣聖言如江河行地條派分明不用曲為扭合大都如此

中庸中行在中央相似此種見解但有影響了無實義蓋狂狷兩分中行中立則是相敵之勢聖道之別復有兩道其視中行既已險隘而不足以冒天下之道其視狂狷直為異端背道而旁馳也中行者若不包裹着進取與有所不為而在內何以為中行進取者進取乎斯道也有所不為者道之所不可為而不為也中行者進取而極至之有所不為而可以為耳如此看來狂狷總是不及何所得過聖道為至善為巍巍而則天何從得過纔妄想過之便是異端今釋老之言是已究竟釋老之教也只是不及而不能過儘他嗒然喪耦相然道遠面壁九年無心可安都是向嫩處躲閃丟下一大段不去料理乃狂狷則猶不若此狂者志大言大亦聖人之志與言也狷者不屑不潔亦聖人之所不屑也言之大初不說一粒粟中藏世界志之大亦不想威音王那畔事不屑不潔亦終不曾視父子為冤夫妻為業同此一聖道而各因其力之所可為而為之不更求進便是狂狷做得恰好恰好於天地至誠之道一實不欺便是中行此一字如俗所言中庸之中道當如是行便極力與他如是行斯曰中行下學上達而以合天德也狂者虧欠者下學狷者虧欠者上達乃虧欠下學者其上達必有所壅虧欠上達者其下學亦儘粗疎故曰狂狷皆不及而無所過也過不及之不與中參立惡屢辨之矣要以中為極至參天地贊化育而無有可過不欲使人謂道有止境而偷安於苟得之域雖與先儒小異弗恤也

憲問篇

因執藥病之說遂向藥求病謂邦無道穀之為恥為憲之所已知已能唯邦有道穀之為恥為憲所及憲仕於孔子可謂遇有道矣與之粟則辭豈漫然於有道之穀者耶聖人言語一皆十成如春夏秋及合同而化此二句不可分

折如邦有道貧且賤焉邦無道富且貴焉使下兩恥也此以一恥也該之蓋唯不問有道無道而一以得祿為事不復問所以居此祿者然後為君子之所恥也者已賤之詞也如魏徵事無道之建成不能止其邪謀徒耽宮僚之榮而不去及事太宗便恣地犯顏敢諫此無道而有道非徒以較劉琨當西晉未亂之日且與曹謐為友以固其位及永嘉之難大節凜然此有道而無道則不安於穀若此兩者雖不得為全人而於微則可遇遇王而後志行於現則可云小不正而大正唯皆不然遇昏亂則為持祿之魏徵遇安寧則為附勢之劉琨斯則雖具官修職而與斯役同矣硬直說個恥也是最下一流故聖人必以此當之而不然者則猶不謂之恥固聖人之德亦廣原思之猶隘使知不至於是則無容引以為恥同匹夫匹婦之節如鮑焦之見窮於子貢仲子之見譏於孟子也即為藥病之說亦無當取此

先儒疑原思之言冠克伐怨欲於不行之上為有克伐怨欲在裏特不行於外使謂其但能強制而根苗常留如此看文字殊未通透若不當云克伐怨欲不行則且云不行克伐怨欲焉既不成又句抑似人所固有而不行之矣且如懷着一腔怨恨但不仇害但不詛罵其可謂之怨不行乎天下儘有陰險柔懷之流有此四者全不能見之於事又如措大末中第時預想如何以廣田宅如何以報睚眦雖終老無可行之日而豈其能不行耶則知所言不行者亦必無克伐怨欲而後可以當之也若滿腹私欲過捺教住正中病人寒中陰藏其毒彌甚而孔子何以云可以為難耶可以為難明非容易事子之言仁曰為之難又曰先難難亦求仁者事也且人之情才不甚相遠業已有克伐怨欲矣一事忍之他事不能一日忍之他日不能如善飲人終不免醉使終日懷挾四者於心而禁之一絲不露恐盡天下通古今無此疆力之人也明乎此則知克伐怨欲不行即是克己即或當念未嘗不動而從事於非後將構之際以力用其遏抑而不能純熟淨盡則學者之始事固無不然者先儒言克己之功云難克處克將去正此謂也亦安得以強致病之哉乃朱子抑有合下連根剷去之說則尤愚所深疑合下不合下連根不連根正釋氏所謂折服現行煩惱斷盡根本煩惱之別爾欲得一刀兩斷當下水釋除用釋氏白骨微塵觀法無已則亦所謂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而已極矣聖學中原不作此商量乃克伐怨欲不行既即為克己而子曰仁則吾不知此固大疑之歸也雖然無容疑子之言仁曰克己復禮為仁初不徒言克己抑曰能行五者於天下初不徒言一行不仁以體言之則有所復也而乃以克所克所克矣而尤必復所復以用言之則其所不當行者不行尤必其所當行者行之也蓋必使吾心之仁泛應曲當於天下而無所滯天下事物之理秩然咸有天則於靜存之中而無所缺然後仁之全體大用以賅存焉故存養與省察交修而存養為主行天理於人欲之內而欲皆從理然後仁歸焉故子之言克己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非禮勿履一禮以為則其為禮也既視聽言動之所必由而其勿視勿聽勿言勿動者一取則於禮以定其非則克己以復禮而實兼禮以克己也不辨之己而辨之禮故錄其成而觀之則克伐怨欲固不行焉由其致功之實而考之則不僅克伐怨欲之不行亦不僅己私之克而清虛澹泊於人欲已也從不仁者而反觀之則但其克己之無餘若從其為仁也而體察之則固有所復之禮靜與立而動與行非但克己而畢也今日曰克伐怨欲不行焉則是徒於己致克而未講夫復禮之功惡知其中存者之禮與非禮哉禮之中無己而已之外非即是禮故居處恭必其恭也非但不慢而已也執事敬必其敬也非但不肆而已也與人忠必其忠也非但不詐而已也天理克周原不與人欲相為對壘理至處則欲無非理欲盡處理尚不得流行如鑿池而無水其不足以畜魚者與無池同病已瘠而食不給則不死於病而死於饑故曰仁則吾不知也此聖學真端之大界不可或為假借者也

胡氏以無愧作而真有得論貧而無怨者真體驗語知必此而後無怨則無怨之勝無論也必矣蓋人處貧而怨非必不甘貧也凡怨之起必因人情有可怨之端而後怨焉而天下之加非分於我者則唯貧與之不但橫逆之施畏用之富而偏用之貧且在我既貧則其所致於人者即人所應得於我者而亦不能致之於是人固疑我之驕吝刻薄而因以不恆於我我乃反而自思凡吾所不滿於人者非有他故而特以貧貧固遇之窮也而向不相諒以遇之窮而相求於無已哉此其為怨即甘貧而不動心於富貴者亦不免矣然人之以貧故責其所責者以貧也而我之所以不滿於人者若但以貧故而他無不盡則雖橫逆之施自可安受之而無校於物矣何也人之責我以貧曲自在彼而無待我怨也此所謂無愧作而不怨也如其不然則此事之啟蒙也但以貧故而我居平之所自立與

自他之接物者或以利或以欲乃於彼則屈己以徇物於此則稱有無以徑行則人之非分責我也在彼亦持之有故而在我則但據此事之曲直以歸其咎於彼於是乎虛其所誣標其所伸以與天下爭而怨熾矣故知非終身之行不媿天不作人者固不能受物之笑罵欺陵而甘之也若無論者則苟可以勝一時之食淡衣麤極至於忍飢耐寒而憊為之矣不必終身所為屋漏所覺若順天理而無邪僻也何得易言無怨哉自修身而言則言必中倫行必中慮而媿作免矣自所以修身者而言則非有得於斯道者固不能必其行之無媿作也此以推其制行之原必本之心得以為躬行則幾與不改其樂者同矣雙峰易夫子之所難而以與富而無驕並言謂與無論者同科不知經傳之文淺深各致初不可以例求蓋無論與樂相去自遠貧而樂者固不可以論不論論若富而好禮則亦就無驕者而深言之耳故無論與樂之中更有無怨之一位而無驕之與好禮中間更不容著一位次也貧境逆故屢進而後極其至富境順則由無驕以好禮亦直截而易後通於身世之故而反求之身心當自知之

自荀孟有貴王賤伯之說儒者遂為己甚之論雖折衷以聖人之言而猶未定也子曰齊桓公正而不諂既己以正許之矣而朱子猶曰心皆不正夫舍心而言正則聖人豈但正以其迹哉如以迹則宋襄不重傷禽二毛不鼓不成列亦可許之正矣而況於晉文城武仲之要君微生高之不直亦唯其心爾則聖人之不畧心而言迹當矣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又云五伯假之也凡此皆統論五伯之詞而要未可以定齊桓何以知之即以夫子許以正者知之也若王則必貴之伯則必賤之凡言伯者無不賤因而不霸者之事功而以王業之成為湯武之所可貴此又非已浸使孔子而當齊桓之時居齊桓之位必且如湯武乎抑且如齊桓邪放伐之事既夫子之所斷言若夫文王則其伐崇伐密三分有二相率以修職貢者亦大略與齊桓同其所異者則文王遇凶暴之主而桓之時主非紂爾主非紂則固可奉天子而不當據諸侯凡有所為必請命而行乃桓王雖非紂而臨溺昏庸之惠王其不足與為善一也楚夷也元王之罪人也而陽使王世子為首止之會陰召鄭伯欲撫之以從楚是尚足請命而行乎其王國之臣雖非崇侯惡來等也而宰孔齊盟于葵邱口血未乾已陰使晉背齊而不恤五禁之申使桓一一而受命其可哉若云君不君臣不可以不臣此卿大夫之義而不可通於諸侯文王而唯紂命是聽伐崇之役又豈紂所樂從耶以斯知

不請命之未足為相責也乃桓之不能望文王者以夫子之言考之於文王曰至德於桓公曰正而不諂其相去已遠矣夫正亦德也而其去德之至者其差猶甚矣德無不正而正不足以盡德之什一故曰屢言貞貞者正而固也正而能固乃足以幹事而凶或隨之則正者德之邪邪而不足以與其精蘊明矣故曰正而不諂則已知其於治道之大端不失而已疎也君子之以其道應天下之事者初不恃一正而無憂是故義必精仁必熟聰明睿知而必神武之不殺然後盡天德王道之微而非孤奉名義之可以裁物而止斯文王之所以為文也桓公則唯其所秉者正遂奉一正以急正夫物是以隘不可大迫不可久身段而周即內亂楚即于盟嗣子即失伯而陵夷然亦唯其秉正以行而不屈計成敗是以詐謀不行而未流於邪若晉文之諂而不正則委曲以赴事後而其為謀之深反有密到於齊桓者是以世王夏盟而楚不能與爭蓋凡不能體天德以備王道而亦足以建功業者恆有二途而得失各因之其守正以行者恆患其相疎而無以致遠行久密謀曲計者可以持天下之成敗而人心風俗亦由以壞功之遲速效之淺深莫不各肖其量也故齊桓圖伯三十年而後成而晉文得之於五年之中齊不再世而晉以久長乃其假仁義尚詐利如荀孟重賈所譏則皆晉文之所為而非桓之過也故以桓之大事論之使桓必欲得天子之歡心挾持以令天下則必不違惠王偏愛子帶之心而開隙於王與宰孔抑將為王立帶而周之君唯桓是聽矣然而桓不為也正也苦秦桓者也魯桓之仇也哀姜桓姊也終莊公之世魯未嘗為齊下哀姜托於莒以壞魯桓黨莒挾姊以多求於九嬖之魯可以得志而桓終討展姜定魯難而不徇莒之請若此者皆所謂皎然揭日月而行內求自正外以正人而不區區於求成求可者矣斯豈三代以下唐宗宋祖之所能及哉正而不諂避之正亦唯其心之無邪也唯其正是以不諂唯其不諂是以謀不深而功易敗唯其不諂是以不致壞人心而盡風俗乃唯其止於正而不至於德是以功不可大而業不可久以此論桓聖人之意見矣何事過為己甚與聖言背馳哉

德為體功為用天下無無用之體無無體之用使不必有是德而有是功聖賢亦何事為此規矩者耶苟無其德則雖彷彿以圖其功而去之愈遠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而子曰管仲之力也夫曰力則其所以能勝此者其本領不可昧矣慶源但以不假威力無所殺傷稱其功之大豈仲纔一進不以兵車之謀而徽成其功夫子遂以亟稱其

仁耶宋襄公亦嘗以乘車會諸侯矣而適為楚人之擒則知無其力者雖以兵車而且不勝任况不以哉周公兼征
斧破斯缺斯亦豈必廢兵而其所以仁覆天下者則在有四國是皇之力也德者得於心也得於心者有本則其舉
天下也任無不勝春秋之時諸侯之不相信而唯兵自恃者已極矣不以兵車而能志喻信乎於諸侯便有合天下
為一體疴瘵相知彼此相忘之氣象此非得於心者有仁之實而能任此而無憂其不濟乎力者仁之力也其所為講
信脩睦於天下博信明義於國中而以全乎愛之理為心之德者固非虛枵襲取之仁明矣世所傳管子書言多說
雜蓋後人之贗作而仲之言見於春秋傳者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曰招攜以禮懷遠以德德
禮不易無人不懷曰子父不好之謂禮守命共信之謂信體道已實而執德已固於此驗矣故君子稱之曰豈弟君
子神所勞矣斯非正誼明道而不謀利計功之實哉而必曰管仲無其德何也孟子之譏仲以救時也無仲之力而
襲仲之迹則趨入於功利而不仁非仲之過也孟子以仲伯而不王鄙其功烈之卑亦初不言其心術之不正而宋
儒以說遇獲禽擬之終為深文中人而非論之正諸子之論折衷於聖人聖人難言仁而以許仲又何必吹毛求疵
而後快哉

程子謂王珪魏徵害於義功不足贖朱子則謂王魏功罪不相掩如實求之程子之言自為精允夫子不辨管召之
不宜黨弟以爭國桓來初不以此寬仲而鄙勿蓋齊之難起於襄公之見弒則為襄公之子者俱有可反國以存宗
社之義非國家無事長幼有序而糾故作逆謀以爭兄位也桓公與糾皆避難而出彼此不相通謀雍廩既殺無
知齊人亟於得主從魯受盟而春秋書曰公及齊大夫盟于訕言大夫者眾詞也桓之自莒來也在盟既之後故春
秋於盟既無貶魯之文而但譏其納糾當其始時齊大夫且不知小白之存亡而况為管召者亦安得舍現在可奉
先君之子而遠求其兄於不可知之域哉迨其後桓公已自莒返而魯與召忽輩乃猶挾糾以爭斯則過也先君之
賊已討國已有君而猶稱兵以向國此則全副私欲小忿護其位而僥倖富貴以費無益之勇故曰匹夫匹婦之為
諒若王魏之於建成則兄弟當父在之日而構大難俱為不仁不義而建成則高祖所立之家嗣也已受父命而正
大位非糾比矣王魏受命於高祖為宮僚則義不容於不死又况夫子之稱管仲曰微管仲吾其披髮左衽矣向令

唐無王魏天下豈遂淪胥乎管仲自周室衰微後斯世斯民一大禍原人王珪既無赫赫之稱即如徵者特粉飾大
平一諫臣耳有太宗為君房杜為相雖無王魏微自晏然其視管仲之有無遠矣管仲不死請囚之時胸中已安排
下一箇一匡天下底規模口須此身不死得中材之主而無不可為魏徵不死之時有何把柄幸逢納牖之主遇事
有言遂見忠效倘遇愾之君則更無可自見矣管仲是仁者仁之道大不得以諒不諒論之魏徵所欲為者忠臣
也忠則不欺其君者也不欺生君而欺死君口古之功何足以贖中心之恩故朱子之寬假王魏不如程子之明允
而管仲魏徵之得朱不僅在子糾幼而建成長也

思不出其位只如集註自當看聖賢言句却思還他本色無事攀緣求妙此處原是說思與先儒所言主一為存心
之功不同黃勉齋早已鵬突云當食則思食當寢則思寢直不成義理使人終日之閒言行居止截分千百段立之
疆界則無論氣脈間斷不成規模且待事至而後思則思之力亦不給矣夫所謂思食思寢者思其理乎則理之當
豫立而不待事至以因路也固也若云心在是而以應其事之謂思則夫寢食者其何所容其思豈將以求安求飽
耶夫子不食不寢以思然則當食當寢而所未親未聞之事理為君子之所經綸者多矣知此則唯南軒時地之說
為得之然所謂地者亦自有分地者而言也所謂時者亦自時有所任而言也出位以思則適以弛時地中之當思
者耳若為君而不思臣道則何以知人而任之為臣而不思君道則何以引君當道而格其非易言不獲其身不見
其人亦但謂內不顧己私外不求人之知我助我而已若拘分時地而置天下古今之理於不思則豈君子之學哉
故此位字必如范氏之以職言而後顯徒為深妙則不陷入釋氏行住坐臥之說者鮮矣

過字唯朱子引易小過象傳之言為當雙峯厚齋乃謂欲使行過其言因而有說七分而行十分之鄙論使然則善
言德行者之行為倍難而期期父父之夫苟欲自過其言亦甚易矣雙峰錯處只欲將中庸過不及作一塊疑團遂
爾周章逃避今求行之過者至於不憚死而止矣乃匹夫匹婦之自經疑若過也要其實大槩是下梢頭氣肅索而
神昏昏收煞不下無已而為此耳若仁人之殺身成仁崢嶸猛烈則唯其過也是以仁也故成仁者亦僅免於不及
而匹夫匹婦之非能過也夫至於死而且多失之不及而不患其過而况其力之所得為與事之所當盡者哉朱子

於此下一意字於過下一欲字貼補有實味當其慎言敏行之心必如此而後得耳及至言之已出則危論昌談固不囑囑囁囁如易之所謂其辭斬者行之已成則亦恰與理及而又未嘗過也盡古今人無有能過其行者而亦何必以太過為防

鮑焦申屠狄似過矣乃過於求人而不能過於求己君子之過其行求己者也小人求諸人求諸人者皆小人之屬故焦狄之死直與匹夫匹婦之自經等匹夫匹婦之自經有不因怨忿於人而決裂者乎於己之不及不肯自求者多矣

微生啟看來亦老莊之徒老子曰善者不而之者不善又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他看得道理直德高峻纔近人情即虧道體故莊子以臆傳發家為儒謂自家識得更不須細碎與人說一有辨論則是非失其固然而為佞矣其意只直待解人自會若人之不能相視而笑莫逆於心者則置之可也即此是他固執不通處將者道理死掣定作一處而視天下無可喻者其離人以立於獨既已賤視生人之同得而刪抹半截道理孤尋向上去直將現前充塞之全體大用一槩以是非之無定而割之故其言曰子之依依然與不知者言道而剛定述作以辨是非於不已則無有以是為非以非為是而徒資口給者乎熟繹本文意自如此新安以立身待人言之亦謂此也雙峰但從任隱上說於啟語中作一曲折云丘何為是栖栖者與夫栖栖者必佞而無乃為佞乎殊未本文之旨而子曰非敢為佞也疾固也則以辨其務通理而非亂是非其言正相登折如雙峰解之則此二語亦多扞格集註記微生為隱者則以名不見於史策而釋其為人之生平初非謂其欲率孔子以隱也

不怨天尤人如何有人不及知而天獨知之妙此處最難見得故朱子又有及其上達而與天為一焉則又有非人之所及知者一解乃此語不可混看及其上達自言上達之所至與天為一則以贊不怨不尤之妙也不怨不尤非忘情之謂集註反己自修是順夫子之言那下著實說與天為一則推夫子之言而觀其深反己自修者下言之也與天為一上言之也上下分而合轍者一也非聖人之始而反己自修繼而與天為一也反己自修其用功與學者等而反聖人之已修聖人之修則有與天為一之實焉胡氏春秋傳云於上皆安而無所避也於我皆真而無所

妄也此是反己自修只此是與天合一若未及於聖人者反己而未盡己之量自修而未造修之極有所偏見獨得則必有所獨是有所獨是則有所獨非有私是非則有私得失天下之故萬變撞他學術不著而無餘地以自處則怨尤之所必起語令不怨不尤焉而其所以自命者失矣如屈原不作離騷其忠孝亦無以自顯以此求之夷惠孟子俱所未免反己自修而與天為一即以與天為一者反己自修非孔子無此大用亦無此全體也則固夫人思慮之所不至矣今舉一端而言如春秋一書本孔子不得志於時之所作後人讀之不敢不以為大經大法之宗乃至亂民賊子亦知懼焉然求其瘳惡憂亂之迹慷慨動人於百世之下者固不若屈氏之騷也是以游夏不能贊一辭而後之傳經者且合且離而無以見聖人之情其體備於己而上合天載者世莫知也聖人之言行何一而不如此哉即此以思豈不與天之生殺不以喜怒者一理若雷動風入晴雲甘雨則六子之用有所祈而有所拒感人固深而要非易簡之大德唯具有獨至是以有獨遠也嗚呼微矣

只下學處有聖功在到上達却用力不得故朱子云下學而不能上達者只緣下學得不是當此說最分明乃朱子抑有忽然上達之語則愚所未安若立個時節因緣作迷悟關頭則已入釋氏窠四朱子於大學補傳亦云一旦豁然貫通焉一旦二字亦下得驟想朱子生平或有此一日要未可以為據也孟子曰是集義所生者一生字較精切不妄循循者日生而已豁然貫通固不可為期也曰一旦則自知其期矣自知為貫通之一旦恐此一旦者未即合轍下學而上達一而字說得順易從容云一旦云忽然則有極難極速之意且如懸之解而不謂之達矣忽然上達既與下學打作兩片上達以後便可一切無事止釋氏禪子敲門忽開而磚無用之旨釋氏以頓滅為悟故其教有然者聖人反己自修而與天為一步步是實盈科而進豈其然哉故曰天積眾陽以自剛天之不已聖人之純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聖人之上達不得一旦忽然也明矣

朱子也不須揀一語包括甚富下文說不是揀大底理會則亦偏指一端之不須揀者也學者之病急於大而忘其小者固多乃亦有於下見下而不於上見下者則亦未足以盡下學之量如坐如尸立如齊此中便有無不敬儼若思全副道理達上聖敬日躋去及早便須知得然則人之所見為極難極大者亦不撇下待之他日而且就其易知

易得者埋頭做去也即此是下學即此是先難以其但為下學若不足以上達却須與一倍體認到淡洽融貫處即此是先難工夫朱子抑云撞著便與理會一語極好有始有卒不可分為兩截也何棟之有
聖人有聖人之不怨尤賢人有賢人之不怨尤乃至天資淡泊和緩者亦自有其不怨尤居德既別當境亦異若疑其不待聖人而能則總是未見聖人階級在如朱氏可傳所云此聖人自道之辭素位之君子亦能之則又何以云知我者其天也今且以當境言之夫子攝行相事乃至化成俗易即費已墮男女別塗一旦舍之而去齊乃斯道與衰天下治亂生民生死之一大關却更有反己自修安止合天之道以處此是豈尋常寵辱不寵者可得施其恬淡之雅量哉而奈何其易言之

辟地以下三言其次以優劣論固不可然云其次則固必有次第差等矣程子以為所遇不同乃如夫子之時天下之無道甚矣豈猶有可避之地哉而聖人何以僅避言色也蓋所云次者就避之淺深而言即避世避之尤者也

避地以漸漸不欲避者也志益平而心益安矣
磬之為聲古人以為樂節故詩云依依我磬聲其為響也晏然而已如後世之用拍板然非有餘韻可寓深長之思若琴瑟笙簫之足以傳心也荷者雖達樂理亦何能以此而見聖人之志哉磬無獨擊必與眾樂俱作子擊磬於衛者蓋與弟子修習雅樂緣磬為樂節夫子自擊之故專言擊磬荷者先王治定功成以和神人者也明王不作禮樂固不與矣而猶修習此應世之文焉則志雖深而不達於時矣集說之說深妙而不稱其實
但不忘天下亦不可謂之難集註聖人心同天地一吸是因此以贊聖人語非實指出難處故云且言人之出處若但如此則亦無難八本解慶源云因時卷舒與道消息所謂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又云濟世之用其出無窮所謂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只此是實見得聖人難處雙峰但言知新安但言心俱未達聖意知出處之不可偏是見處自然見得大心不能忘世而不隱也是索性做去聖人不由此二者為難也

衛靈公篇

吾道一以貫之文字所指包括周徧于一以貫之文字所指則子貢所疑為多學而識之者也於此有別故集註曰

彼以行言而此以知言若云一以貫則未嘗有異故集註云說見第四篇以貫求之此所云貫以言知而未該夫行若吾道一以貫之則言行而道夫知哉彼道夫知則所知者亦夫子之道也而彼所云一一外更有一彼所云貫有所貫而有所不貫矣凡知者或未能行而行者則無不知且知行二義有時相為對待有時不相為對待如明德者行之極也而其功以格物致知為先焉是故知有不統行而行必統知也故吾貫一以貫之者並子貢所疑為多學而識之者而亦貫也然則子一以貫之者亦可受貫於忠恕乎此讀書者之所必疑也雖然忠在其非忠恕耶謝氏曰子一以貫之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夫所謂上天之載者其於天則誠也其為物不貳而生物不測者也

是即所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者也其於人則誠之者也為恭而天下平也是即所謂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者也乃於行見此難而於知見此則難故疑一以貫乎所知之理者不可以忠恕言也嗚呼苟非知聖學之津溪者固不足以知之然唯不知此則不得不疑為多學而識之矣藉令不此之疑則又以為神靈天縱而智睿不由心思則其荒唐迂誕率天下以廢學聖之功其愈為邪說淫詞之歸矣

子一以貫之亦非不可以曾子忠恕之旨通之此非知德者不足以與於斯先儒之所重言而愚何敢言雖然其無已言之忠盡己也恕推己也盡己之理而忠則以貫天下之理推己之情而忠則以貫天下之情推其所盡之己而忠恕則天下之情理無不貫也斯一以貫之矣夫聖人之所知者豈果有如俗儒所傳淨實商羊在情理之表者哉亦物之理無不明物之情無不備之謂也得理以達情而即情以通理之謂也如是而古今之遠四海之大倫常禮法之順人官物曲之繁無不皆備於我矣所以皆備者何也理在心而心盡則理盡也情洽性而知性則知情也理之不與情之不遠於己取之而皆備矣己之理盡則可以達天下之情己之情推則遂以通天下之理故盡之以其理推之以其情學者之所以格物致知也學者之忠恕也理盡而情即通情不待推而理已喻聖人之所以窮神知化也聖人之忠恕也天下之事無不依理而起天下之物無不依情而生誠有其理故誠有其事誠有其情故誠有其物事物萬有者乾道之變化理情一致者性命之各正此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生物不測皆示人以易知者也天道之忠恕也故鳥吾知其黑鵲吾知其白爾吾知其可緣稼吾知其可粒天道以恆而無不忠以充滿發見於兩

間推之無吝如之不吝而無不可聖人以此貫事物之情理學焉而即知識焉而不忘非所學非所識者即以折衷之而不惑祖述憲章以大本生達道而教化者自有其川流以要言之誠而已矣誠者天之道也物之終始也大明終始而無不知也嗚呼過此以往則固不可以言傳矣或問中語子貢一貫之理一段中間駁雜特甚朱子曰此說亦善取其不躐等數語為學有津溪耳乃其曰一體該攝乎萬殊則固然矣抑曰萬殊還歸乎一原則聖賢之道從無此顛倒也周易及太極圖說西銘等篇一併大界限正在此分別此語一倒縱復盡心力而為之愈陷異端愚於此辨之詳矣又曰聖人生知固不待多學而識則愚所謂荒唐迂誕之邪說也又曰學者必格物窮理以致其博主敬力行以反諸約及夫積累既久豁然貫通則向之多學而得之者始有以知其一本而無二此雖與大學補傳相似而揆之聖言則既背戾且其言亦有自相刺謬而不知者朱門諸子用一死印板摹朱子語作生活其於朱子之微言且不得達況聖人之旨耶子曰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又曰予一以貫之凡兩言以以者用也謂聖功之所自成而非以言乎聖功之已成也然則夫子自志學以來即從事於一以貫之而非其用功在多得悟在一也若云向之多學而得者始有以知其一本而無二則夫子之能一以貫者其得力正在多學而識子貢之所謂曰然者正有以見聖功之本原而何以云非也則揆之聖言豈不為背戾耶其云格物窮理以致其博主敬力行以反諸約固與夫子博文約禮之訓相符合乃既云主敬力行以反諸約又云積累既久始有以知其一本而無二則敬既為主矣於此之外而別有一本以待他日之知是始之一本而既之又一本也此所謂自相刺謬者也由此問者初不知有何者為一妄億他日且有因地光明於子納須彌粒粟藏世界之境而姑從繁重以求之子貢之疑初不知是子且急斤之曰非也況其以學識為敲門磚子者哉天地之道所性之德即凡可學可識者皆一也故朱子曰天下一物莫不有理一而物備焉豈一物一理打破方通也哉程子曰讀史一字不遺見人讀史則斥為玩物喪志玩物喪志者以學識為學識而後一貫於他日者也若程子之讀史則一以貫乎所學所識也若不會高一以貫之上求入處則學識徒為玩物古人之學日新有得必如以前半截學識後半截一貫用功在學識而取效在一貫是願子早年不應有亦足以發之機而夫子在志學之年且應不察本原留習然求之而未知所歸也無已則曰彼所

言者乃為初學言耳然學者之始事固無能貫之力而要不可昧於一之理明則誠者聖人之德也誠則明者君子之功也故彼所謂致力行以反於約者即初學入德之一以貫之也子曰予一以貫之而不曰予既已能貫之於一也則聖固以為功矣而非豁然貫通之速效也故博文約禮並致為功方博而即方約方文而即方禮於文見禮而以禮徵文禮者天理自然之則也約而反身求之以盡己之禮而推己之情則天地自然之則者矣故大學修身正心誠意致知格物初不以前日謂之謂先後日為之謂後而必以明德為本知止為始始姑從事於末而幾弋獲其本也乃既曰反諸約又曰然後知其一本而無二若反亂之曰猶將迷於一本也然足以知發此問者不知何者為一而妄億有單傳末後之句得之於言語道斷心行路絕之日則豈不誣哉若其功之淺深幾之生熟固必有之其為聖人也而後篤實光輝以知則且順以行則從欲其未至者多有扞格不合者處然其不合者亦非不可必合積誠於會通之觀典禮之行而誠則明矣非當其未之能貫則姑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且埋頭瞎撞依樣循持而不求其故然則為朱陸之辨者始終原自異致正不前半修者亭之功後半期鵝湖之效遂可傲陸氏而自立門戶必如此說則鵝湖且得以格物窮理為敲門磚子傲人矣子貢先傳後倦之說其失正在此自非聖人固不能有始而即有卒而方其始不知所卒則亦適越而北轅又奚可哉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其云將以者言將此以說約也非今之姑為博且詳以為他日說約之資也約者博之約而博者約之博故將以反說夫約於是乎博學而詳說之凡其為博且詳者皆為約致其功也若不說約故博學而詳說之則其博其詳假道謬塗而深勞反覆果何為哉此優孟衣冠與說鈴書廚之下與聖賢同其學說而無理以為之則無情以為之輩所以祇成其俗儒而以希頓悟之一日幾何而不為裴休楊億之歸哉聖學隱大義亦可閉已

雙峰云德與道不同一語甚是斬截顧下文云云又不足以發明其意集註云義理之得於己者七字包括周至雙峰似於得於己上添一既字如云義理之行焉而既有得者慶源亦坐此誤故曰不徒以知為尚要在實有諸已使然則當云有德者鮮不當云知以有則未有不知者也乃不可云有德者鮮以人苟有志於道而從事於學則豈窮年之不能有一德哉如子路勇於行其所行者豈皆彷彿依傍心所不得主而強行之者乎而夫子胡為輕絕人而

遠謂其鮮以實求之雙峰於此德字未得曉了具於集註得於己三字亦未和其意味德者得也有得於天者性之得也有得於人者學之得也學之得者知道而力行之則亦可得之為德矣性之存者非靜存動察以見天地之心者不足與於斯也故不知德者未嘗無德而其為德也所謂弋獲也從道而得者也唯知德者則灼見夫所性之中知仁勇之本體自足以行天下之達道而非緣道在天下其名其法在所必行因行而生其心也天下之大本者性之德也發而中節者天下之道也於天下見道者如子路固優為之於吾心見德者非達天德者不能從道而生德可云有得不可云知德其所已得則自喻其所未行則不知從德以凝道則行焉而道無不行未行焉而固有得於己未行焉而固有得於己則以其得於己者行之乃以汎應曲當而渾然一理也此其為功靜存為主動察為輔動察者以復見天地之心靜存者以反身而誠萬物皆備於是而天之所以與我我之所得於天以具眾理而應萬事者經綸條理察然現前而無有妄矣元亨利貞天之德也仁義禮知人之德也君子行此四德者則以與天合德而道行乎其間矣此子路未入之室抑顏子之欲從末由者也故曰知德者鮮

三代以上與後世不同大經大法皆所未備故一帝王出則必有所創作以前民用易傳也本史記備記之矣其聰明睿知苟不足以有為則不能以治者唯舜承堯而又得賢則時所當為者堯已為之甚臣又能為之損益而緣飾之舜且必欲有所改創以與前聖擬功則反以累道而傷物舜之無為與孔子之不作同因時而利用之以集其成也集註云既無所為自是此意小註以巡守封禪舉元愷誅四凶為疑而朱子言踐位以後並不為此則以不言不動因仍縱弛為無為此老氏之旨而非聖人之治矣恭己者修德於己也正南面者施治於民也此皆君道之常不可謂之有為然則巡守封禪舉賢誅凶自是正南面之事夫子固已大綱言之而讀書者不察且集註謂恭己為敬德之容乃未能識一己字身心言行皆己也豈徒貌哉且夫子去舜千餘載當時史冊雖存亦必無繪其容貌以為盛德之理則夫子亦惡從而知之史稱漢成帝穆穆宣室班氏所以刺也其大者不言而但言其小者必其大者不足道也敬但在容而容亦未矣南面出治之所也正云者所謂以其正而正人之不正也後人蒙註不察連恭己為文亦若端坐於上如泥塑神像之為正南面者然則甚矣其陋也唯以創作言為斯與集註紹堯得人意相承貫雙

峰分兩節說是紹堯得人為贊說矣聖註云聖人德盛而民化則以釋經文一治字非為無為言也此是聖人與老莊大分判處不可朦朧叛去集註唯敬德之容四字有礙其他自正為後來諸儒所論亂為害不細堯命羲和迎日以作曆舜則在塔璣玉衡以齊七政在者因固有之器而察之也然則璣衡亦堯所作而舜特加之察爾察即正南面之事他皆仿此

朱子云口裏如此說驗之於事却不如此是不信也解猶未當此却是行不信言非言之過始終一致內外一實曰信昔如此說今又不如如此心不如此口中徒如此說乃是言不信

雙峰云篤篤自篤敬自敬得之然以凡事詳審不輕廢為篤則又慎也慎亦敬之屬也集註云篤厚也厚者不薄之謂一如民德歸厚之厚則篤亦與君子篤於親之篤義通凡有所為務厚至而不為刻薄浮輕之事曰篤如此方與敬並行而相成行兼執事與人說執事敬也與人忠篤也

朱子既云常有見又云不成是有一塊物事光輝輝在那裏既無物可見則常有見者又何見耶潛室云今自家實有者個道理鎮在眼前夫其曰自家實有則在中之謂矣在中者其可使在眼前乎此與人不能自見其臟腑一理書曰顧諟天之明命天之為命雖行於無聲無臭之中而凡民物之化治亂之幾則未嘗不麗於形色故言常目在之可也自家所有之理固將不假於物而何以可使在目前耶此說既非則當但云念之不忘如朱子所謂言必欲其忠信行必欲其篤敬可耳乃欲者志願也未能如此而欲之也凡人之所欲者非其即能見者也其或見而後欲者則見無權而欲乃有功乃熟譯經文必如此見之而後能行則不但以欲為功而得力在見矣已能忠信篤敬而見為加密也是則以必欲為常見義亦疎矣既非有諸內者之可見又非但常欲之不忘而即得云見宜夫求其實而不得必將以為有一光輝輝物事在面前矣此又釋氏處處逢渠之邪說非聖教也夫所謂見者見夫忠信篤敬也此四者與仁義禮知之固有於己者不侔仁實有仁不待有不仁者而後仁其仁義禮知之不待不義無禮不知之相形而顯其有也亦然若夫忠則待有不忠而後顯其忠信與篤敬亦無不然者是故仁義禮知不以用之不體而體亦隱若夫忠信篤敬者則必待言行而後有且無不忠而即已忠無不敬而即已敬非別有體也

出脫者則又開徑截一門以使之功省而自謂所得者全如元來黃藥佛不揀善惡而教者勢必出於此若聖人之教洋洋優優者待其人而行廣大高明精微敦厚必不合流俗而多污世及其言吉凶成敗之理則苦節大貞而不諱其凶邪家必聞而以為非達初不以利誘威脅強惡人而使向於善即如云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亦至簡易矣然使陷溺深固者聞之其有能信以為然者乎故惡人必不游君子之門而君子必不取惡人而教其行乎其所以止乎其所以與天不以其人之聰明界之鳥獸其揆一也今云不復論其類之善惡豈其然哉夫言有教者言君子之有其教也非謂盡人而有之以為教也教之為言非授也以言乎所以誨人之條教也其言類者言教也非言人也言君子設教以教學者其為道也高者無所私授與者無所曲引示之以大中至正之矩而不徇以其類或與深言之而或與淺言之也故約文約禮所以教眾人之弗畔即以教頑子之竭才下學之即以上達而無不上達之下學也有其已高已美而不可引之以近有其極博極詳而不姑與之畧若分類以教則道本一而二之教之乃適以迷之矣夫子之言此以闢立教者之無本徇物而止望教者使可企及之矣冀傳註於此不審其不叛而之釋氏者幾何哉或以一貫之旨僅以授之曾子固有其類矣乃夫子之於曾子也孰與顏子語顏子以仁而但曰非禮勿視云云此固眾人所可從事也何獨於曾子而別為一類以單傳直指耶一貫之呼門人咸聞之矣則教曾子者即以教門人且以推夫子之言何一而非一貫之理又何嘗以萬殊分貫教眾人哉曾子曰忠恕而已矣則以見夫子平日之教成與此同而無有別也又疑焉

達有兩義言達其意而意達於理也然此兩者又相為因意不達於理則言必不足以達其意云而已矣則世固有於達外為辭者矣於達外為辭者求之言而不恤其意立之意而不恤其理也其病大端有二一則於言求工或無意而乘於理一則於意求明則理不著而言亦鄙如云黃鳥于飛其鳴喈喈亦足寫景物之和矣如必云風暖鳥聲碎則有言而非必至之意也又如云匪直也人秉心塞淵駭北三千斯用意遠而取理近也如必云太虛冥冥不可得而名吾以名吾亭則徒立一意而無其理矣理在淺而深言之以為奇理在深而故淺言之以為平理本質而文言之以為麗理本文而故質言之以為高其不求之達而徒為之辭一也集註云不以富麗為工則只偏墮一邊豈不富而貧不麗而陋者之達足以達哉韓退之唯不達於理尚異齊梁以刪洗刻削自雄一代遂說為得六經之遺旨不知止博愛之謂仁五字早已不達而為梗塞至道之敗葉朽壤矣待富麗而後為病哉



